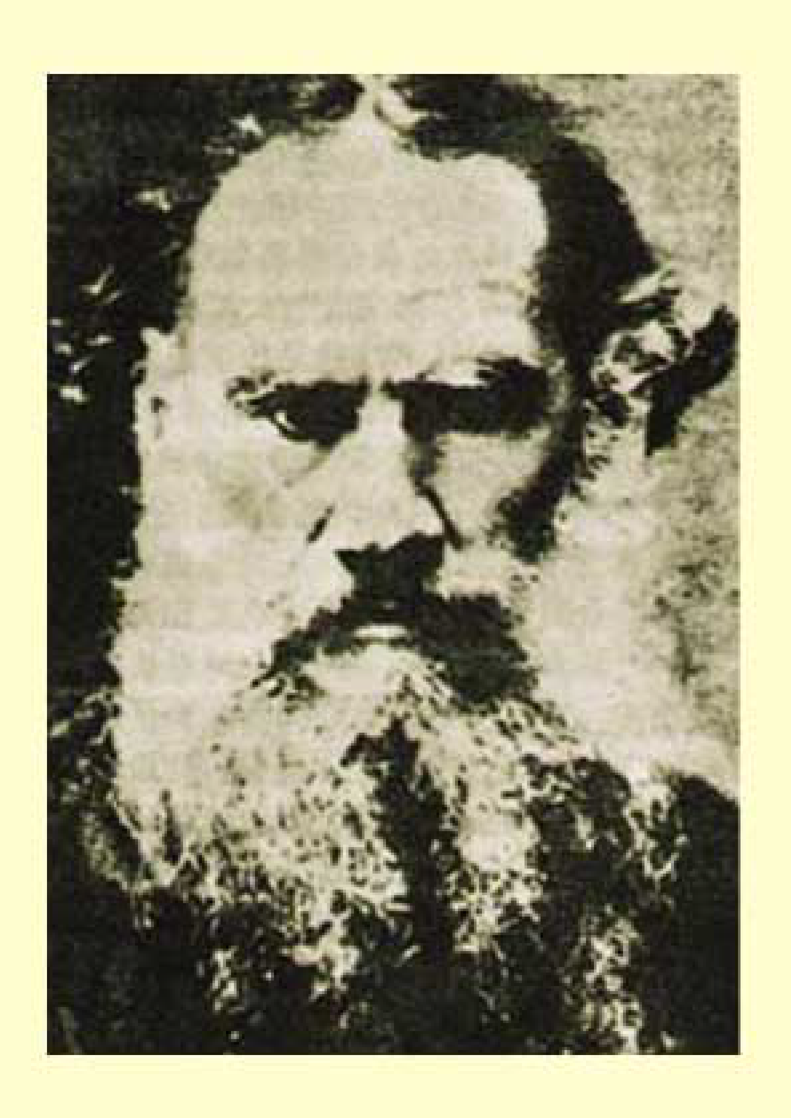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克莱采奏鸣曲

俄国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克莱采奏鸣曲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孙　笛　译

前　言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是俄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延续了近六十年，作品颇丰，用列宁的话讲——“在自己的作品里能以提出这么多重大的问题，能以达到这样大的艺术力量，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位子。”

托尔斯泰出身于贵族家庭、承袭爵位。两岁丧母，九岁丧父，在姑母监护下成长。曾在喀山大学东方系与法律系就读三年，后退学回家经营田庄，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度过了自己的大半人生。二十三岁时他曾在高加索服军役，五年后退役回家。

托尔斯泰的创作起步于高加索时期。五十年代就发表了系列自传性小说：《童年》（一八五二）、《少年》（一八五四）和《青年》（一八五七），此时就已展现了他那种对心理分析和道德感情纯洁表述的才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因为俄国历史上的农奴制问题的存在，托尔斯泰的思想探索也陷入困境，与此同时，他创作了一些反映农村生活的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卢塞恩》以及《哥萨克》，反映俄国社会中上下层、地主与农民、贫与富之间的对立，但未寻到出路。

六十年代与七十年代是托尔斯泰创作的中期阶段。此际他先后创作发表了两部长篇巨作《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是从历史和现实层面来探索俄国社会出路的结晶。前者是部描写人民战争的史诗，在场面宏大与严整布局、人物形象的丰满生动之余，提出了许多社会、哲学与道德问题，为托尔斯泰赢得了世界文豪的盛名。此际托尔斯泰加深了对贵族资产阶级的批判与揭露，艺术也日趋臻熟，但由于无所出路，作品中充斥着

宿命论与博爱思想。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托尔斯泰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一方面彻底抨击贵族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的剥削、政府机关的暴虐、教会的伪善，另一方面又宣传“不以暴力抗恶”。在此后，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比如《复活》等著名小说，而《克莱采奏鸣曲》也是在此阶段创作发表的，堪称此时的代表作之一。

《克莱采奏鸣曲》发表于一八九一年，讲述了一个火车上作者亲耳听了一个杀妻的贵族讲叙此事的前因后果，揭露了在贵族资产阶级社会中男女正常关系尤其是爱情婚姻的异化、道德的堕落所带来的人生悲剧。这部小说整个场景就是在一列火车上，由众人谈论男女问题引申到一件杀妻案件的来龙去脉，主要以对话方式推动情节发展，因而彻底表现了托尔斯泰那种探索道德与人性的思想性；但这并未抹杀掉文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与个性。在娓娓交谈中，那个杀妻的贵族与其妻子的形象跃然纸上。而且，在说话中袒露了每个人细腻的性格转变与心理变化，由此可见，托的心理分析功底之深厚。

总之，《克莱采奏鸣曲》以扣人心弦的故事，娓娓道来的心事袒露，将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演绎得一览无余，对读者的思想与观赏有着一定的冲击力，不信请君观后再做定夺。

一九九九年四月

“只是我告诉你们，但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马太福音》第五章
第二十八节

“门徒对耶稣说，人与妻子既是这样，还不如不娶。”

“耶稣说，这话不是人人都能领受的。只有赐给谁，谁才能领受。”

“因为有一生下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且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够领受，就可以领受了。”

《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第十、十一、十二节

一

这时候正是早春来临之际。两天两夜以来，我们乘坐的那辆火车一直行进着，那些上下车的人都是短途乘客。自火车从始发站出发以来，车上只有三个人和我一直做伴。他们当中有一位是女士，人已进入中年，长相很普通，疲惫的表情写在她的脸上，她的头上戴了顶便帽，身上则披了件男式的短大衣，还常常抽着烟卷。余下两位都是男士，其中一位大约四十多岁，性格开朗、爱讲话，穿着非常考究，他与那位女士是同伴。另一位则身材不太高，不爱与人交际，但动作非常敏捷，年纪轻轻，只是黑色的鬈发已经花白了，两眼特亮，不肯停歇的眼光总是迅速地从一件移至另外一件东西上。他戴了顶高的羔皮筒帽，身上穿了一件做工精细、价格昂贵的旧的羔皮领大衣。当他解开旧大衣的纽扣时，里面穿的打褶紧腰外衣和俄罗斯式的绣花衬衫就露了出来。这个人从喉咙里时不时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既像想要笑又突然止住，又像喉咙里的痰鸣声，这就是他与众不同之处。

一路上，这个人尽量不同其他旅客接触，不参与别人的谈话。即使邻铺和他搭话，他也是心不在焉地回一两句话。他的头一直埋在书本里，偶尔抬起头向窗外看看，吸上一根烟、喝一口水，或者吃一些放在旧提包里的东西。

看到这个人独自乘车，我心里感觉他一定很难过，数次想找话和他交谈，但是当我们俩的眼神碰到一起时——由于我坐在他错对面的位置，所以我们的目光不时在空间碰撞——他的反应是迅速扭过头，茫然地盯着窗外某处，或是又将头埋进书中。

又一个太阳快要落山之时，火车驶进了稍有点规模的车站，并在那里停歇一段时间。那位神经兮兮的男士匆匆下了车，用茶杯灌了些开水沏茶。而另一位穿着考究的男士则同他的旅伴：那

位爱吸烟且穿着一件男士大衣的女士也下了车，在车站餐厅里品茶聊天。他们的铺位是相邻的。在以后的行程中，我从别人口里知道这位男士是个律师。

在那位律师和他的同伴下车品茶之时，又有几位新的乘客进入车厢。他们当中有一位年纪稍大的老者，个子很高，脸上布满纵横交错的纹路，可嘴周围透着新刮的胡须茬。他身上穿件水貂皮大衣，头上戴了顶呢子便帽，帽沿非常突出，从衣着打扮看，他是个生意人。他坐在律师和女士的铺位对面，时间不长，就和一位年纪不大的青年人交谈起来。从这个青年人的外表看，他像个店铺里的小职员，也是刚从这站上来的新乘客。

因为还没有到开车时间，而我又在他们错对面的位置坐着，所以当车厢过道里没有人行走时，他们俩的谈话就能时不时传入我的耳中。那位做生意的老者说，他坐一站地就要下车了，那里有他的庄园农场。接着他们自然而然议论起商品的价格和生意的好坏，又讲起了莫斯科的市场情况和诺夫哥罗德的集会。小职员说起了一位在集会上怎样花天酒地的有钱的生意人时，那位老者恰好也熟知他，但他不谈那位有钱的生意人，却说起自己过去怎样在库纳文集市上饮酒做乐的事情来。很明显，他也为自己有过行酒取乐的行为而得意万分。他神采飞扬地讲起他们这一伙人和那位有钱的生意人怎么在库纳文喝得醉醺醺的，乘着酒意做了一件坏事、一件无法对外言表的坏事，说着他降低音量，俯在小职员的耳边说了起来，小职员听后大声咯咯笑起来，他的笑声响得在座的每位乘客都可以听到了。那位老者张大嘴笑着，露出两颗黄门牙。

我猜想一定是些不堪入耳的谈话，于是起身，打算在火车未起动之际，到站台上走走，当我就要走到车厢门口时，与那位律师和他的女同伴相遇了，他们边走边十分起劲地谈着什么。

“就要响开车铃了！”那位性格开朗、爱说话的律师对我说，“你已经没有时间去站台了。”

在我还没走到车厢门口时，开车铃果真响了，我只好又回到我的铺位上。那位女士和律师还在十分投机地谈着。默不作声的老年生意人坐在他们对面的铺位上，眼光如炬地看着前面，时不时不屑地撇撇嘴巴。

“此后，她直接向她的丈夫坦白了，”我从律师身边走过，这时他正面带笑容地说着，“她无法继续和他一起生活了，而且也不愿意，因为……”

然后他讲了一些原因，但是我一句也没听清。因为这时又有好几位乘客从我身后走来，接着一位车厢乘务员和一位匆匆忙忙赶上车的脚夫走过来，他们吵嚷了有一段时间，所以我压根儿不清楚律师所说的话。终于，车厢又归于平静了。这时律师的声音又飘入我的耳中，很明显他们又谈起另外一个话题，只是寒暄性地议论，而不像刚才那么具体了。

律师继续说着，现在欧洲的新闻媒体一直关注着离婚的问题，我们国家的离婚率就一直趋高不下。当律师猛然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喋喋不休地讲着时，就停止了谈话，把话题转向老者，“从前就没有离婚这事，是吧？”他笑逐颜开地问道。

在老者刚要回答时，火车起动了。老者忙把头顶的便帽摘下，用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喃喃自语地祈祷起来。律师的视线挪向别处，他耐心地等着老者祈祷的结束。待祈祷完毕，老者又在胸前画了三个十字，然后把帽子戴好，用手扶正，端正了一下身子，才说了起来。

“先生，在过去这种事不是没有过，而是很罕见罢了。”老者回答道，“与现在如此盛行的状况截然不同，略显文明。”

火车行驶的速度日渐加快，每当经过接轨之处，就撞击出一阵阵喀隆喀隆的声音，淹没了他们俩的谈话，使我无法听清，但对他们的话题我非常感兴趣，就挪到他们附近的一个位置。与我邻铺的那个男士，就是那个神经兮兮、两眼贼亮的人，显而易见他也颇感兴趣于他们的话题，但他只是凝神侧听，而未另换他

位。

“做事文明点又有何坏处?”那位女士边微笑着边说,“如果仍像过去那样,婚前的男女从未见过彼此,难道这样就好吗?”她接着说道,正如众多女人与人交谈时一样,避而不答对方的提问,而是就自己想像中交谈双方所说的内容而回答问题。“他们既不知道互相是否爱恋,又无法知晓能否互生爱意,就糊糊涂涂地成了婚,只好痛苦一生。按你们所说的,这难道就好吗?”显而易见,她的话是针对我和律师俩人讲的,并非对她交谈的老者讲的。

“太过文明了。”老年生意人又重复了一遍,不屑地向那位女士看了看,对她的问题并不加以理睬。

“我想问一下,夫妻感情破裂又与做事文明存在什么联系?”律师笑眯眯地说。

老年生意人正要开口讲话,却被那位女士抢先说了:

“那种时代早已不存在于如今的社会中。”她答道,但是律师阻止了她继续说下去:

“我们还是听一下这位老先生的观点吧。”

“人一做事文明就变得愚不可及了。”老者说得坚决果断,毫不犹豫。

“他们一边让没有感情的男女结为夫妻,一边又十分吃惊结为夫妻的男女不能和睦过日子。”那位女士像是怕什么人打断她的话,急速地说着同时又看了看律师和我、还有那个小职员。这时小职员已经从他的铺位上站起来,用胳膊肘支住座位的靠背,笑吟吟地看着他们谈话,“自然界中只有低级动物会依照其主人的意愿去交配,但作为高级动物的人,却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爱好,和不被别人左右的感情。”很明显,她说的这话是为了刺激年老的生意人一下。

“夫人,动物和人怎么能相提并论呢?人是老实稳重的守法公民,而动物只是畜牲而已,”老者说道,“所以你说这种话是错

误的。”

“同一个互不爱恋、没有感情的人怎么能生活一辈子呢？”那位女士快而急促地陈述着她的意见，显而易见，她感觉她的意见在现今社会里是新潮的。

“在过去，哪还谈什么感情、爱恋？”老者正经八百地答道，“感情这东西只有在现今社会中存在。夫妻生活中，如果有不如意的地方，作为妻子的就可以说‘我不和你过日子了’。但是爱情在乡下不会为人所谈起，也不会盛行的。女人只会说：‘取走你的衬衫，你的裤子，你的所有东西，我要和万卡过了，因为他的头发鬈而显得比你英俊。’还有什么说的，做女人关键在于心里要存有惧怕的念头。”

小职员把笑意压了回去，向律师看了看，向女士看了看，又把头转向我看了看，很明显，他想看看对商人说的话，我们的反应如何，然后再判定自己对这话是该讽刺还是该表示同意。

“做女人的心里要存有惧怕什么的念头呢？”那位女士疑惑地问道。

“对什么惧怕？女人当然要惧怕自己的丈夫。丈夫，才是女人应该惧怕的对象。”

“哎哟，老先生，害怕丈夫已经是过去年代的事了。”女士说着，其中含了些愤愤不平的语气。

“夫人，害怕丈夫的年代真的过去了吗？不，”老者带着严肃的口吻，并自鸣得意地说道，“上帝制造的第一个女人，夏娃，就是用自己的肋骨造的，男人的肋骨，只要有人类存在于世界上，那么它永不会更改的。”小职员立刻判定在这场辩论中，老者已经稳操胜券了。于是，他哈哈地笑了起来。

“这样的看法是你们男人的观点，”那位女士并不就此罢休，她的目光迅速地向我们看了看，“你们男人任意横行、为所欲为，但是，却把女人们牢牢地控制在自己家庭的小天地之内，连外出的权利都没有。然而，你们却可以干些无法无天的事情。”

“无法无天的事情，谁都不能干的。我们反过来说，女人说不定就会带个私生子回家，但男人却不会。”年老的生意人不断地陈述着他的观点，劝导着众人。

显而易见，他带着教导和训诫的话语，已经让众人听得心服口服了，包括那位不肯罢休的女士，心里认为自己输定了，却还不愿丢掉自己反败为胜的一线希望。

“这话听来是对的，但是我认为，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是人，有自己独立的情感世界，我说的这些你们不会不同意吧。如果你们同意这话，那么假如女人不喜欢自己的丈夫，又让她怎么能和他生活在一起呢？”

“不喜欢！”年老的生意人吃惊地抖起眉毛，吧嗒着嘴巴，然后语气严厉、表情威严地说道，“他们会互相喜欢、爱恋的，根本不用担惊害怕。”

这种结论让所有的听者大吃一惊，那位小职员好像很同意，不能自抑地随声附和起来。

“根本不可能会爱的，”那位女士又发表起自己的看法，“如果男女双方没有感情，就不应再让他们生活在一起，强扭的瓜不甜呀。”

“假如强扭在一起的话，妻子做出红杏出墙的事来，又该如何处理呢？”

“这种事情根本不应该发生，”老者说道，“只有严加防范和制止。”

“假如这事情不幸发生了，该如何处理呢？在我们的社会，它也算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了。”

“即使这种事情在其他国家和地方是很常见的，但是在我们国家是行不通的。”

大家谁都不再把话题接下去了。这时，小职员动了动自己的位置，紧挨着大家站住，很明显，他不愿只听听别人的观点，也想表述一下自己的看法。于是，他眉开眼笑地接着说道：

“我们那里就出了这种事情。根本无法说清谁对谁错。那个小伙子是位老实稳重，又有知识的人，却遇到一个性情浪荡的女人，让小伙子处处受人指点。刚开始，他的女人和一个小职员通奸，做丈夫的耐心劝导，想和她好好过日子，然而她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从没有听在心里，以后她竟偷起丈夫的钱来，什么坏事都干。忍无可忍，做丈夫的狠狠打了她一顿，可是她不汲取教训，反而更加胡作非为，还和一个异教徒，一个犹太人——请原谅我直说——上床。那个做丈夫的只好和她离了婚，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男的一直做着光棍，而女的却没日没夜地放荡，到现在还是这样。”

“这要怪那个小伙子，他太愚笨了，”老者接口说道，“如果当初发现她有不规矩之处，就应该狠狠揍她一通，并严厉加以管教，她就可能学好并做个规矩的妇人。在刚发现她做出越轨之事时，就应该严格约束住她。俗语说得好，地里的活不能让马匹听之任之，家里不能让女人听之任之。”

正说道这儿，车厢乘务员开始收快到站的乘客的车票。老者暂时止住话题，递上自己的车票。

“事情已经发生，再去管就太晚了。想要不出绯闻，只有管教好女人，让她听从自己的安排。”

“那么男人呢？我记得您讲一位有家有业的男人在库纳文集市上花天酒地、行酒取乐，这又如何解释呢？”我压抑不住自己，脱口责问他道。

“这件事与先前的事不是一种情况。”做生意的老者说了这句话后，一句话也不再说了。

火车鸣笛以后，做生意的老者从座位上立起来，弯下腰取出放在铺位下的行李箱，把外衣纽扣扣上，用手扶好了戴着的便帽，跳下火车走了。

二

年老的生意人下车不久，好几个人就议论纷纷。

“老年人思想就是顽固。”小职员说道。

“是一本生动鲜明的《治家格言》[1]，”那位女士接着说道，“在妇女地位和婚姻生活方面，他的态度过于大男子主义了！”

“是啊，婚姻问题的看法对我们和欧洲人来讲，不同之处太多了。”律师说。

“这种大男子主义的人不懂得婚姻，却在社会中起着决定的作用，”那位女士又接口道，“没有爱情的婚姻怎么能算是婚姻呢？正是爱情才使婚姻变得圣洁，作为真正的婚姻，只有被爱情装点过，变得圣洁了的才可以称得上真正二字。”

小职员一边笑吟吟地听着，一边尽量把那些充满智慧的谈话记在脑袋里，以在需要之时拿来用。

当那位女士正说着，一阵戛然而止的不知是笑还是哭的响声从我背后传来。我们吃惊地扭过头，看见那位神经兮兮、性格内向、两眼贼亮、头发过早变白的男士，原来他是我的邻铺。不知在什么时候走到我们后面，很显然，他对我们所讲的话起了极大的兴致。站在我们背后，两手不知所措地靠放在椅背上，显而易见，由于感情上的冲动，而把两个脸蛋憋得通红，肌肉不住地抖起来。

“圣洁的爱……爱……爱情装点着真正的婚姻，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感受呢？”由于着急，他的问话显得不连贯了。

看到那位男士由于心情紧张，连说话都有点口吃了。女士回

---

① 《治家格言》：俄国十六世纪的一部法典，它中间提到家庭生活要无条件的服从家长。

答了他的提问，并尽量用着委婉的、小心翼翼的口吻。

“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呢……假如男女双方彼此都有两情相悦，两心相许的爱情，那么结婚是他们共同生活的必然途径。”女士说道。

“话虽这样说，但真正的爱情它看不到、摸不着，究竟是什么东西呢？”那位两只眼睛熠熠发光的男士怯懦地问着，脸上带着羞涩的笑容。

“任何人都能理解爱情是什么。”那位女士答道，很明显，她想要结束和他的谈话了。

“但我真的不理解呀，”那位男士又说，“我不得不和您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是吗？这个问题很明了。”她嘴里说着，却停下来思考了一会儿，“爱情就是一个女人爱恋于一个男人或者是一个男人爱恋于一个女人，并愿意为之付出一切，拒绝他人参与的心灵碰撞。”

“爱恋能够保持多久的时间？是一个月、是两天、还是半个小时？”那位男士讲罢后，过早变白的头发在他的笑声中抖动着。

“对不起，先生，很明显您说的不是关于爱情。”

“不，爱情正是我讨论的问题。”

“她讲述的想法是，”律师指着他的同伴，那位女士，把话题接下去说道，“真正的婚姻有三个方面，第一，爱慕倾心是婚姻的基础，假如你愿意称爱情是之基础也是可以的。因为只要有了爱慕的心思，在此作为前提的条件下，婚姻生活才算圣洁。第二，只要没有发自内心萌生的爱慕作为婚姻的根基。——假如你把它认定是爱情——来做婚姻的根基，把所有的行为准则、思想规范来加以制约，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把脸扭了一下看着女士说：“你的话是应该这样理解的吧？”

那位女士把头点了点，看来律师陈述的两个观点被她认可了。

“第三……”律师正要把话题连接下来，可在这时，那个神经

兮兮的男士本来就贼亮的眼睛似乎燃烧了起来，很明显，他的内心情感世界正被他努力压抑着，然而他还是迫不及待地把话题插了进来，讲道：

“对呀，我的话题就是关于这种从内心萌生的爱恋，一心一意地付给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而拒绝其他人的加入，这种爱恋能保持多久？这就是我想要请求指教的问题。”

“这种爱恋能保持多久？我想应该时间不短吧，也有可能是一生一世的。”那位女士一边说着一边不以为然地动了动肩膀。

“一生一世的感情只会出现在作家编排的书本里，在我们实际生活中，它根本不会存在。在实际生活中，把这种感情只奉献给一个人并且拒绝其他人的参与的，能勉强持续一年时间，也就算不错了。一般有持续几个月，持续几星期，持续几天，还有仅仅几个小时的。”他一边说道一边流露着得意洋洋的神色，显而易见，他知晓他这番话有着让众人大吃一惊的分量。

“哎哟，您说得这是什么呀！不是吗？这种事情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三个听众异口同声的说道。小职员也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

“我当然知道，”头发过早变白的男士声音很大，把我们的讲话都压了下来，“你们说的爱情只是理性的、幻想的怎么样，但我说得很实际了。可以这么说世界上每一个男人，看见一个女人，漂亮的女人，他都会在内心生出一种爱慕，难道这就是爱情？”

“嗨，难道这种事就像你说的那么危言耸听吗？难道男人和女人就不会在心心相印中产生爱情吗？这种心灵相印的情感是一生一辈子的事，不像你说的那么短暂。”

“不，不是这样的。把你们的观点反过来，即使一个男人可以虔诚地关爱一个女人一生一世，但是，八九不离十的是女人会移情别恋，会爱上其他的男人。难道以往和如今有什么不同吗？”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手伸进兜里取出烟点燃了。

“我们不排除这种情况，可是也不能不相信地老天荒的爱情

啊。”律师接口说道。

“这种爱情根本不存在的，”他急忙驳斥道，“爱情与两颗做了符号的豌豆，放在一辆运行的豌豆车中一样，它们不会自始至终保持那种状态。另外，不只是这方面的原因，还有个互相厌烦、无话可说的原因。假如让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拥有一生一世，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的爱情，这与让一根小小的蜡烛永久不灭、从你刚出生要燃到你人老时有什么区别呢？”

“但是，您所说的只是追求肉欲的爱，不是两情相悦、两心相许的精神爱恋，你不相信这人间有此爱吗？”女士说道。

“两情相悦！ 两心相许！”那种奇怪的声音从他口传出来，复述着那位女士的意思，说道，“假如只追求精神上的愉悦、爱恋，请原谅我讲句不入耳的话，他们根本用不着上床了。 如果这样，那不成了男女都可以上床啦，他们只要称自己已经心心相印，情有独钟。”他说完大笑起来，脸上带了种神经兮兮的表情。

“请原谅，”律师接道，“现实生活中和你所讲的不一样。夫妻生活的现实性是我们每个人都能体会的。也可以说整个人类、整个世界的男女都结合了家庭，过着生儿育女的生活。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爱护着自己的孩子、家庭、平安地生活了一辈子。”

头发过早变白的男士又笑起来。

“当初你们大讲特讲，没有爱情的婚姻算不上是真正的婚姻，在我把肉体欲望以外的精神上是否还有爱情这个疑问提出时，你们又不得不让现实中的家庭生活来说明爱情在夫妻中是拥有的。 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姻缘、爱情只不过是一场骗人的把戏罢了。”

“请原谅，我再表述一下自己的观点！”律师说道，“婚姻生活贯穿了整个时代，在过去、在现在、在将来都是会有的。这就是我要讲的意见。”

“我不否认它的存在，可是有何缘故而让它一直不曾改变呢？有的人将婚姻比成了神圣纯洁的仪式，是一种由上帝负责的

圣事[①]，在这些人看来，婚姻生活是他们的全部，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他们把婚姻生活当做了全部，但我们却不认同他们的观点。我们也结婚过日子，只是把婚姻看成我们上床的结局罢了，到最后呢，不是欺世瞒人就是迫不得已。欺世瞒人还是可以让人接受，因为丈夫和妻子明义上过着一夫一妻的生活，不过这只是遮人耳目表面的形式，骗人的把戏，暗地里，他们过着多夫或多妻的日子。诚然这种欺世瞒人的手法有点太过卑下低劣，可是总算能糊里糊涂过日子。很平常也是糟透了的婚姻，就是夫妻面和心不和，婚后不久，他们一面表示愿意担负起以后日子的重担，又一面互相厌恶、互相迁怒，心里恨不得尽早分手，却又不得不一起迎接日出、送走日落。这样的生活暗无天日，于是一些罪恶便滋生出来，像酗酒、服毒自杀、枪杀，甚至互相投毒。”他说得一句快过一句，丝毫没有让别人插话的余地，并且心情激荡澎湃着。我们众听者不尴不尬地坐着，没有一个人说话。

“这也有可能，由此产生的悲剧在夫妻家庭中也是不少的。”律师接口说道，很明显，他要用这句话来作为这场并不太文明的对话的结束语。

“我猜想，你们已经知道我是谁了吧？”那位过早变白头发的男士，内心已经趋于平静了。于是，降低了声音说道。

“不，这荣耀还没降临到我身上呢。”

“说什么荣耀呀。我的名字叫波兹尔德内夫，被您婉转的称为婚姻生活中产生悲剧的，谋杀妻子的那个人。”他轻描淡写地说着，同时如炬的目光从我们每个人身上快速扫过。

我们每个人都不晓得自己要说些什么，只有沉默不语。

“唉，这不算什么，”他那种奇特的、怪怪的声音响起了，说道：“对不起各位，啊！……打搅你们了！”

---

① 圣事：东正教认为“圣事”有七件，即圣洗、坚振、告解、圣体、终傅、神品与婚配。“圣事”亦称“圣礼”。

“不，哪有的事呀……”律师说道，连他也不知道自己说的什么，指的什么。

但是，波兹尔德内夫没有理睬律师的话，转过身子，快速地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律师和那位女士互相说着什么，声音压得低低的。坐在波兹尔德内夫身边的我，不知道自己说什么才好，只有沉默不语。车厢内的光线太暗了，不适宜读书看报。于是，我闭上眼睛，像是已经睡着了一样。就这样，在火车进入了停靠的站台以前，我们俩谁也没有出声。

进了站台以后，律师和那位女士调到了其他的车厢，这是因为他们先前与乘务员说好了的事情。小职员已经在铺位上躺下，睡着了。波兹尔德内夫一边接连不断地吸着烟，一边喝着在上次停车时沏的茶。

我不再假寐，把眼睁开后，向他看了一眼；这时，他十分愤慨又十分坚决地突然向我说道：

“我是什么样的人，您已经知道了，如果怕我玷污你的名声而想要避开我的话，那么，我可以离开。”

“哎呀，这没有什么的，你不要离开。”

“这茶水沏得有点浓了，你来一点吗？”说着，他倒了一杯茶水给我。

“他们这些人满口胡言乱语……只是些哄哄小孩的把戏……”他说道。

“您说的这话是针对什么来讲呢？”我疑惑地问着。

“爱情，就是他们所称的真正的、圣洁的那种爱情。您想睡一会儿吗？”

“我连一点儿睡意都没有。”

“假如你想听听那种真正的圣洁的爱情是怎么让我闹出那件丑闻的，我愿意说给你听听。”

“那好吧，只要重提旧事不会让你内心的创伤破裂而痛苦不堪的话。”

“不,一点儿也不会,如果不让我说出来,闷在心里,那才让我痛苦不堪呢。茶沏得有些浓了,请你将就着喝吧。”

的确,这茶水太浓了,与啤酒的味道一样,但我还是把一杯茶水都喝光了。正在这时,走过来一位乘务员。波兹尔德内夫把目光转向他,凶狠地瞧着他,直到那位乘务员走出了他的视线后,才言归正传地讲述起来。

三

“您真的想听吗? 如果想,我可以立即讲的……”

我重复了一遍我很想听的观点后,他思考了片刻,用两手搓着脸说道:

“我既然要说给你听,就要完整地说它。从一开始我是个什么品性的人,婚后我又怎样,我为了什么要结婚,又是怎样结婚的。

“结婚以前的我,生活过得像我周围的所有人一样。我是个地主,大学毕业以后,拥有了学士[①] 学位,还被选作是首席贵族[②]。结婚前的我,与所有人一样过着放浪的生活,并且我们周围的所有人一边花天酒地的生活,一边又把自己当成一个正派的、遵纪守法的规矩人。我的感觉中,我是个十分潇洒、气派、没有一点瑕疵的规矩人。我不是个好色的人,不会只想着挑逗女人,而形形色色的不正常的癖好在我身上也不存在,这就是我与我的所有的同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没有把人生的主要目标只放在追求女人这件事上。为了我自己的健康,在与女人上床做爱

① 学士:俄国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授予高等学府成绩优异的毕业生的学位。

② 首席贵族:由旧俄省、县贵族会议推荐的。

时我把握着、节制着。当那些女人想用生孩子的手段或是用缱绻的爱恋之情来束缚住我的时候，我采用了避而不见的方法。话反过来说，也许有女人为我生了孩子，也许有女人对我念念不忘、情意绵绵，但我不得不做出与此无关的态度。我不认为我的行为违反了道德规范，反过来，我却为这事洋洋自得。”

他停了一下，喉咙里一种他独有的奇怪的声音传出来，显而易见，这种声音的传出，暗示着他又有了一些新的观点、看法。

“我的这种行为却是最卑劣的，”他把声音提高了许多，讲道，“放荡并不指肉体，不管肉体上怎么胡闹，它都算不上放荡。假如和一个女人发生了肉体关系，对她又不负任何责任，哪怕是道义上的，这就是放荡不羁、并且是真的放荡。然而当初，这种不负任何责任的行为被我看成了优点。记得一次，我来不及给一个大概是爱我而委身于我的女人付钱，心中一直不安定，当我把钱给她送去以后，才放下了不安的心情，并且认为在道义上，我已经有偿于她了。您与我的观点相同吗？千万不要表示相同。”忽然，他冲着我叫道，“你们的背景已经被我了解到了。你们这些人，您，您，假如您不是很特别，很希罕的。只能这么说，您所表达的和当初的我持有的观点是一样的。一丘之貉，大概就是指的这吧。您千万不要怪罪我说的这些话。”接着，他又说道，“这个问题想来真能让人出一身冷汗，吓出一身冷汗！”

“为什么吓出一身冷汗呢？”

“现实生活中，在妇女的地位和同女人的关系上，我们持有大不相同的观点。对呀，我一接触到这个问题，内心就忐忑不安起来，并不是像那位先生所说的悲剧是由我造成的，只不过是那场悲剧，把我的眼睛擦亮了，擦亮眼睛的我就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不同之处，所有的观点都变了，与过去没有丝毫相像！……”

他用手取出根烟，点上，把胳膊肘放在膝盖上，接着又讲起他的故事。

夜，已经很深了。看不到他表情的我，只有伴随着车厢的震

动，让他安静、动人的声音传入我的耳中。

四

“对呀，当我经受了我所忍受的挫折和磨难时，我才了解到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我才懂得了应该怎么做，于是，就看到了过于残酷的现实。

“请你听好，是什么原因使我造成了这场悲剧，又是从何时开始的。在我十五岁就要过十六岁生日那年。我正读初中，我哥哥是一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那时，我从来没有和女人来往过，可是在我们的圈子里，我和所有的孩子都很不幸，因为我们与别的天真浪漫的少年不一样了。一年前，别的孩子带坏了我。女人，在我心中不再是广泛意义上的女人了，只是成为了一种东西，让男人淫乱的东西。女人，所有的女人和她的裸体已经把我弄得神魂颠倒了。所以，我单身的生活不像一张白纸那样，上面没有一点污点。我和百分之九十九的男同学都拥有着一样的心情，这是种无法忍耐、饥不可待的感觉。我常常提心吊胆着、苦恼着，为自己有了这种感觉，甚至，我匍匐在上帝的面前，请求上帝的宽恕。我不仅有了荒淫的想法，而且已经有了这种行动，只不过，我还没有彻底地堕落下去。我只是自我亵渎、自己伤害自己，可还没想着要把他人也伤害了。就在我左右不定之际，我哥哥的一个朋友，他在我生活中出现了，整天嘻皮笑脸，是个不学无术的大学生。说他是好人吧，但他已经成了十足的坏家伙。我们跟着他学会了喝酒、玩牌。有一天喝罢酒，他诱惑着我们兄弟两个，把我们带到了烟花柳巷之处。我们竟去了那种地方。就在那天晚上，还是童男子的哥哥失去了童贞。当时的我只是个十五岁的少年，混混沌沌地糟践着自己，也把一个女人糟践了。你知道吗？从来没有听长辈们说起过那种事情的，我也就根本不知道它是不道德

的丑事，就是现在这个社会，那种事情也从没有被人说起过。对呀，《十诫》里好像有此一诫，只不过当初学《十诫》是为了敷衍神父、应付考试的。但是就是在考试中的使用程度，也还不如 VT 这一规则在拉丁文假定句中的运用。

“对呀，长辈的意见一直被我尊重着，但我好像不记得他们说过这种是不端正的行为。刚好相反，从我所尊敬的长辈口中我得知，这是好事。我记得他们所说的——不仅记得他们说的，而且也看到书本上也这么写着——这样做生活就不会变得沉闷、变得难以忍受。长辈对我说，这样做有利于健康；我的同学们却说这是好运气，是桃花运，挺有面子的。总的说来，好处远比坏处多得多。究竟有没有什么坏处呢？比如会不会传染上性病？政府体恤民情，从一开始就关注着这个问题，于是，他们对一些事先想到的事情做了安排。他们监督着妓院，看它能否依法营业；使青少年逛窑子、找女人的安全有了保障。他们甚至拿出一部分钱，雇了一帮医生，对这件事进行了监督。在这件事上，真有点事无巨细、细而不漏的感觉。甚至认为嫖妓女、逛窑子对健康有利的一些医生。还制定了一套嫖妓的方法，非常的正确、非常的细致。就我所知，比较多的母亲关心着儿子的健康，就是从这个方面去关心的。连不情愿沉寂的科学，也鼓动着、奖励着青少年嫖妓。”

“这和科学有什么联系呢？”我说道。

“医生算是什么人呀？医生是科学的护卫者。青年被什么人挑唆着去嫖妓？又大讲嫖妓对健康有利的是谁呀？就是那些医生们。接着他们又来治愈这些花柳病，装得慈眉善目，一副救世主的形象。”

“为什么不应该治疗性病呢？”

“如果把用在治疗性病上的力气，用来彻底清除妓院，哪怕是百分之一的力气，那么根本不会有性病的存在。但是如今的情况呢，不是把铲除妓院作为首要任务，反过来却激发勉励人们嫖

妓，同时为娼妓的安全作着保证。可是最根本的问题不在这里。问题的根结在于不止是我一个人，不止是像我们这种门第的人，反而却是众多的人，就连农民也在此中包括着。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假如还没有比这更多的人了）可能都有过这种羞于启齿的事情，从问题的另一面来看，并不是某个靓丽的、妖冶的女人诱惑着我的堕落。不，哪个女人也没有引诱过我。我堕落的原因，主要是周围所有人对我的影响，因为他们有的不认为这是堕落，只是一种于健康有利的正当的行为，有的却说这才是符合青年人天性的有趣的事情。不只是可以被原谅的而且是理当如此的。当初的我还不了解堕落是什么，就无所谓了，不以为然地沉醉到及时享受、及时作乐的生活中了。别人对我说，到一定的年龄萌生的这种欲念，只不过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于是，我第一次学会吸烟、喝酒，又第一次逛了烟花之地，玩弄了妓女。不过，在我开始堕落之际，我的内心情感起伏不定，时而还滋生出不比以往的感受。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起，那件事刚做完，还未离开那个地方、离开那间屋子，我已经很伤心了，压抑不住的伤心使我大放悲声，哭自己的童贞失去了，哭同女人的关系被我永久地伤害了。对呀，就从那一刻起，我自己葬送了我和女人之间那种纯朴、美好的关系。至此，这种失去的纯粹清白的男女关系，已经再也不能失而复得了。我变成了一个十足的浪荡公子。然而，浪荡人的生理需求与吸吗啡的瘾君子、与喝酒成性的酒鬼和烟鬼是一样的。他们已经不算正常人了，好像那些酒鬼、烟鬼和离不开吗啡的瘾君子们，还有那些只顾放纵兽欲，和好几个女人有着性关系的人。他们心甘情愿地堕落下去，而又不愿改过自新，属于浪荡不羁的那种人。谁是烟鬼，谁是酒鬼，好像能从他的脸上，举止打扮中一眼可以看出来一样，那些不务正业、放荡的人一眼也可以瞧出来。行为放荡不检点的人可以彻底地、迅速地改头换面弃旧迎新，然而，他和女人再也不能把那种朴实的、纯洁的、正大光明的、情同手足的关系复原了。因为从他轻佻着看年轻的女人或

是扭头看年轻女人的神情中，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是个什么样的浪荡人，我就是这些浪荡人中的一分子，并且从没有想到要改过自新。就这样，我被毁掉了。”

五

“事情的开始就是这样的。在以后的日子，我往下陷得越来越深，无论是怎样越轨的事情都做过。天啊！当我一提到我在这方面的种种流氓行径时，就心惊胆战起来！想想以往，我这样一个十足的淫徒，却被我的朋友嘲笑成坐怀不惊的好人。那些稍有作为的青年军官，到巴黎留过学的公子哥被人们捧上了天！但是把我包括在内的所有的先生们，都三十多岁了，没有一个不是色狼的，对妇女的淫思邪念装满了他们的脑子，但是，他们穿着干净、漂白的衬衫，熨烫得有角有棱的军服或燕尾服，全身洒满香水，胡须处被刮得透青，打扮得干净体面地进入了会客厅或者舞厅，英俊、潇洒，诚然是纯洁无瑕、正人君子的化身。

“您不妨比较一下，这种事情从道理上该怎么办，然而从事实上又是怎么办的。按道理应该怎么办呢？我们打个比方，在社交场中，一个这样的浪荡公子正引诱着我的姐妹或者女儿，但他的底细已经被我了解到，那么我应该让他到一边来，用很低的声音说给他听：‘老弟，我已经知晓了你的生活怎么过的，夜生活又是怎么过的，而且和谁一起过的。在这里，不是你应该涉足的。这里的姑娘都是些循规蹈矩的正经姑娘。你立即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从道理上说，应该这么做。可是，事实又是什么样的呢？事实上，假如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浪荡公子，正和我的姐妹、女儿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然而他拥有的金钱和权势，使我们心花怒放，巴不得这样。或许他会纡尊降贵，相中我的女儿，在他腻味了里

果波丝[1]之后。就算他把一些罪恶、疾病留下了，这也没有什么的，现在这种性病已经可以被治好了。就我所知道的，有好几家名门闺秀，被她们的父母兴高采烈地嫁了出去，嫁给那个得了性病的男人。唉，无耻之极！这种卑劣可耻的行为，总有一天会在青天白日下暴露出来！”

有数次，他那种特有的、奇怪的声音传来，每传来一声他必然喝上一口茶。这茶太浓了，由于找不到开水，所以没有其他办法能把它冲淡。我喝了两杯茶水之后，脑子变得很兴奋，他说得也更加激动了，可能是浓的茶水起了兴奋的作用。他的声音由于感情的投入，而变得更加生动、悦耳了。他不断地更换着坐姿，很短的时间里，他把帽子戴上又摘下，在车厢内昏黄的灯光照射下，他脸上的表情变幻得非常奇怪。

他接着又往下说道：

“是的，我一直这样生活了三十年，想娶个妻子组成一个和谐美满、相敬如宾的家庭的念头时刻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根据这个念头，我在那些与我家门第相当的姑娘中挑选着。过着荒唐淫乱没有节制生活的我，却想要找个正典的姑娘来与我相配。我放弃了很多姑娘，主要原因就是她们还称不上正典、清纯，与我不般配。最后，一个与我般配又门户相当的姑娘终于让我发现了。她家在奔萨省，是一个地主家的小姐。在过去，这个地主在当地算得上是首富，然而现在他的家运败落，仅留下了一对女儿。

“那是一个太阳就要落山的时候，我陪着她划船去了，在回来时，天已月色如水，坐在她身边的我，欣赏着她那用紧身毛衣勾勒出来的线条和梳成一绺一绺的鬈发，恍然大悟到我要找的人就是她。在那个夜晚，我可以感觉出了我的一切，我的全部情感、全部的念头都被她了解。然而，就我当时的情感和念头都是非常崇高的。现在想来，让我一见倾心的，只不过是她那件紧身

---

① 果波丝：一个巴黎歌女，在当时红极一时。

毛衣和她的鬈发（紧身毛衣穿在她身上真的很好看）。除此之外，我和她呆了一天后，便极力想和她走得更近一些。

“说起来也怪怪的，人们总喜欢在美和善之间划上等号，但是这样绝对是不正确的。愚蠢的话如果从美丽的女人口中说出，你听后，不会把它看成愚蠢的，反而会觉得这正是她聪明伶俐的地方。在说话办事上，她明明很不高贵文雅，然而，你会这样认为这正是的她可爱之处。如果一个既不会说些愚蠢的话，也不会说一些失掉体面的话，况且是个长得美丽的女人，直觉上你就认定了她是个聪慧透顶、温柔贤德的淑女。

“我高兴得像要发了疯一样，回到家中，再一次认定她是位贤淑、温柔难得的女子，所以，和我结婚才能称得上般配。第二天，我去找她并向她求了婚。

“说起来也真太荒唐了！在一千个已经成婚的男子中，不一定能找出来一个没有在婚前就和十个女人，或者上百个女人，甚至与唐璜一样和上千的女人发生过性关系的，令人悲伤的是，不仅像我们这些有门第的子弟这样，而且连平民百姓也是这样。（确确实实，我的耳朵听说了，我的眼睛也看到了，现今社会中有些青年品行端正，作风正派，注重感情，知道婚姻不是开玩笑的，而是关系到自己一生的终身大事。愿上帝托福给他们，护佑着他们！可是，在属于我的那个年代里，从中想要找这样一个人，希望恐怕是万分渺茫的。）这种情况，每个人都了解，反而又假装不知道。在所有的小说里，男主人公的感情被淋漓尽致地描绘着，描绘了池塘和小树林，那是他常去散心的地方。可是，在描绘到他和某个少女产生了伟大的爱情时，就再也不提他在这以前的所有行为，再也不谈他怎样进出烟花柳巷，怎样调戏侍女，玩弄厨娘，勾引有夫之妇了。即便是有这种不体面的小说，他们也决不会让它进入那些最需要知道、最想知道其中秘密的人们——主要是指姑娘们——的手中。刚开始，我们极力在姑娘面前扮演着一种正派的角色，好像充斥着整个城市，充斥着乡村多半人的生

活的那种淫荡不存在了，根本没有存在过。时间长了，我们的伪装已经得到认可。末了，我们与英国人一样，把自己想像成为君子国中的正人君子了。那些可怜的姑娘竟然也相信这是真的。我的妻子也不幸地相信了这是真的。我记得我们订过婚以后，我让她看了我的日记，把我过去的事情多少让她知道一些，特别是我最后的一次淫乱行为。就这次的淫乱行为，她可能会从其他人口中得知，因此，我觉得应该由我自己向她全盘托出。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她知晓了、了解了我的这件事时，脸上带着惊慌、害怕、绝望的表情，茫然失措。我可以看出来，当时的她就想把我抛弃掉。唉，在当时，她为什么不抛弃我呢？”

从他口中传出了那种奇怪的声音，他低下头思考了片刻，又端起茶杯喝起茶来。

六

“反过来说，这样也挺好的！”他把声音提高了八度，说道，“我是自作自受！可是，这还不算什么主要问题。那些尚待闺中未出嫁的姑娘是我想说的受了欺骗的。作为一个母亲，一个受到自己丈夫影响的母亲，在这件事上，她们心中是清清楚楚的。然而又表现得好像男人们都不会花心一样。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她们深深了解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勾引到男人，为她们自己和女儿。

“你是明白的，作为男人的我们不了解——由于思想上不愿了解——哪些事是女人了解并很明了的：我们把爱情称做是最纯洁、最浪漫的，它不是按照人的思想品德来说的，却是根据肌肤相恋，然后又加上发型、肤色和时髦款式的衣服。您可以没有妨碍地去问那些女人，那些沾花惹草的浪荡女人，她们宁可承担的风险是什么？她们是宁可被人责骂，在那个被她引诱到的男人

的面前，指责她说谎、狠毒，甚至是个淫妇。还是宁可在他的面前，穿一件皱皱巴巴样式难看的衣服。她们一定会承担第一种风险。因为她们深切体会到我们男人口头上讲得高尚的感情，只不过是说漂亮话罢了，肉体才是男人真正需要的，所以男人原谅了女人的沾花惹草，不守妇道，但是却不能原谅穿着破烂不堪、做工粗糙衣服的女人。对于这方面，浪荡的女人从本性上就知晓了，而那些涉世未深的少女们虽然也模模糊糊地，从本性上知道一点，只不过与动物一般罢了。

“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才滋生了一些令人恶心的紧身毛衣，一些撑高臀部的裙衬，一些半隐半现的肩膀、手臂，甚至还有大半个乳房。女人，特别是受到男人影响的女人，她们十分明白男人们所说的高尚的、纯洁的事情不过是夸夸其谈，女人的肉体才是男人最需要的，还有一切让她漂亮、性感、富有挑逗性的装扮。她们就是按她们所了解的情况，去做了。假如我们保持的态度不是麻木不仁，司空见惯，对这件为所欲为、荒淫无度的情况——这好像是从我们本性中滋生的又一种天性——却能对我们上层社会中的淫荡不羁的生活作以剖解，那么上层社会其实就会成为一个不打折扣的青楼出现在我们眼前。你同意这个看法吗？”他没有让我接话的意思，迅速说道，“我可以举出很多的证据给你听。您也许会说，我们上层社会中的妇女和烟花青楼的女子的生活方向、兴趣毕竟有不同的地方。但我要说她们没有什么不同的，我会给你举出有力的证据。假如说她们真的有区别，在她们的生活志向、生活素质方面，那么这种一定是外表上的区别，就长相、穿着方面一定是不相同的。但是，您眼中的受人歧视、受人虐待的青楼女子和那些上层社会中的贵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一样的服装打扮、一样的时髦款式、一样的进口香水、一样的袒胸露臂、一样的撑高臀部、一样的眼馋金银珠宝、一样的娱乐、舞会、音乐和唱歌。头一种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地挑逗男人，然而后一种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她们当中没有一点区别。假如您

非要说有区别的话，那只不过是一丁点的区别：头一种是个吃青春饭的以卖淫为生的妓女，她们总遭人们的轻视，后一种可以说是个永久的淫荡的妓女，她们反而可以受到尊敬。”

七

“对呀，我就是被这些紧身毛衣啦、鬈发啦、有着撑高臀部的裙衬征服了。我可以被轻而易举地征服，这主要是由于养育我的环境和所处的条件，与那些种植黄瓜的肥沃的田地一般了，它对培育一些吊儿啷当、寻花问柳不思进取的公子哥更为合适。在不为吃穿发愁的时候，就要有一些淫荡的念头。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这总是一个事实，一个无所事事、穿绸披缎、坐享其乐的人，淫欲必定像燃烧的火一样。起先的我一直很不在意这个事实，持续到现在，我才算弄明白了。然而我又很心痛，因为对这个事实，没有一个人去在意过，仅仅只是表达一些蠢不可极，空洞不实的想法言论。像刚才的那位太太就是这样。

“对了，在今年春暖花开之际，有一批庄户人去我们那里修铁路。面条、克瓦斯和大葱都是农家小伙子常吃的东西。他们的体格很健壮，走起路来步步生风，所以他们能小菜一碟地、不在话下地做农活。他们来到这里修铁路，生活标准是除了燕麦粥以外，还有一磅肉。每天他们要干的活就是推半普特重的车，所吃的一磅肉全都消耗到每天推十六个小时的车上了。在他们看来，收支保持着平衡。然而每天的我们都要吃两磅肉，还有野味，各种的甜食和各样的饮料，我们所吃的这些食物都消耗到什么地方了？”都消耗到淫荡方面了。假如消耗在性欲上，只要心理上处于清醒状态，就可以相安无事。可是，如果你心理处于不清醒状态，就与那天晚上处于混沌状态的我一样，马上就会变得无所顾忌，这种无所顾忌的心理状态，在我们带着假面具的生活中，透

过多方面可以转变成为彻底的花痴，也可以转变成为精神上的爱恋。我与所有的人一样，都会堕入情网之中。自然而然，出现了所有的情节：一边是欣喜若狂，一边是小心翼翼，一边又是浪漫情怀。但是，我这爱情的产生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她妈妈的热心撮合和做衣工的精工细作，另一方面是由于我无所事事，穿好吃好，因此，才在这方面有过多的精力。假如在那一次我们不去划船，而我未婚妻又没有穿制衣工缝制的紧身毛衣，只穿了一件不漂亮的长及脚踝处的裙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却在普通人的生活环境中生活着，每天我吃的所有食物恰好与我干的所有劳动相抵，并且心理又正处于清醒状态——在当时很可惜，我的心理正处在不清醒不理智状态——很有可能的是，我不会被情网所困住，以后也就不会发生那许多的事了。”

八

“唉，这可能是月下老人的巧安排，在当时，我凑巧有着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心情，然而她的衣服凑巧又很适合她，凑巧又完成了划船这件事。二十次去划船都没有划成，只有这一次例外。好像是个陷阱，是经过事先安排好的。我这话不是开玩笑的。应该明白的是，现今社会中的婚姻与事先安排好的陷阱是没什么两样的。可是，合情合理的婚姻又是什么样的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是很合情理的。姑娘长得只要不是太过丑陋，而男的又想娶她，那么就可以结婚了，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根本不用为了结婚去绞尽脑汁的设陷阱。从古至今我们一直沿袭着这个方法办的。长大成人的姑娘，就要由父母操心为她挑个好丈夫。不管是古时候的人还是现今社会的人都是照此去做的。世界各国的人们也都是如此做的，像中国人、印度人、穆斯林、还有我国的普通民众。可以说人类的大部分都是照此去做的，至少有百分

之九十九的人。但是，余下的就是我们这些贪图女色的人了，他们占着百分之一有时甚至还不到百分之一的比例，他们持着不同的看法，用来驳斥这种做法的正确性，还想出了层出不穷的新想法。这种新想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像在集市上一样，让姑娘们坐成一圈，以便男人们精心地、来回地挑选。在那里坐的姑娘等着有男人看上她，心中暗暗地祈盼着：‘老爷，挑选我吧，我才是最优秀的。不要选其他人，你看看我，就可以发现我漂亮的肩膀多迷人，其他漂亮的地方也挺迷人的。’但是，我们男人只是得意洋洋地逛过来看过去，心中也暗暗思量道：‘我已经知道了你们的根底，是不会上你们的当，受你们的骗了。’由于这是男人为自己编排的。所以，他们得意万分地逛来看去。请千万小心，不要太过得意，不然的话，必定要狼狈地落入别人的陷阱。”

“你这么说，可又该怎么做呢？”我说道，“难道能由女人来向男人求婚吗？”

“我也不清楚到底该怎么做才好。不过，现在既然一直提倡平等，那么就应该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假如认定三媒六证的婚姻是对人格的亵渎，那现在的婚姻是成千倍成万倍的对人格的污辱。权势和机遇相等同地存在于旧式的婚姻中，然而现今社会中的女人变成了在集市上卖出的奴隶，或者是个诱饵，引诱他人落入陷阱。您如果把这实情实实在在地告诉某个当母亲的；或者是告诉姑娘自己，讲她为了怎样捉住一个未婚夫而每天不肯停歇。哦，她一定会怒气冲天的以为这是对她的羞辱！不过呢，她们就这么一件事可做，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事情适合她们了。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年幼的可悲的少女也在为这件事而忙碌着，想来真让人从心底里透凉气。再者说来，假如可以正大光明的、冠冕堂皇地做到也就罢了，可是各种各样的托辞被她们翻出来，用来避开旁人的注目。‘哦，物种的发起根源，这太有意思了！’‘哦，丽莎对绘画着了迷！您这是准备去参观画展吗？那一定能使你进度提高许多！’‘让我们乘坐三匹马套的马车去看戏，

听交响乐好吗？这才是真正的身临其境！音乐使我的丽莎到了忘我的境地啦！’‘你应该去分享一下其中的乐趣，为什么不呢？哦，不错，划船也能使人心胸开阔，乐而忘返！……’这种话虽然从她们口中说出来，只不过心中却另有想法：‘与我结婚吧，和我丽莎结婚吧，不要娶其他人，应该娶我！你可以先尝试一下的！……’啊，太过卑劣！太过伪装！”话一说完，他麻利地把茶杯中的水喝光，然后开始收拾他的喝茶皿具。

九

“您一定知晓，”他一面往提包里放着茶叶和糖，一面又开口说道，“女人的统治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忍受不了的痛苦，这就是它的原因。”

“为什么说女人在统治着世界呢？”我接着说道，“形形色色的权力、形形色色的特权都把握在男人手里。”

“对呀，这正是它的根本原因。”他把我的话打断了，“这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要对你说的，就是这个根本问题才能对由于什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不正常的现象作以解释。一边的理解是女人处于社会的最低层，给她轻视侮辱是无可非议的。另一边呢，世界被女人统治着。女人与犹太人一样，犹太人把他们所受到的迫害，报复到被他们控制的金融市场上，女人与他们也是一样的。犹太人说道：‘好吧，你们不让我们从事买卖以外的事业，可以，我们就只做生意，用买卖市场来对你们进行控制。’女人却说道：‘好吧，我们在你们的眼中只是一种发泄兽欲的工具，可以，我们就把自己看成是一种发泄兽欲的工具，用肉体来对你们进行奴役。’女人没有权力，不只是说她们没有言论权，不可能做法官，况且说在做这种事情上，也不能算有什么权力；女人没有权力，只是从男女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她们和男人不能处于平等的

地位，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迎合男人，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拒绝男人，只能够被男人挑来选去。您一定会说，这真是没有道理。对了，如果是没有道理可讲，那么这种权力就不应该让男人拥有。主要现今社会的情况是，男人把女人所应该拥有的权力剥夺掉了。她们因为要把失掉的权力得以偿还，所以只有在男人需要的性欲上来做手脚，想要把男人制服，只有通过性欲来让他们只能在挑选女人时走走过场而已，从实际来说，是男人在被女人挑选着。女人一旦明白了这个手法，就把它滥用到任何地方。因此，对男人来讲，女人掌握了这种可怕的权力。”

“它又是在哪方面表现出来这种特殊的可怕的权力呢？”我不解地问道。

“在哪方面表现出来？在任何地方，在各方各面，都有所表现。您可以转转每个大城市的商店，那些让人眼花缭乱，五光十色的商品，不知有多少人的辛勤劳作耗费在上面，然而您在百分之九十九的商店里，能找到所给男人提供的商品吗？哪怕仅仅是一两样商品？在生活中女人需要一切所有的奢华的物品来装扮，只有依靠女人的需要才能把这些奢侈品卖掉。您可以再去看看各个生产厂家，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在为女人生产着一些没有丝毫使用的装饰品、马车、家具和各种各样的小东西。它只不过是为了女人任性撒娇时需求的满足，在工厂里，有着祖祖辈辈成千上万的人当牛作马，他们死在繁重的不能有一丝懈怠的劳动中。女人仿佛和女皇一样了，她奴役着男人，可以说是人类中百分之九十九的男人，并强迫着他们干苦役般的劳动。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于她们的自尊心被伤害了，她们和男人平等的权利被剥夺了。所以说她们实行了报复，从我们的性欲上动着脑子，强迫我们言听计从。是的，这就是一切根源的所在。女人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刺激性欲的工具，让男人在和她们来往时，会抑制不住淫念。和女人接近的男人就会沉湎其中，沉湎于昏天地黑，不能自持。在以前的舞会上，我一见到浓妆艳抹的夫人，全身就会感到

不自然，会有一种羞涩胆怯的感觉滋生出来；然而现在呢，我就会感到恐惧，一见到浓妆艳抹的夫人，仿佛见到了一种违禁品，能夺走人的性命一般，真有想把警察叫过来的念头，需要他的保护，让他把要人性命的违禁品拿走。”

“怎么回事，您怎么笑啦！”他音量很大地对我说道，“可是这绝对不是笑话，关于我所说的，总有这样一天，我深为相信或许等不了太长的时间，人们会纷纷清醒的，而且会感到吃惊万分，在我们的社会里，男人的欲望怎么能够让女人装扮后的外表来挑逗呢，社会的安定也怎么能够让女人刻意装扮后的外表来骚扰，像这样的社会怎么能够存在下去呢？打个比方吧，好像在游乐会上，各式各样的圈套布满了每条大街小道，也有可能比这还瘆人！赌博为什么要被禁除？然而，女人穿得花枝招展，挑逗着男人的情欲为什么却不被禁除呢？要知道，她们与赌博相比，有着一千倍的危险！”

十

“是呀，我就掉入了这样的陷阱，也就是所说的陷入情网。在订了婚以后，我不仅把她想像得完美无缺，而且在自己身上也没有看出丝毫瑕疵。你要明白的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坏家伙都能从别的坏家伙那里找到自己不比他更坏的地方。因此就暗自欢喜，自以为是。自以为是的我就存在这种地方，由于我第一不是为了结婚想要妻子的财产，与我的那些想觊觎女方有权有势的家产才结婚的熟人是不一样的，财富是我所拥有的，但是她的家境却很贫寒。第二其他的人一边举行结婚仪式，另一边却又想着与婚前通奸的众多女人再续前缘，但是我却下定了决心，要过正常的生活，在婚后过一夫一妻的忠贞的生活。是的，明明是下流、卑劣的我，却把自己看成了纯洁的天使。

“从我们订婚到结婚，间隔的时间不是太长。现在，这段生活要是被我回想起来，就有无颜再见江东父老的感觉。太令人作呕了！根据她们所说的，精神上的爱恋才算是爱情，并不是肌肤之乐。那好呀，如果精神上的爱恋是爱情，是男女双方在精神世界的一种组合，那么双方就应该有表现这种组合的谈话了。但是，这种组合并不存在于我们之间。当我们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候，相互的交谈，是何等艰难，与西西弗斯[①] 所负担的苦役一般了。绞尽脑汁挤出一句话来，说完后又只剩下尴尬在我俩之间飘荡，还得再去搜肠刮肚想话题——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在将来，我们怎么过日子，需要做哪方面的安排，需要制定一些什么计划都已经被我们说过了，别的还要谈论些什么呢。假如我们两个是动物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不需要说话了。但是，我们的情况却和它不一样，我们只能靠说话来解决一切事物，但是却没有什么要说的，因为不是靠说话就能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的。再说了，还有一些令人厌恶的风俗习惯，像撒喜糖、吃甜点心等，甚至在婚礼仪式之前，还有很多的叫人讨厌的琐碎的事情：装修房子、卧室，准备婚床、被褥、睡袍、内衣、化妆品。您一定略有所知吧，假如要是按照那个老先生所说的依《家训》办这件事，那么为举行神圣的婚礼所需要的这些个羽绒被褥、嫁妆、婚床仅仅被当做是个细节。然而在这里，我们的情况是这样的，在每十个结婚的男人中间，不一定能够找出一个相信神圣婚礼的人，并且能够担负起举行婚礼以后的种种义务。在每一百个男人中间，也不一定有一个在结婚以前没有和女人发生过性关系的人，在每五十个男人中间，也不一定有一个不打算在婚后一有机会就会背叛妻子的人。绝大部分人把举行婚礼的仪式放在教堂，只是被看做为了占有一个女子所付出的行动。请问一下，在

---

① 西西弗斯：希腊神话中的科任托斯王，在阴司被罚推巨石上山，将推至山顶的巨石复又推下来，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止。他是以狡狯著名的。

这样的情况下，举行神圣婚礼所需细节的作用真是不能低估了。把话说透了，结婚就是为了做那种事情，就是为了一笔交易。一个纯洁的姑娘被交易给一个色狼，并且为了这桩交易而举行了一定的形式。”

十　一

“大家都举行了这样的结婚仪式，我也只好顺其自然了，接下来就度着蜜月，一段被人们称赞的时光。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它是多么的卑鄙低下！”已经有点嘶哑的又含着点凶恶的声音说道，“在巴黎时，一次去看式样繁多的巡游演出，发现了一张长着胡须的女人和一只水狗的奇怪的宣传画，于是我就走了进去。看后才知道这只不过是场骗局，长胡须的女人是由一个穿着袒胸露背的女人服饰的男人装的，而水狗就是由一只狗套上海象皮在水池里游来游去。根本没有一点儿情趣；可是就在我离开他们的帐幕时，演员恭恭敬敬地把我送到了入口处。在那个地方，他们一边指着我，一边又向围观者说道，‘请这位刚出来的先生说说，它是不是很有意思，很值得一看？来吧，先生们，一个人只需一个法郎！’我很不好意思把这一切说透，可能表演的组织者也预料到我会过样吧。那些人可能已经看透了蜜月背后的卑劣但又不愿让别人大失所望，大概也是这个心理吧。同时呢不想让别人有失望心情的我直到现在也找不出不讲实情的理由。我甚至认为必须讲实话，在蜜月这方面。在感觉上我抛不开脸面，可耻、厌烦、可鄙，最主要的就是过于无聊了！这与我刚开始学吸烟时候的心情是一样的，我吸烟吸得头晕恶心，涎水上泛，可是我把它吞在肚里，装出一种令人心神舒畅的样子。吸烟和蜜月所指的快乐是一种相同的感觉，这种快乐的感觉，只是在以后才应运而生的：想要得到在这方面的愉悦，夫妻双方要齐心协力的来养

成这种坏习惯。

“为什么要说是坏习惯呢？”我问道：“您应该”知道，您正在讲人类最自然的本性呀。”

“天生的？”他反问道，“不，不是天生的，恰恰相反，我要对您说的，我深为相信的就是它不是天生的……是的，根本不是人生来……就有的。您可以问一下孩子们，问一下有着童贞的姑娘们好了。我妹妹在年纪不大的时候，就和一个年长她一倍的并且是个十足淫棍的男人结了婚。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非常奇怪，就在结婚的那天晚上，她眼眶里含着泪水，脸色十分惨白，从那个男人身边跑过来，一边全身颤抖着一边说，再怎么说她也不想和那个男人在一起了，甚至她羞于启齿地讲出那个男人要她做的事情。

“您说这是天生的！那么吃饭是天生的。从始而终，吃饭是令人轻松、愉快、舒意的，不含一点羞耻的心理。但是这却不是天生的！我不得不相信，所有没有被糟踏过的姑娘都对这件事表示着厌恶、憎恨。”

“像你这么说，”我接口讲道，“那么人类的香火又怎么能够传下去呢？”

“人类好像都挺害怕断了后！”他讥讽着恶毒地说着，好像已经把这个他熟知的叵测的相反意见了然于胸了。“你宣传着要节制生育，是为了让英国的伯爵们永远过着舒适安怡的生活，这是被允许的。你宣传着要节制生育，是为了让他们更多地寻花问柳，这也是被允许的；但是你宣传的节制生育仅仅是为了遵守道德规范，我的上帝啊，你就能看到人们是怎样地吵闹喧哗，好像因为这二十来个人不愿像猪那样繁殖后代，人类从此就断了后。对不起了，我能不能把灯给遮上？因为它刺激得我有点不舒服了。”他用手指着灯说道。

我回答说这没有什么。接着他便迅速地站在他的座位上，麻利地把灯的呢罩子给罩上。

“但是不论从哪方面讲，”我说道，“假如人人都采用避孕措施，把它作为应该遵循的规律，那么说不定人类真的会绝了后。”

他没有马上接我的话。

“您说说，人类是怎么繁衍后代呢？”他这才又坐在我对面的位置上，把两腿伸开，把两个胳膊肘支在腿上说道：“但是人类为什么一定要繁衍子孙呢？”

“假如不繁衍子孙，哪里会有我们的存在呀。”

“我们为何一定要存在呢？”

“为何要存在？ 当然是想让我们经历一下世间的酸甜苦辣吧。”

“为什么一定要经历一下风雨呢？ 假如生活没有确定的目标，假如赋予我们生命就是为了让我们活，那么我们为了什么活着呢？假如真的是这样的，那么叔本华[①]、哈曼特尔[②]和所有的信佛之士所持的观点都是非常正确了。不过，假如真的有了生活的目标，那么我们活的意义已经很明了了，真的有一天实现了这个目标，我们就可以终结生命了。这是原本的情况。”他自我感觉很有见识，脸上带着激动万分的表情，“情况就是如此。您可以想一下，假如人类有着幸福、善良、美好的爱情这一生活目标，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而称谓于它；假如人类有着像先知先觉预见的那样的生活目标，用爱来做粘合剂，把全人类粘合到一起，把战争消除掉变成和平的生活，那么阻挡这一目标的实现又是什么呢？ 是各种各样的欲望。但在这许多种欲望中最为强烈、最为凶恶、最为顽固的就是性欲、肉欲。 所以假如消除掉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欲望，特别是最顽固、最强烈的欲望——肉欲，那么就可以实现先知先觉们的预见了。人间的水平就会大同小异了，而人类

---

① 叔本华(1788—186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否认科学知识和历史进步，宣扬悲观主义。

② 哈曼特尔(1842—190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宣称人生是虚幻的，文明的前途是黑暗的，宗教的来世之说不可相信。

的生活目标也就会达到了。于是,人类就不必有再存在下去的必要了。然而人类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他们就要树立起理想,当然不会像兔子或猪一样,想着要生育众多的后代,也不会像猴子或巴黎人一样,十分细心十分浪漫地去体味做爱的情趣,但是他们竭力想达到善的境界,所以想通过采取避孕措施和保持贞操来达到这种目的的。然而最后的结局又是什么呢?

"结局却是性爱成了人们清醒的状态。现今社会中的这一辈人没能把他们的生活目标实现了,主要是由于他们脑海中存有着各种欲望在阻止他们实现生活目标,其中最最主要的强烈的就是性方面的欲望。人类既然产生了性欲,就会繁衍出后代,所以,就能够让儿子辈的人来实现这种生活目标。假如说儿子辈的也没有把这个生活目标实现,还有孙子辈的,子子孙孙,直到把这个目标实现了。把先知们的预言得以实现,人类组合成一个团结的整体。不然那会成为什么样的社会呢?假设来说,上帝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创造了人类,或者说创造了人类的生老病死却没有性方面的欲望,或者说创造了人类长命百岁的现实。假如说人类没有性欲却有生命的限制,那又会是什么样的?那么他们在活够了自己的寿限之内,却没有能实现目标,只有死掉了。所以,上帝便创造了又一辈人,让他们来实现上辈人没能实现的目标。假如人类是永远不会死去的,那么在千万年以后,我们假设他们终于把自己的目标实现了,(虽说是让他们自己来改正自己不对的地方,以求更加完美,那也要比让一辈又一辈的新人去改正他们的不足处艰难得多。)既然到了那个时候,还要这些后代干什么呢?把他们又安排到哪里呢?还不如像现在这么好……您是不是对我的这种表达方法不喜欢呢?您是不是一个进化论者?但是它们都有着一样的结局。在自然界中人是高级的动物,为了要夺取生存的权利而与其他的低级动物进行竞争,就要有齐心协力、并肩作战的精神,像蜜蜂一样,不可以把精力都放在繁衍后代、生儿育女上,而是应该养育一些没有性欲的后代,就像蜜蜂

那样。以上那么多话可以总结成，节制生育还是需要的，但是绝对不能像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而是极力去唆使人们调情。”他止住话头，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道，“人类真的能够被灭绝掉吗？难道就没有人——不论他坚持什么样的世界观——在这一方面持有怀疑的态度？要晓得这个问题是不容置疑的，就像日出与日落，人生必有死一样，要知道，依照所有的教义，总有那么一天世界的末日就会来临，依照各种各样科学上的理论，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世界末日这个概念。既然是这样，那么依照道德法规推断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又大吃一惊些什么呢？”

说完以后，他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喝了一杯茶，吸了一根烟，接着又把一包烟从他的旅行袋里取出，装进他那只破旧的脏兮兮的烟盒里。

“我对您的想法很了解，”我说道，“震动派的宗教徒所持的观点和您的观点相似。”

“是啊，所以说他们也是不错的，”他接着说道，“不管怎么打扮装饰过的性欲，表现出来的只是丑恶，并且是一种令人可憎的丑恶，我们应该斗争这种丑恶，却不应该对此做出赞赏激励，就像在我们这里一样。《福音书》中曾讲到，只要看见妇女就起了邪念的，在这人心里，已经和她犯了奸淫。这句话不只是对别人的妻子说的，恰好相反的是，主要针对的是自己的妻子。”

十　二

“我们的上层社会，正好与它持着相反的观点：假如说在没有结婚，独身的时候，就把节育的事情考虑到，那么在结婚以后，这种节育的事情就不必考虑了。在举办过婚礼以后，父母就会让度蜜月的夫妻离开得远远的，其实就是默许他们放纵自己的情欲。可是呢，一旦谁违背践踏了道德法规，他们就会受到道德法

规的惩罚。无论蜜月怎样的被我绞尽脑汁、费尽心思地去安排设计好，但是结局呢？却往往不能如愿。整整一天里，我满心厌恶、羞惭、无聊，又过了不长的几天时间，这种心情就越来越严重了。它滋生得快得让人来不及眨一下眼睛。在蜜月里，大约是第三天，也可能是第四天，我发现有些不快乐的妻子在沉默无语，于是，我走上前把她搂住，向她询问她不快乐的原因，我以为她所盼望的就是我这种关爱有加、情意绵绵的举动，谁曾想到，她竟然把我的手推开，掉起泪来。哭什么呢？她羞于出口，反正她有着忧伤、郁闷、难受的感觉。可能是她的神经系统向她传达了这种不堪忍受的苦痛的实情，对于我们的性关系来说，那就是它实际上的无耻的下流，但是她不好意思说出来。在我的多次追问下，她才说她心里很难过，因为离开了自己的母亲。我想她没有说实话。于是，我爱抚劝慰着她，却只字未提她的母亲。当时的我真的不了解，她只是心里难受罢了，母亲仅仅是个借口。因为我劝慰她时，没有提起她的母亲，所以她马上怒气冲冲，指责我不相信她所说的话。她对我讲道我不再爱她，这是可以被看出来的。对于她的无理取闹，我进行了指责。于是，她马上变了脸色，忧郁的表情转瞬间由恼羞成怒取代了。她使用了最为刻薄、最为狠毒的言语，来责备我的自私和虚伪。我用我眼角的余光看了一下她，只见她冷若冰霜，好像对我有着刻骨的仇恨、深深的敌意。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我看到她的这种表情后的心情，那是种万分震惊恐怖的心情。我在内心暗暗问自己，'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会成了这种情况？爱情是两个人心心相印，可我们怎么没有心心相印，反而成了仇人呢！不可能的，这一定不是她！'我也曾试着找机会向她赔不是，但是，一道写满敌意，难以跨越的冰墙把我的道歉撞得粉碎。马上我再也压抑不住的怒火'腾'地冒了出来，于是在我们之间，就有了许多的难听的话冒出来。这是很可怕的，特别是第一次争吵给人留下的可怕印象。我们把它叫做争吵，但在实际情况中，这并不是争吵而是暴露出我们之间已经存

有的沟壑。当性欲被满足以后，在精神上的爱恋就枯萎衰竭了。我们双方的关系仅仅成了事物的对立面，也就是表明两个不能融洽相处的唯我主义的人，都在想尽办法把更多的痛快从彼此的身上攫取过来，我把它叫做吵闹，也就是我们之间互相的责骂，其实这已经不算是夫妻吵闹了，而是在满足了性欲以后，显现出来的我们之间的真正关系。当时的我还认为这是很正常的，至少对这种充满敌意、充满仇恨的关系来讲。当时之所以不被我了解，是因为重新亢奋的性欲遮盖了这种互相敌对的关系。

“这样我又想到，我们已经重归于好了，在我们有了这场争吵之后，那么以后这样的吵闹就不会再发生了。不料蜜月还没有度完，很快又出现了那种厌倦阶段，我们彼此不再需要，于是争吵又必然发生了。与第一次争吵相比较，第二次争吵对我来说刺激更大，所忍受的痛苦也更深了。所以在我的意识里，已经认识到第一次争吵不是相互间不小心的产物，而是一定会发生的，在将来的日子里还会发生的。我所受震动更大的是第二次争吵，因为它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引发的。主要是为了一点钱，我在金钱方面，一概是不会抠抠巴巴，更何况是对我的妻子。我仅仅记住的是，她怎么把我话的意思给刻意歪曲了，说我所说的话，只是证明我想奴役她，利用自己所拥有的钱财来奴役她，利用自己所拥有的钱财来在我们之间建立特权，而这种特权不管对我还是对她来说都很卑劣、愚笨，是无法忍受的。我火冒三丈，指责她没有很好的教养，她也指责着我，于是争吵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通过她的用词、表情和神态，使我又看到了前几天的她，那些曾让我吃惊万分的歹毒、阴险、冷酷的敌意又出现在她的脸上。在我的记忆里，我也曾和别人争吵过，和兄弟、朋友甚至还有父亲，但是这种水火不相容的敌意，像我和我的妻子之间发生的那种敌意从来未在我和他们之间出现过。没有相隔太长的时间，爱情其实是性欲，又把这种水火不相容的仇恨遮盖住了。于是呢，我只好自我安慰，不过是由于误会才引发了这两次的争吵，尽释前

嫌也就雨过天晴了。然而第三次、第四次的争吵又发生了，我恍然大悟，这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却是必然要出现的，甚至以后还可能会发生的。对于将来的生活我止不住心中的忧郁。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事使我悲痛万分，我认为在我和妻子之间有着这么脆弱的关系，可是，别的夫妻没有一个不是和睦美满的，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不能顺心如愿，在那时，我还不清楚我们大家都有着不如意的经历，并且每个人这样的经历又是相同的，还自我认为这种难堪的、特别的、没有面子的不如意只有我一个碰到了。于是就做着自我欺骗同时又欺骗着别人，漠视这种特殊的不如意。

“从刚过结婚的几天里，这种事情就发生了，它一直持续出现在以后的日子里，并且变得更加严重起来。结过婚刚刚几周，这种事情根本没有在我的预料之内，于是我的思想在提醒我，我已经可怕地陷进了一个圈套，也就是说结婚不但没有给生活带来幸福美满，而只是带来了苦痛与伤心，但和大家一样，我也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假如这场婚姻没有后来的谢幕，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愿意去面对它）真是像掩耳盗铃一样地自我愚弄。我直到现在才感觉怪怪的，在当时，这么真实明了的关系为什么没有让我看透呢。依照常理来讲，当时我可能已经发现了这种关系的真实性，因为都是一些琐碎的不值得一提的小事而引发了每次的争吵，过后，竟想不起来为了什么要吵。既然双方都存有敌意，以至于不时的吵骂，就很难找出一些原因来解释每次的吵骂了。然而让人大为震惊的是不用找到更充足的原因，彼此就释尽前嫌了。所找的原因好比相互间的谈话，为自己辩解，可能还有眼泪，但是还有……啊！现在我一提起来，就有要呕吐的感觉——每次在用冷酷残忍的话语来伤害对方后，突然沉寂下来，相互看了片刻，然后就会微微一笑，接吻、拥抱……呸，真太令人作呕了！当时这种丑恶的事为什么没有让我看出来呢……”

十　三

火车进站之后，又有两名乘客进入了车厢，在车厢的另一边坐下。当他们坐下的时候，他停顿了片刻，等那两个人刚刚坐好，马上又接着说起来，很明显，在他脑子中还没有中断在这方面的想法。

“您知道，最让人厌恶的是，”他说道，“爱情在理论上来说是纯洁的、高尚的，但是在实际中，它却是丑陋的、卑劣的，让人一提起或一想起它来就羞愧难当。要知道的是，上帝安排这样的、让人恶心、羞惭的爱情是有一定理论可讲的，但是遇到这种令人羞惭、厌恶的爱情，问题在于我们应该讲实情，不能刻意来粉饰它。然而实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人们装模作样把很明显的令人厌恶和羞惭的事情，说成是多么美满、多么纯洁。那么，什么样的特点才是我所持有的最初的爱情观呢？总的来说，就是荒淫无度，兽欲纵生。我不但不认为这是令人羞耻的，却把自己旺盛的精力，健魄的体力当成一种荣耀，对女人身心上的健康一点儿也没有照顾。我有种纳闷的想法，为什么我们夫妻俩人之间存在着这么深的仇恨？岂不知这正是人的本性反抗着压倒制服着它的兽性。

“我为我们夫妻双方间存在的仇恨而感到奇怪，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种仇恨就像两个犯了共同谋害罪的罪犯之间的仇恨一样：一个人恨在另一个人的唆使下而犯了罪，而另一个人则在恨对方的入伙。在新婚的头一个月，她，这个可怜的女人就怀孕了，但是，我们丑陋的性生活却仍未中断，这难道就不是犯罪吗？您认为我说得跑题了吧？根本没有！我说的这么多，就是要逐步地明白地对您说，我是怎样地一步步地走向谋杀结发妻的道路的。在法庭上，他们问我杀死妻子使用了什么手段，

使用的凶器是什么。他们真的太蠢了！他们认为，在十月五号那天，我用匕首杀死了她。其实在那天我没有杀死她，而是在那天以前了。就与他们自己一样，与现在的、所有的还在杀死妻子的人一样……”

“你究竟用什么办法杀死了她？”我疑问不解地问道。

“这就是它的奇怪所在：对于这件事，谁也不愿意去了解的过于明白，过于清楚，医生应该知道并对这件事加以宣传，但是医生却持着避而不谈的态度。要清楚这种事情并不复杂。上帝创造的男人和女人，与牲畜没有什么两样，女人只有在发生性关系以后，才能够怀孕，接着就要哺育孩子。在受孕、哺子的中间，发生性关系对女人和婴儿都会造成伤害。男女人口数在世界中保持相等，那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答案是再明显不过了。那就是节制生育，这结论是不需要多么聪明睿智的人甚至连畜牲都能作出的。但是人却始终看不透这个道理。科学甚至连循环在血液中的白血球都发现了，还发现了其他的许多种的愚笨的东西，却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至今没有听到科学界对这个道理发表言论。

“摆在女人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自我伤害，根据自己的需要，渐渐地消除或者直接消除掉做女人的权利，换句话说把作为母亲的生育能力抛弃掉，这样就可以使男人为所欲为地放纵性欲；另一条呢，其实并不算是一条出路，那就是把自然的规律直接地、单一地、强暴地去加以破坏，这正是所有的体面人家所做的。换句话说，女人不遵从自然规律，却去背叛它，做着在怀孕期间和哺乳期间同丈夫发生性关系的事情，但是，所有的其他雌性动物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况且说来，在体力上，女人也支持不了的。就是这个原因，那些个瘾病和神经质却很轻易地降临到我们上层社会中的女人身上，但是在普通百姓中间，那些患有神经失常、歇斯底里的女人也都很普遍。您可以操点心观察一下，没有患歇斯底里症的仅仅是些尚保持着贞操的女人，凡是已

经结婚的女人，已经和丈夫同床共枕的女人，就会患上这种疾病。我们俄国有着这样的情况，欧洲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事情。那些由于任意破坏自然程序的女人都住在各个的精神病医院里，要明白的是，那些全部患有歇斯底里症的女人，全部的沙尔科[1] 的女病人，都是不健全的，但是，在世界的每个地方都存有着已经在某方面不健全的女人。您可以思考一下，女人的怀孕期和哺乳期，在她们的身体里，正有一个多么伟大的事情发生！那些延续我们香火、继承我们事业的人正在她们的腹中孕育着，但是对于这么伟大、神圣的事情却要被她们破坏掉，——搞什么破坏呢？——让人想都不敢想！可是妇女的地位和权利在被他们唇枪舌剑地争论着。这和为了吃人而把俘虏养成肥头大耳的当做盘中一道丰盛的菜肴有什么区别呢？并且他们大谈大讲又承诺万千俘虏的权利和自由被他们一直关注着。”

对他所说的话，我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真的让我大吃了一惊。

“可是，那又如何是好呢？”我说道，“按照你的意思来说，每隔两年，丈夫才能对妻子表达一次关爱。然而，男人却……”

“然而，男人是很需要……”他把我的话语接了过去，说道，“那些可爱的科学家们正在散布着这种说法。按照他们所说的，男人需要的是女人，离不开女人。好呀，那么就让这些科学术士们做一次女人，让他们恪守妇道，然后听听他们的意见是什么？对于男人，您可以证据确凿地对他说，伏特加、烟草、鸦片才是他们需要的，男人所不可缺少的就是这些。像这么看来，都怪上帝为什么不知道人的需求是什么？而又不去请教请教科学术士，最后的结局，只能是把世界搞得乱成一团，矛盾突出。科学术士们下了肯定的结论，男人需要得到性方面的满足，这是一定不能缺少的。但是阻止这欲望得到满足的是怀孕和哺乳，那么，该怎么

---

[1] 沙尔科（1825—1893）：法国人，一个著名的精神病理学家。

去处理这种矛盾呢？可以请教一下术士们，他们会有排除这种矛盾的办法的。果不出其想办法他们倒想出来了。唉，对术士们和他们的错误言论何时才能打倒呢？已该打倒了！正因为术士们的这些妖言惑众被人相信了，于是就有了神经病、自杀的产生。难道还能有其他的一些结局吗？动物尚还能知道为了延续香烟就必须生儿育儿，所以这种自然规律只有遵守。却独独只有人不晓得这种规律，而且也从不想晓得。他们只对如何寻花问柳而关心着，并认为最好的就是能更多地寻花问柳。但是，何为人呢？人是万物之灵，他左右着大自然。可能您已经对此有所关注了，在能够繁殖后代的交尾期里，动物才交配，但是，主宰着自然的万物之灵，无论在什么时间地点都要发生关系，仅仅只是为了获取快感，没有丝毫的羞耻感。不但表现出这样，还把它叫做人生最大的快乐，对这种丑恶的行为，还替它起了个很美的名字，爱情。为了这种爱情，换句话说，为了放纵性欲干这种下流的事，在人群中，可能大部分人——不去管他！——在忍耐着践踏。当人类从真走向善的过程的时候，女人本来扮演的是男人的助手的角色。但是为了放纵淫欲，男人把女人从助手的角色变成了敌对的仇人。请想一下吧，处处阻碍着人类的进步的又是什么人呢？是女人，为什么女人会阻碍着人类的进步呢？这怪也只能怪那种事情。对呀，对呀……”他颠三倒四地说了数次，把身子挪动了一下，从兜里拿出烟来点上，显而易见，他在使自己尽量变得平静一些。

十　四

“可以想像出来，我的生活简直和猪一样了。”他又继续着他的话题，仍然用着方才的语气说道，“最为可恶卑劣的是，我很下流，这是很显然的。仅由于没有被别的女人引诱过，就自我认为

我的生活已经是心无杂念的，称得上是个谦谦君子，是个完美的人。对于我们夫妻之间那种常有的琐碎的争吵，错误不在我，而是全部由她引起的，她没有很好的秉性。

“不过罪过也不在于她。正像大家、大部分人那样，她所受的教育只是在我们上层社会中对妇女地位的要求，所以和有产阶级的妇女的接受的教育一样，对此她们必须接受这种教育。现如今，新的妇女教育正在被大家谈论着。那只不过是华而不实的话，主要是由于在妇女方面的教育，怎么也跳不出现在的整个社会群体所设定的条条框框，也就是所持的对妇女真实的而非虚伪的看法。

“况且男人对女人的看法，永远左右着妇女教育。但是人人都知道男人对女人的看法，那就是：‘Wein、Weibtr、Undgesang’[①]，这正是诗人在自己的诗中所讲的。就诗歌、绘画、雕塑方面来说，在从爱情诗、断臂的维纳斯和弗利尼[②]所反映出来的，您就可以发现男人的玩物是女人，在特鲁巴大街和格拉契夫卡街[③]上女人是这样的，在宫廷舞会上，女人也是这样的。但是，您一定要防备魔鬼施的计谋：既然女人是玩物，那么就应该实话实说她是玩物，是个甜蜜的、美好的东西罢了。但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很早的时候，骑士们做着永久地承诺，承诺女人是他们崇拜的对象（虽然崇拜挂在嘴边，但事实上，女人仍然被他们当做玩物），但是现在社会的人思想有了更大的进步，他们表示他们尊重女人。有的让坐位给女人，为女人拾手帕；有的对女人有权利做任何工作甚至有权利参与政治等等予以承认，的确如此，他们这么办了，但是在思想上并没有改变对女人的看法。女人是个被玩耍的东西，女人的肉体只不过是个用来享受的工具。这一点，女人自己也很清楚。这和奴隶制度没有什么区别的。奴

---

① 德文，意思是“美酒、女人和诗歌。”

② 弗利尼：古希腊的名妓。

③ 特鲁巴大街和格拉契夫卡街：古时莫斯科的两条妓院集中的街道。

隶制是由一小部分人享受着被强迫劳作的大部分人的劳动果实。所以说要想治根底，就只有彻底铲除奴隶制，让人再不能够对别人被迫劳动的成果加以享用，并且在心理上认识到如此享用是罪孽、是耻辱。但是，在实际上他们采用的仅是治治表面现象的做法，把这种奴隶制的形式废除掉，不允许再有买卖奴隶的发生，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就会使奴隶制不再存在，就可以安心度日了。但是，人们没有察觉到，也不愿对奴隶制度的存在予以肯定，那主要由于享受他人的劳动果实被人们仍然喜爱着，并且把它看成是水到渠成，是上帝的赐福。既然说这是上帝的赐福，就一定会出现一些比别人胆大、比别人能干、比别人圆滑的人去抢占其他人的劳动果实。所谓的妇女解放运动也就是这样的。处于奴隶地位的女人，主要是因为她们仅仅被男人看做一种泄欲的工具，并且被认为是走桃花运。一边是男人解放了妇女，把一些和男人相同等的权利赐予了她们；另一边她们仍然被男人看成是泄欲的工具，而且从小就被教育要这样做，社会言论也对她们进行着这样的言论指导。接下来，女人仍旧是个奴隶，受尽欺辱、受尽糟踏，而男人则仍旧是个践踏奴隶的奴隶主。

“在大学和议会里，人们大谈特谈着妇女的解放，可见，妇女同时仍然被当成纵欲的对象。在我们这里，妇女就是依照这样的条件下教育的观点，要她们自己接受自己是男人纵欲的工具，这样一来，卑微下贱的生物永远是妇女。她们或许依靠医生这批家伙的帮助来预防自己不再怀孕不再生育，因此也就沉沦为地地道道的卖淫女，她们的堕落甚至达到了连猪都不能比的地步，只是变成了一件东西。她们或许在很大一部分情况下，由此转化成为患上诸如神经病、忧郁症、智力低下、狂呼乱叫的疾病。

“就算是学校也不能把这种情况改变掉。只有当男人对女人的看法有所改变，女人也对自己有了不同的看法，这种情况才能改变目前这种状况。女人的最高品德就是保持自己的童贞，与现在的这种情况，把人生的最高境界看成是发生性关系是不一样

的，这就是改正这种情况的那一天。只要那一天尚未来临，所有姑娘，不论她所受的教育是什么，总的来说，她的理想不过是吸引到尽可能多的男人，吸引到尽可能多的寻花问柳之徒，用来作为选择配偶所用。

“尽管她们中间的有些人在数学上有着丰富的学识，有些人通晓琴棋书画，这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当一个女人把一个男人的魂勾起了，那才是她起运的开始，那才有助于把她的全部愿望得以兑现。所以在女人看来，学会如何把男人拴住才是最为关键的。这点在过去是这般重要，在将来仍旧会是最为重要的。在我们上层社会中，待字闺中的女人是这种情况，结过婚以后也是这种情况。如此遵守此点是因为在等待出嫁时，是为了选择佳婿，在结过婚以后，是为了支配丈夫。

“能够对这种事加以阻止的只有一种途径，最起码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制约得了，这段时间是用来生育孩子的，但是，前提必须由母亲亲自哺乳，而不是让别人来替代的。可是，在这个关口，医生又现身说教了。

“在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我妻子的身体虚弱不堪，本来她想亲自哺乳——在这以后她亲自哺乳给五个孩子，但是这些医生，不知羞耻地把她的衣服解开，四处乱摸她的身子，而且为了这种情况，我又不得不向他们表示着感谢，支付给他们劳务费——这些令人尊敬的医生做出诊断，她不能亲自哺乳，这样，在生了第一胎后，她错过了惟一能从搔首弄姿中挽救她脱身的渠道。于是，我们雇佣了一个奶妈，也就是说，一个女人因为贫穷和愚昧，在一个金带盾形头饰的诱惑下，为我们所利用，使得她来喂养我们的孩子并不惜抛弃自己的孩子不管。但是，问题的根本不在此处。由于我妻子在这段时间里，因为产后不需要亲自哺乳，在她身上沉蕴着的那种原有的女性魅力过于强烈地迸发了出来。因此，我的嫉妒已同样强烈地升发了，把我煎熬得万分痛苦。其实，在我结过婚以后，我就从未再从妒忌心对我的折磨中

脱出身过。只要是和妻子同床共寝的人，都会与我同出一辙，也可以这么说，只要和妻子发生了性欲的人，都可能在忍受着这种妒忌心的煎熬。”

十 五

“从我结过婚以来，没停止过的妒忌心理一直倍加煎熬着我，特别是有一段时间，这种煎熬变本加厉地严重起来。其中一段时间，就是在她生了第一个孩子后，医生不让她亲自哺乳。我为什么会对这嫉妒万分呢？一种原因是我的妻子整日神情恍惚，与所有的刚刚荣升为母亲的人一样，因此，把生活中的一些规律莫名其妙地弄乱了；另一种原因是妻子这样不负责任地就把做母亲的职责放弃掉，于是，我就可以顺其自然地推断出这样一个结论，她同样会轻而易举、毫不在意地把作为人妻的责任也放弃掉。再者说，她有着十分健康的身体。不论那些可爱的医生怎样禁止她亲自哺乳，但是，她也亲自把自己的乳汁养育了以后的几个孩子，并且哺育的孩子都是非常健康的。”

“从你的话中可以听出来，你对医生不存有什么好印象？”我觉察出他总是带着那种讽刺的语调来谈论每一次被他提到的医生，于是就这样问道。

“有没有好印象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生活被他们摧毁了，与过去甚至现在千万人的生活仍在被他们摧毁了的一样，这样我不得不把前因后果放在一起来考虑。于是，我恍然大悟，他们也要赚钱过日子，与那些律师和其他人没有区别，我情愿塞给他们我收入的一半；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只要看透了他们是些做什么的人，都情愿塞给他们自己的一半收入，为的是不让我们的家庭生活被他们搀和进来，和我们永远不要有所关连。这方面的证据未曾被收集过，但是，就我已经知道的几十起（甚至远不

止这几十起)这种事件。有时那些医生以这位母亲不适宜生育为理由,在她母亲的腹内就把婴儿处死了,但是呢,在以后这些母亲都十分顺利地当了妈妈,更有甚者有时他们以做手术为手段,活活杀死那些母亲。奇怪的是,他们所犯的谋杀罪却是不为人们所承认,就好像宗教裁判所犯了杀人罪不被人们所承认一样,由于医生一再表明,为人类谋福利是他们的目的。他们犯下了多得难以说完的罪行。可是,这些数以千计的罪行,与世界上通过他们传播的——特别是通过女人传播的——道德的功利化和人品的堕落沉沦来作以比较,那就是不值得一提了。依照他们所说的,因为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会有病菌的传播,所以,人们最好不要结合成一个大团体,而是应该分散开来,彼此相隔一定距离,这就是最安全的。按照他们的理论,大家的座位之间必须有一段距离,嘴上也必须有石碳酸喷雾器来防护着(不过呢,现在已经证实石碳酸喷雾器也无济于事的)。与医生的说法来作个比较,那么道德败坏就是小而又小,细而又细的事了。可是,就连医生的说法也是不值得被提起的,因为世界上最为狠毒的,就是怂恿人,特别是怂恿女人变得淫荡。

“在现今社会,我们无法这么讲:‘你这样神情恍惚,应该振作精神红红火火地生活。’不仅对自己,就是对别人,你也不能把这些话讲出来。假如你神情恍惚地生活,就可能是由于你的神经系统出了毛病,也可能是由于其他一些像这样的原因造成的。你不得不向他们咨询,让他们给你开一些药,价值三十五戈比,于是,你就服下那些从药房按药方拿来的药。然而结局呢?病情日益严重,这样就只好又去医生那看病,再次把药吞下去,真是个棒极了的致富之道!

“说了这么多但症结却不在这里。我想讲的是,孩子由我妻子亲自哺乳,会长得白胖可爱,而且能让我避免在妒忌心的煎熬下度日的惟一途径就是她生育孩子并亲自喂养,不然的话,很可能更早发生那件事,我和她都被我们的孩子救了。在八年时间

里，她生育了五个孩子，并且都是由她亲自喂养的。”

“那么如今他们都在何处呢？您的孩子？”我问他道。

“我们的孩子？”他带着惊惧的表情，反问道。

“对不起，先生，回溯往事可能让你的心灵倍感难过吧？”

“不，没有关系。我的大姨子和大舅子把我的孩子们全都领走了。他们不愿意让孩子和我一起生活。我给了他们我的家产，为了孩子，但是他们仍不愿意让他们回到我身边。应该明白的是，他们把我看成疯子一样。刚才，我就是从孩子们那里过来的，我和我的孩子们见了面，但是，那些人就是不愿意孩子们回我身边，假如让我来养育我的孩子，他们一定会被我抚育成与他们的父母截然不同的人的。可是那又是行不通的，怎可能与他们父母的行为不一样呢，还能想出其他办法吗？很明显，我是无法得到别人允许把孩子要回来的，因为人家怀疑我的能力。是啊！就连我自己也不晓得，我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来抚育他们，让他们成才。我想这个能力我已经丧失掉了。因为我是个无用的人，而且神经兮兮。但是，我并不是没有一点长处可汲取的。说实话，我明白了，我已经明白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别人尚未明白的一些事。

“对呀，我的孩子们都健壮地生活着，不久的将来，就会长得与他们周围的野蛮人一样了。我仅仅看见过我的孩子们三次。我不能够影响他们，我什么事都不能做，此时此刻，我就要南下了，在南方，我有一幢小房子和一个小小的果园。

“对呀，别人还得需要很久的一段时间，对我所早已知晓的事情才能知晓。在太阳和其他的星球上面，究竟蕴藏多少铁矿，究竟有多少种金属，要想对此勘探得一清二楚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就可以。可是，想要对我们所过的下流放荡的与猪狗无二的生活现状有所了解，那是很难很难的，有令人无法预料的困难……

“就因为您愿意听我讲这些话，我从内心非常感谢您了。”

十　六

“您向我问到了孩子。在孩子身上，人们也撒播着谎话，许多令人恐怕的谎话。上帝给予我们孩子，孩子带给了父母快乐。这些都是胡说八道。在以前，情况也许是如此，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完全全与之不同。孩子其实只会诞生痛苦与折磨。对此，大部分做了母亲的人都深深地明白，甚至在有些时候，她们会出乎意料地直言陈述自己在这方面的体会。您可以向我们家境殷实人家的母亲询问一下，有很大一部分会向您诉说，因为她们担心孩子们会染上疾病，会半路死掉，所以才特别不愿意要孩子。假如怀孕分娩了，她们不想给孩子喂奶，害怕她们会为此而束手束脚的，害怕因此而受苦受累。很明显，她们也曾拥有过孩子们带来的欢喜，孩子的小手、小脚丫，甚至小身板惹人爱怜，可是，那种为他们生病为他们半路死掉所承受惊吓害怕的苦痛远远超过了这种欢喜，更不要提孩子果真病了，半路死了。她们在生儿育女的好处和坏处中作了衡量以后，知道了坏处大于好处，因此她们不想生儿育女了。她们坦白地、赤裸裸地把这种想法讲了出来，在心理上没有一点忐忑不安，由于她们是出于对孩子们的爱才有这样打算的，因此这种想法在她们看来应该受到赞扬，也可以说是一种美德，令人自豪的美德。这种想法恰恰表明她们缺乏爱心，表明她们是个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女人。但是她们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从她们自己方面来讲，可爱的孩子即使能为她们带来欢乐，也还超不过为了孩子所受的惊吓苦累，所以说，她们宁愿没有孩子，宁愿以后没有机会抚养孩子们照顾孩子们。面对天真可爱的孩子，她们无法为之而牺牲自我，反而却要牺牲天真可爱的孩子来为了她们自己。

“显而易见，这不是伟大的母爱，仅仅是自私自利罢了，可

是，假如设身处地地为贵族家庭的母亲们含辛茹苦地操劳于孩子们的健康做些考虑，于是对她们的自私就无法狠心再去指责了。然而，新的问题却是孩子们的健康所引起的，这又是在我们贵族生活中有医生作祟的缘故。每一次，甚至在这个时候，我一回忆起在我们结婚后的头几年里，我的妻子是怎么度过的，心情又是什么样的，就会不由自主地心惊胆战起来。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是三四个孩子的父母了，为了抚养孩子，她的心都快累碎了。那时候的我们，没有一点享受生活的感觉。每时每刻，我们的生活总是遇到危险，脱离危险，又遇到危险，使出看家本领后，又终于脱离了危险，总的来说，一险套着一险，如同处在一艘快要没顶的船上一样。我有的时候又感觉她是在无事生非，看起来是为孩子担忧着，而事实上却是想把我控制住。这样一来，在所有方面她就能够都具有了优势。我有时候认为在孩子的事上，她所唠叨的一切、所操劳的一切，都是为了表演才做出来的，其实，我这样想对她是不公平的，的的确确，她整天担心孩子，担心孩子的身体和疾病并心急火燎，自我埋怨着。对她而言，孩子不外乎一种磨难，所以，对我而言也是一种磨难，就是无法消除她的痛苦。因为不论是她还是大多数妇女，疼爱孩子、抚育孩子、保护孩子仅仅出自于一种动物的本性罢了，然而同时所富有的想像力和理智都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一只母鸡从来不会因为有什么事发生，而担心小鸡，不晓得各种各样的疾病会传染给小鸡，更不知晓人类认为能有各种治病、疗伤的药品，所以，小鸡给母鸡带来的就不是磨难。出于自身的母性，母鸡兴高采烈地孵着小鸡，小鸡带给母鸡的只有快乐。一旦小鸡得了某种疾病，母鸡采用的是尽着自己的职责一成不变的办法，那就是用自己的翅膀给小鸡带来温暖，喂小鸡吃的。当母鸡做着这些的时候，只知道她的职责就是应该做这一切。一只小鸡一命呜呼了，母鸡不会扪心自问，为什么小鸡会死，它又去哪了。咕咕，母鸡只会这么大叫一场，以后就不再做声了，又和原来小鸡在时一样生活着。可是，

从我们历经磨难的妇女来看，从我妻子的角度来看，与母鸡养小鸡这件事是截然不相同。我们暂且不提用什么方法治疗患病的孩子们，就教育孩子、抚养孩子方面说起，做母亲的了解了一些花样繁多的抚育孩子的方法，不论是通过各种方面听说的还是通过一些报刊杂志看到的。没有一个不是不对立的，没有一个是相左的。有的说抚育孩子应该这样做，应该让他们吃这些食品；可是，有的说不，不要那样做，那些食品不应该是他们吃的，要喂也应该是这样的；如何穿衣、喝水、洗澡、睡觉、运动。我们，更多的是母亲们，在每个星期，都能有一些新的观点传入耳中，人类的生育子女好像是从昨日才开始的一样。万一孩子生了病，就归罪于是采用了不准确、不按时的喂食办法，不准确、不按时的洗澡办法。主要责任在母亲身上，她那样做是没有按照应该怎么做的去做。

“当孩子身体很棒的时候，就已经这样操心了，万一孩子生了病，那简直和下了十八层地狱一样了。人们这样想，病是可以被治好的，由于已经有了专业的治愈疾病的学问，有了了解这门专业学问的人——医生。对于怎样治愈疾病他们都了解。即使可能不是每个医生都了解，但是医术高超的医生是会把握十足的。所以万一孩子生了病，就必须把这位医术高超的医生请来。因为仅有他一个人，才能够化险为夷，起死回生，治愈孩子所患的疾病，假设没有把这位医生请来，或者是，这位医生在另外一个地方居住着，那么，孩子的病就会每况愈下，死于疾病。这一点，并不止是她一个人这样认为的，像她那种门第出身的女人都是这样想的，无论到哪里，她都能听到如此的话，叶卡捷琳娜·谢苗诺芙娜的两个孩子都死了，怪都怪伊凡·扎哈雷奇没被她及时请来为两个孩子治病，而正是伊凡·扎哈雷奇，才使玛丽亚·伊凡诺芙娜的大女儿脱离险境。彼得罗夫妇，在医生的建议下，把孩子及早地分散开来，住在各家旅馆里，为孩子们保全了他们的生命，假若他们从没有分散，那么就会相继死亡。还有一

个孩子，身子骨柔弱不堪而且又常患病在身，父母遵从医生的建议，让孩子去了南方，挽救了孩子的性命。作为母亲的本能是对子女的关爱，但是，做母亲的能不能及时地对伊凡·扎哈雷奇有关这方面的建议加以接纳也关系到孩子的生死，这怎么不能够让做母亲的担惊受怕、忧虑万分一辈子呢？至于什么样的建议会被伊凡·扎哈雷奇提出来，每个人都不知道，况且连他自己也不知晓，因为他明知自己是个大草包，不谙一点医术，人家的病压根儿不可能被他治愈，所以，只有夸夸其谈，用来迷惑人，让他们信服他的高超医术。为人之母，假设是只确确实实的动物，每日里，她就不必担惊受怕，忧心忡忡；假设她确确实实是个人，她就会把上帝来当做她的精神支柱，就会有虔诚的农妇一样的想法，这么说道：'上帝赏赐这一切，上帝也应把这一切收回，一切都在上帝手心里把握着。'这样，她就有着这样的想法，像所有人一样，她孩子的生死，都被上帝一个人操纵着，却不是由人来操纵着，所以，对预防孩子生病和意外死亡，她根本不必看成自己的职责，根本不必为了这事自讨苦吃，但是，这样的想法她是不会有。做母亲的，这样的情况极有可能被碰到，她的孩子身体状况很差，虚弱不堪，隔三差五地就为病所缠身。但是出于做母亲的本职，她又满怀亲情，来关爱着她的孩子。怎么又能让她不坐卧不安呢？把这些病弱的孩子赏赐给我们，这是很糟糕的，况且又不告诉我们如何去护卫他们的办法，却让一些与孩子没有一丝瓜葛的人知道，你要治病，就得把他们请来，还得给他们很多钱，有时候，即使给了他们钱，却也请不上门来。

"孩子在我们之中降临之后，我的妻子，我也同样，日子没有一天过得开心舒畅，简直是活受折磨，又怎么能够不担惊受怕呢？这种惊怕时不时地出现，总是在刚刚平息了一场醋海风波，或者是解决了一些平常的争吵，正在打算如何平平静静地生活，找一些书来读，找一些问题来思索，或者刚有一件正经事要拿来去做，这种问题就突然降临了：瓦夏吐了，玛莎在拉血，或者是安

德柳莎出疹了,就这样,所有的任何打算都化为泡影,所有一切想做的都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了。请哪里的医生,请哪一位医生,孩子们应该隔离,在哪些地方被隔离?又要灌肠,又要测体温,又要喂药,又要请医生。在没有忙完一件事的时候,又会冒出另一件事。安逸、舒适的家庭生活好像从来和我们没什么关联。我们所经历的岁月,像我刚刚所描述的那样,不论是想像中的还是真正的危险,都不断冒出来,让我们连续不断地去克服。现在,这种日子是大部分家庭都有过的。这种情况在我们家里特别明显,因为我的妻子不反对对孩子极为关爱,并且又对别人所说的一切轻易就相信了。

“因此,自从孩子诞生以后,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不但没有好的现象出现,而且关系更加恶劣了。孩子成了新的导火线,引发着我们夫妻之间的矛盾与不美满。自从我们变成爸爸、妈妈以后,随着孩子的长大,这也就成了我们夫妻争吵的方式和借口。而且不仅仅是争吵的借口,还成为争吵时的兵器,孩子好像成为我们夫妻的武器,参与着我们之间的斗争。我们俩各自有着被我们宠爱的孩子——在我俩的斗争中,他们扮演着武器的角色。我和她斗,采用的是责骂长子瓦夏的方法,她回骂我采用的是责骂丽莎的手段。随着孩子的不断成长,逐步形成了他们的独立性格,他们是我们的盟友与争取对象,被我们双方努力劝说到自己一边来。他们,这些感到烦恼与痛苦的可怜的孩子,我们根本没有空暇去为他们想想,因为我们俩正在为我们之间的持久战埋头作战。与我站在同一立场的是女孩子,她们是我的掌上明珠,可是大儿子和她模样相像,属于她的心肝宝贝,因此,他对我则怀有刻骨的仇恨。”

十　七

“是的，我的日子就是这样打发着过的。我们之间的那种敌视仇恨的关系日益加重。发展到最后，我们不是因为意见不一致而导致对立，却是由于相互的敌视对立而有意意见不一致：无论她的看法是什么，等不到她张嘴说出来，我就已经反对她的看法了。同样，她也是这么来对待我的。

“在结婚的第四个年头，顺其自然，我们双方就知道互相理解已经不可能在我们俩之间存在了。不可能再有一致的意见存在于我们之间了。重新合好的希望已经被我们彻底地抛弃掉了。就是很细微的，特别是涉及到孩子方面的事，我们依然坚持着各自的观点。现在对这件事从头到尾想一遍，从我这方面来说，我所坚持的观点并不是说特别珍贵的以至于让人不可割舍，可是，她既然保持着与我背道而驰的观点，假设我放弃掉我的观点，难道不是我向她投降了，投降的事，我是绝对不愿意做的。同样，她也是这样的。可能她感觉到，在我的面前，她有着一向正确的做法。然而我呢？在她的面前，我可能感觉我自己是个圣人，没有一丝瑕疵，没有一丝错误的圣人。当我们俩处于一室时，交流是几乎没有过的，就是相互说几句，那些话也是连动物都会说的：‘什么时间了？到睡觉的时间了。今天午饭我们吃些什么呢？我们去哪里呢？有什么新消息没有，那些报纸上？把医生请来吧，玛莎咽喉很痛。’这种已经很小的谈话范围稍微地被超出了。那么，两个人就要争吵了，即使只是为了一杯咖啡，一块桌布，一辆马车，或者是在玩牌时所出的一张牌，诸如此类，一种无论从哪方面看来都是些不值得一提的小事情，就会引得我们怒不可遏地互相责骂对方；至少从我这方面来说，对她有着刻骨的仇恨的，有的时候，就是看到她沏了杯茶，摇晃着一条腿，就着茶匙把

茶送到嘴里，还津津有味地品着，我这个恨呀，连牙根都痒痒的，好像她是在做一件天理难容的事。当时我没有看出来，这种仇恨的时期和我们所谓的爱情时期是匀称、轮流地波动表现出来的，没有一丝一毫的差错。过了爱情时期，就到了仇恨时期，爱情时期持续的越长、两者间的爱情就越强烈，相应地仇恨时期也越长、越强烈，爱情时期是平平淡淡的，那么相应的仇恨时期也就会短暂。当时，我们还不了解，动物的本性也存有这种爱与恨，只不过是在这种本性中的两个极端。假如当时我们知晓了自己所处的环境，那么在一起生活就实在太令人恐怖了，我们幸亏还不知晓，没有洞察出来。人经历着不正常的生活状态，然而，自己所处环境的可悲性使他们自己糊里糊涂地无法洞察，所以，人获得救助，同时也遭到毁灭之灾。我们俩的情况就是这样。她消除烦恼的办法，就是常置身于忙得不可开交的家务之中，例如装饰房间、装扮自己和孩子、操心着孩子的功课和健康等等。我呢，也有我自己所沉湎其中的事情，例如打牌、处理公务、打猎。我们彼此又感觉到，我们越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没有剩余，就越从心理上仇恨对方。‘你可真能装模作样呀！’我暗自这么看她，‘折腾了我一晚上，可是，我还得应付开会。’‘你可真会享受，’她不仅心里这么认为，还干脆说了出来，‘我领着孩子，一晚上连眼都没有闭一下。’

“我们的时光，就这样在恍恍惚惚中度过，好像中间隔了一层雾障，对自己的处境怎么也看不透。假若不是后来那件事发生了，我就会一直到老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在临咽气的时候，还感觉我过得这一生怪圆满如意的，即使称不上很圆满如意，但是也还谈不上坎坷，不管怎么说来，是和大家一样的生活，况且我也不会洞悉世事，明白自己的这一生一直苦苦纠缠于痛苦和那种卑劣的谎话的漩涡之中。

“我们两个如同拴在一根链条上的犯人，互相仇恨，互相在对方的日子中投毒，但是，又尽量的不去正眼面对这种事实。那

时的我还不明白，大约百分之九十九的夫妻生活像我们一样都是身受地狱的煎熬的，假如想要从地狱中挣脱出来简直是无路可逃。当时，我对于别人所处的如此环境，尚未有所知晓，对自己也身处在这种环境之中更是无所了解。

“想来很奇怪，无论是正常的生活，还是不正常的生活，都有一些巧合，命运安排的巧合。当父母的关系到了一种互相不能容忍的极限时，孩子的教育问题提至日程，他们决定要在城市的环境中教育孩子成长，就这样，他们俩只有都迁到城里去住。”

他把话头顿住了，那种奇怪的声音接连二次从他的嘴里冒了出来。在这个时候，这种奇怪的声音已经全然就是被极力压抑下去的啜泣了。我们的火车正好在一个火车站里停靠下来。

“现在是几点了？”他问道。

我低头看了一下手表，子夜两点钟了。

“您是不是很疲惫啊？”他又问道。

“我不劳累，您怎么样？”

“我心里觉得挺闷的，请您让我下车四处散散步，找点水喝。”

他跌跌撞撞地走过车厢，下了火车。我独自坐在车厢里，把他讲给我听的话仔细地回想了一番，深深地思索起来，对从另一侧的门回来的他，我竟未有所察觉。

十　八

“不错，我说着说着就离题了。”他说道，“我考虑了许多，看待各种事物都有了新的视角，我很愿意告诉你这所有的一切。于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把家迁到了城里。在城市中，不幸的人的时光要好打发点。在城市中，一个人如果活上一百岁，对自己早就是行尸走肉，甚至尸骨都腐烂掉了的情况是从未察觉到的。人

们像是上足了劲的钟表发条，一刻不停地忙碌着，对于自己的事情哪里还有时间去想呢。事情累积得像小山一样多，公事啦、健康啦、艺术啦、孩子的身体状况啦、孩子的教育问题啦，等等；过一会儿，你必须对这些人或那些人进行款待，过一会儿，你得去出于礼仪拜访这些人或那些人，时而你又必须去看望一下那位女士，时而那位先生或那位女士的高招你还得去谛听。你可能有所知晓，在城市里，随时可能有一位，或者两位，也可能三位社会名人一同光临，对此机会是怎么也不能让之错失的。你时不时要到医院去看病，时不时你要伴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去看医生，时不时你又得去学校看望老师；时不时你还得与男家庭教师或者女家庭教师交涉一下；但是，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无聊与乏味是到了极度。确实，日子被我们这样混着过，反倒使共同度日的苦痛有所缓和。再者说来，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忙得焦头烂额，要安置好自己迁入新城市中的新家，还必须从城市到农村，从农村到城市不停地操持着跑。

“新家安置好的第一个冬天，是在平平淡淡之中度过的，不曾想到，在下一年的冬天却发生了一件在当时谁也未曾留意的事情，它看起来好像是无关大局的小事情，可是，祸根正是由这件小事情埋下的，以至于发生了那件事情。她当时身体不是很健康，那些混账医师对她说，不能再继续生儿育女了，还向她传教了一些避孕的措施。对于这件事，我是十分厌恶，极力反对，但她却轻而易举地接受了医生的建议十分固执地不愿怀孕。我只好表示屈服。这样，就更加证实了我们过着的生活卑劣得跟猪一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最后一个原因——生儿养女的权利丧失了，相应地，生活过起来就越发肮脏越发下流了。

“孩子是农民、工人所需求的，虽然说抚养孩子不是件容易的事，可是他们离不了他，所以他们享受夫妻生活有着充足的理由。但是，对我们却已拥有众多的儿女，再生孩子已经不必要了，生育子女就变成不值得提的事，我们怕多操一份心，怕多支一些

开销，怕多分出去一份遗产，所以再生孩子就成了我们的累赘。因此，我们就无法理直气壮地再过像猪一样卑劣的生活了。我们不管是用人工的手法避孕，还是认为怀上孩子成为一件霉气事，看成是一不小心的恶果，这样，也就更加证明了我们所过的夫妻生活是何等的肮脏不堪，我们没有任何借口做爱。可是，我们的道德观已然腐败了，我们对此竟然认为这是理所应当已经不需要什么借口了。在现在，有着素养的大多数人都把淫乱当做一种享受，而且良心从未有过责难，哪怕是一星一点。

“实际上，还说什么良心责难，由于在我们身处的上层社会里，压根不认识‘良心’二字，就是有，那也只是限于言论的良心，法律的良心，假如这也能算得上是良心二字的话。但是对这件事来说，不论是言论还是法律都失去了效用。在言论面前，良心是无所羞愧的，原因在于每个人都视之为常理奉之为行为准则的，不管是玛丽亚·巴甫洛芙娜，还是伊凡·扎哈雷奇。那么为什么要一不留心播下种子受其罪呢？为什么要把自己接触社交生活的可能性取消呢？在法律面前，良心也是毫无羞惭的，也是毫无恐惧可言的。只有那些个小偷小闹的姑娘家和士兵的老婆才会违犯法律，她们的私生子被她们抛入池塘或者淹死在水井里，很明显，只有她们才是理所应当该抓去蹲班房的，可是，一直以来我们行为处事都讲究实际效果，注重效率，光明磊落的。

“我们如此这般地打发走了两年时光，那种由混账医生怂恿下实施的方法开始在她身上发挥了作用，她变得越发丰满，越发靓丽动人，像盛夏之际那夺人心魂的景象一样迷人。她可能对此有所意识，于是更注重装扮自己了。她浑身上下焕发出一种魅力，令人心神俱失的富于诱惑性的魅力。在那时，她年近三十岁长得具有一副丰腴的少妇体态，有着用不完的精力，散发出不能言传的魔力。她的姿色能令人心荡神移。当她从男人群中走过时，每个男人的视线都会停留在她身上，并露出一副涎水横流的丑态。她好像是一匹拉车的母马，由于很长时间无人驾驭，笼头

很长时间未曾套上，以至于保养得肥硕健壮。如同我们上层社会中百分之九十九的妇女那样，她由于无笼头的约束，自由自在的。这一点被我觉察到了，我的心里开始忐忑不安。”

十　九

忽然，他站了起来，在窗口坐下。

“请您原谅。”他说道，然后把视线投向窗外，默不作声地坐着，过了三分钟，他一声黯然长叹，又在我对面坐了下来。他的神情有所变化，两眼凄楚，他的嘴角泛起一丝无奈的笑。“我感到有点疲惫了，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余下的一切的。还有充裕的时间，天还黑着。不错。”他把烟放在嘴边吸了一下，又接着讲了起来，“自打她避孕之后，体态丰满了，她的病情——为了孩子而遭受心灵上的苦痛——就消失了，说消失了不够准确，准确地说来，她像大醉一场刚刚醒来一样，她清醒了，那充满乐趣的被她遗忘已久的大千世界重新展现在她面前，可是，她又怎会懂得在这个世界之中寻乐，因为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大千世界，她还不甚了解。‘莫等闲，青春易逝不再返，’我想这种念头曾在她脑中浮现过，最起码也有冒出来过的时候。实际上，其他的想法，另外的感觉她也压根不会出现的，由于她在教育的熏陶下认为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惟一一件令人心神所盼的事情。她出嫁了，对爱情多少有所体味，可是，与她心中的理想相比，这不仅离得遥遥无期，而且痛苦和失望又常纠缠于她，况且更加严重的是，还给了她一种难以预料的磨难——生育了一大帮子女！她被这种磨难煎熬得没有一丝活力。幸好在心地善良的医生的指导下，她才了解了这种好方法，一方面可以做爱但另一方面又不会怀孕。她神采飞扬地把这个方法付诸于实践，就这样，她又获得新生，为她所期盼的惟一的一个梦想，就是为了爱情而获得了新生。可是，

在和丈夫之间，爱情已经荡然无存了，他的小心眼，他的各种各样的坏毛病，都已经令她心生厌恶。她盼望着白马王子的出现，最起码对她我是这样认为的，于是她不是左顾就是右盼，做事也漫不经心，好像是在盼望发生她所希望的什么事情一样，这些方面被我觉察到了，为她担心是不可避免的。她和我的交谈，往往是借助别人作中介进行的，也就是这样，她看起来在和别人交谈，事实上，所说的每句话都是要我留心听的。她说的话都不从脑子里经过，即使一个小时的前后，她所说的话与意思都会背道而驰，而对此她毫不在意。她半真半假地说过：为了孩子，做母亲的把心都累碎了，但是，孩子可能不会为此回报她，趁现在还不算太老，最好的是享受乐趣，免得耽误掉所有的生命在孩子身上，那才犯不着呢。现在，她已经不比前些时候，对孩子那样全心全意地加以照顾，而只是渐渐地注重着自己的装扮，这一点她尽管竭力加以掩盖，但对玩乐的热衷日益显露出来了，以至于又渐渐地注意让自己每处都表现得仪态大方，风情万种，她又对荒废了的已经生疏的钢琴着了迷。就这样便发生了那件事情。”

他把头扭了过去，向窗外望着，眼里露出疲惫不堪的神色，可是，他马上勉强振作了精神接着又讲了起来。

“是呀，终于，所谓白马王子的那个人现身了。”他十分颓唐地说着，那种奇怪的声音，又从鼻子里先后传出两次来。

我可以察觉出来，一旦涉及到那个人，一旦回忆起来那个人，那个人一旦进入话题，他就显得万分痛苦，可是，他仍强打着精神，好像要超越了面前道路上阻挡着他的障碍，神情坚定地说了下去。

“就我的眼光、就我的观点而言，他是个卑鄙的小人。这并不是由于他对我的生活的左右，主要是由于他确确实实是个本性如此的下三滥之流。可是，就因为他是如此下三滥之流，这就足够看出来，她的人品是多么浮浅。就是他不出现也会有别的人出现，这是一定的。”他又把话头止住了，“不错，他是个拉小提琴的

音乐家，但却是个业余的小提琴师，只是属于在专业和社会活动中间存在的演奏小提琴的。

“他父亲的身份是个地主，与我父亲家相邻，他家道中落破产之后，在留下的孩子之中，三个儿子都找到了谋生工作，惟独他，这个小儿子，被他巴黎教母接过去。在巴黎，他进了音乐学院，由于在音乐方面，他具备某种天分，在音乐学院，他专修小提琴专业，毕业后，常在音乐会上表演，他这个人属于个……”显而易见，他想对我讲一些关于那人的绯闻，可是又咽了下去，十分着急地接着说道，“是的，在巴黎，他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并不知晓，我所知晓的是哪一年他重返俄国，他一回来，就上门拜访了我。

“他有着一对水灵灵的杏眼，在两片红嘴唇间，经常带着几丝笑意，还留着一副涂了蜡的小胡髭，梳着流行、摩登的发型，脸庞还算英俊，至少是能够入女人眼的那种。但是，他身体十分虚弱，尽管称不上残废，可是他的臀部却不同寻常的凸出，与女人一样，据听说与霍屯督人[1]一样。霍屯督人在音乐方面也颇具天分。他对和别人套近乎一事乐此不疲，只要可能拉上关系就拉，但是，又很有自知之明，别人只要略有冷漠的表示，就马上停止他的做法。在仪态和服装上，他是非常注重的，脚上穿着巴黎式的系扣皮靴，脖子里系着十分夺目的领带，还有他从巴黎学来的佩带一些时髦雅致的小装饰品，这些玩意往往能将女人的心打动。在说话做事方面，他很做作，模仿着一副乐天派的样子，他与人谈话，你知道不知道，都是用暗示、比喻、或者是言不尽意只说半截，好像您都能了解，都能想起，能彻底领悟他所讲的那半截意思的话来。

“这场悲剧，正是由于他和他的音乐而造成的。在法庭审判的时候，这宗案子被看成是一场醋海风波。事实上呢，这事根本

① 霍屯督：一个民族，在西南非洲。

不是这种性质的，我的意思是，也不能说其性质根本不是这样，而应该说两者兼而有之。法庭裁定我是个被妻子偷人而戴绿帽子的丈夫，为了维护我遭到污辱的尊严，就把我的妻子杀了（他们是如此看的）。就这样，法庭判决我为无罪，在法庭上，我尽力想从头到尾说明白这件事，但是，在他们看来，我只是想对我妻子的名誉做以挽回。

“况且，她和这个小提琴师之间，不管究竟如何，从我这方面来说，这是无所谓的，从她那方面来说，也是一样的。惟一有所谓的是，刚才，我对您所说的我所过的生活，那与猪一样卑劣无耻的生活，我和她之间横亘着一条深不可测的沟壑，这就是造成那场悲剧的起因，横亘着的一条深不可测的沟壑就是我对您说的那种令人恐惧的、在我和她之间存在的那种彼此憎恶、仇恨，正因为存在着这种彼此的憎恶仇恨，找着一点缘由，就会马上有一场无法避免的危机爆发。在最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们彼此的争吵越发激烈了，然而，尤其令人震惊惧骇的是与争吵交替出现的性欲，也无以复加的强烈。

“因此就是他不出现，也会出现别的人。就是不用为了女人作托辞，也会有别的借口被找到。我一直认为，只要是生活得和我一样的丈夫，不是采花寻柳，就是和妻子离了婚；不是自杀，就是把妻子杀死，像我那样。假如在那种生活下还有什么人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情况，那是非常希罕的，不正常的意外。说实话，在我杀死我的妻子之前，曾经有几次想到过自杀，并差不多就要成功了，她也曾服过毒药，想要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

二　十

“不错，的确，她曾吞过毒药，那是在发生了那件事之前不长时间。

“当时的情况，好像我们正处于停火阶段，而且打破这种停火状态，好像找不出一点原因，谁也不曾想到，我竟然说起在博览会上有条狗赢了奖牌。她反驳道：‘那条狗获得的是奖状，根本不是奖牌。’就这样，又一场争吵发生了。我们彼此指责着对方，从这件事又扯到那件事上：‘别说了，大家很早就知道这件事，情况就是那样的，可是你反而要说……’‘不，我从未讲过这种话。’‘你的意思，是我不说实话了！……’我意识里作出反应，即将爆发一场骇人听闻的战争了，我不是自己杀掉自己，就是把她杀掉。我感觉什么事情立刻就要发生了，对此我深为惧怕，就如同惧怕火灾一样，所以我竭力把我自己压制着，然而，我的身上每一处皮肤都被愤怒的火焰灼烧着。她也做出这种反应，与我相比还要更甚一筹，我所说的每一句话被她蓄意扭曲着，甚至还把各种各样的无中生有的罪名加在上面，她所讲的每一句话都和一支带毒的长箭毫无差别，她了解我最痛苦的伤痕在哪里，于是，就向我的痛处所在射去一支支带毒的长箭，我们的争吵是没有一点道理了。狂怒中我大吼了一声：‘把你的臭嘴闭上！’她从卧房冲了出去，跑向了孩子们的卧房，她的胳膊被我一把拉住了，我想把她拖住，然后说完我想说的话，好弄明白事情的真相。她装着好像我把她搞疼了一样，扯着嗓子大叫道：‘孩子们，我被你们的父亲打了！’我怒斥道：‘不说实话！’她扯着嗓子大喊道：‘你这样打我又不是第一次？’或者是一些与此相似的话。孩子们扑向她，跑到她的面前，她安慰抚摸着每一个孩子。我说道：‘不要装模作样了！’她驳斥着我说道：‘从你眼睛里看的每件事，都是装模作样的，就是你杀死了人，你也会指着他，说他在装死。你现在已经被我看穿了，你有要把我杀死的想法！’我愤怒地喊道：‘天啊，你若真死了我就高兴了！’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我对她这样歹毒地责骂着，从我自己心里也有着胆战心惊的感觉。连我自己也不曾想到，这么刻薄，这么歹毒，这么可恶的责骂人的话会从我的嘴里冒出来，我感觉十分希罕，我怎么会讲出这么狠毒

的责骂人的话呢。我一方面大声诅咒着，同时又跑着进了书房，坐在椅子上，掏出烟吸了起来。当她走到前面的大厅，打算到外面去的时候，我向她询问，哪里去，她对我不理不睬。‘哼，见你的上帝去吧！’我不屑地咕哝着，重又回到书房，一边吸着烟一边躺在沙发上。我那时的脑子里有着上千万的念头冒出来，对她实施什么样的报复，用什么方法把她抛弃掉，怎样过正常的家庭生活，怎样安排妥当家里的一切，使之好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样。这一切被我思过来想过去，还不住地一根接一根的吸着烟。我有过到美国去的想法，过着隐居的生活，让她找不到。以至于我还有过想要抛弃她的念头，重觅一个靓丽的女人做夫妻，那真太好了，有新妇相伴。她如果死了，我这样想到，我就能够把她彻底抛弃了，或者和她解除婚姻关系，也能够把她甩掉，但如何才能实现我的这一些想法，这被我翻来覆去的思索着，我可以感到我纷乱的思路，总是把念头一次次引上邪念，为了我总是向邪念方面的想法不被自己所真正了解，于是就一个劲地吸烟，吸烟，再吸烟。

“但是，照原来的样子还得过这样的家庭生活。家庭女教师跑进了书房，向我询问道：‘madâme[1] 哪儿去了？回家时是什么时候？’‘需要上茶吗？’仆人也走了过来问道，我走到了饭厅内，看见孩子们，特别是大女儿丽莎，她已经了解人情世故了，两眼瞪着我，用着疑惑、忧虑、责备的目光。我和孩子们品着茶，默不作声，自始至终，她都没有回家来。夜幕已经降临了，她仍然没有返回。在我内心，有两种念头在交相辉映：我一边是对她仇恨，因为她用抛弃家庭的方法，来对我和我的孩子们进行着打击和磨难，况且，她还是要回到家这个最终的目的地；我一边又担心着她，真的有点害怕她离家出走后就不再回来了，还有可能去自杀。把她接回家倒是我乐意去做的，可是要找她又能去哪些地方

① 法文，意思是“夫人”。

呢？去她姐姐家里找，可是为了打听她的下落而去她姐姐家，脸上挺挂不住的。不去管她，打击和磨难别人既然是她想做的，那么就把这种打击和磨难反过来运用到她自己身上吧，我去找她可能正中她下怀。如果我把她找了回来，下一次，她就更不会把我放在眼里了。然而，如果她姐姐家里没有她？如果她想要自杀，或者已经自杀身亡了呢？钟表一刻不停地走了过去，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没有到卧房里去，太没面子了，如果一个人睡在卧房里；在书房里，我也睡不着，我想要找点能分散精神的什么事，像写一封信，读读报纸，但是，做什么都不能沉入其中。我独自一人在书房里坐着，一边生气一边烦恼，还要把耳朵竖起来，听她是不是回家了。三点、四点钟，她仍然没有回家；在太阳即将升起以前，我昏昏入睡了，直到我从梦中醒来，她还是没有返回家中。

“像平常一样，家里的事依然运转着，但是，对此事疑惑不解，是全家大大小小的人的感受，他们都把目光盯向我，带着指责和问询，好像我在这件事里绝对是错误的。然而，在我的内心，两个不同的念头仍旧在交锋着：由于她对我的打击和磨难，使我仇恨着她；同时，又担心着她的人身安全。

“快到十一点时，她姐姐作为说客的人来了。嘴上说的仍旧是老一套的话：‘她非常生气，你们之间到底因为什么呀！’‘根本没有因为一点儿事！’我说任何人都无法忍受得了她的脾气，我呢，此事上绝对是正确的。

“‘你们不能一直这样生活呀？’她姐姐说道。

“‘怪只能怪她，我是被动受气者？’我说道，‘第一步，我是不会走的。她想要离婚，可以离婚。’

“就这样，大姨子没能如愿以偿地回去了。在我和她说话的时候，底气十足地表明，我坚决不跨第一步，但是，她一离开后，我从房间里走出来，看见十分可怜的、惊慌失措的孩子们，我改变了刚才的念头，倒甘愿先跨第一步了，我有了愿意跨出第一步的念头，可是如何跨出第一步我就不晓得了。于是，我又一边来

回走着，一边吸着烟，在吃早饭的时候，我喝了伏特加，又喝了葡萄酒，喝得我醉意朦胧，在我的意识里，这才是我所希望的，以免自己那可怜和可悲的处境会被自己觉察到。

“她在三点来钟的时候回家了，和我见面时默不作声，她已经不再生气了，我这样认为着，于是，就解释我生气发火都是由于她一刻不停地絮叨，她脸色发青，痛苦万分地告诉我说，她回来的目的不是与我讲和，只是想带走孩子，我们已经没有再过下去的可能了。我也一刻不停地说着，我没有责任，生气发火都是她造成的。她把脸沉了下来，朝我十分高傲地瞧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不要再唠叨了，你会对这件事后悔的。’

“我接着说道，‘不要再装腔作势了，我会无法忍受下去的。’我这话刚说完，她就哇哇地怒吼了起来，我也没听清吼了些什么，接着，她跑到自己的卧房内，咔嚓，传来一声钥匙的声响，她反锁上门自己关在屋内，我走过去敲了敲门，没听到里面的人应声。我离开了她的卧房门，悻悻不已。大约半小时以后，丽莎跑过来，眼里含着泪找到了我。

“‘你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屋里妈妈不再作声了，我们再也听不到一点儿动静了。’

“我立刻跑了过去，和丽莎同行。为了撞开门，我使出了全身力气，由于门上的插销已有些松动，我们把两扇门一下子撞开了。我快步来到床边。躺在床上的她，身上仍穿着裙子，脚上蹬着高统靴，躺姿令人看了就不舒服，她已经昏厥了。一只空了的瓶子放在床头柜上，它原来装着鸦片。她被我们抢救了过来后，又痛不欲声地哭了一场，就这样，两个人又重归于好了。然而，事实上不但没有重新合好，而是又在旧的鸿沟上添了一道新的鸿沟。由于这次争吵所引起的惨痛教训，俩人都互相将之归咎于对方。可是有了这样一场争吵后，就必须有个结局，于是我们又过着与原来丝毫不差的生活，然而仍然不断地发生像这种情况的

吵闹，有时是比这还厉害的吵闹，争吵的时间间隔很有规律地重复地进行着。有时是一个星期，有时是一个月，有时是每天，有一次，我们的争吵竟然延续了整整四十八小时，我做出了抛弃家庭到国外去的决定，甚至还取得了出国护照，可是在后来，我们之间的疙瘩被勉强解开了，和好协议也被勉强促合成了，我就没有出国，留在了家里。”

二十一

“我们夫妻就生活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中的时候，这个人出现了。他姓特鲁哈切夫斯基。他刚返回莫斯科，就直接来拜访我了。在早晨的时候，他来到我家，我没有拒绝见他。过去有一段时间，我和他熟得不讲礼节，这次，他又想和我玩当年的游戏，可是，我的反应却是冷若冰霜的，他马上一扫刚见面时的轻狂语气。第一眼看见他，我就十分厌恶。然而想想也挺莫名其妙的，我可能被冥冥世界中一股奇怪的力量指使着，没有对他下逐客令，没有轰他出门，却促使我接近于他。我当时完全能够支吾他几句，不向我的妻子介绍他，让他离开我的家结束此事。但是，我未曾做那种事，反而和他奇怪地对他的演奏情况大加谈论，还说，我听别人讲他已不再拉小提琴了。他回忆说，情况与此相反，如今的他练起琴来与以往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回忆起当初我也在一段时间里爱好过乐器，我说，我很长时间不摸了，可是，我妻子弹钢琴弹得很有水平。

“说起来过于巧合了，自从第一天我和他见面聊天起，从第一个小时起，我和他似乎就定位于那件事已经发生过状态下的关系。这是一种紧张的关系：我反复掂量着他所说的和我自己所讲的每一个词，每一句话，感觉词里有意，话里有话。

“我向妻子介绍了他。他们俩马上就音乐展开了讨论，他还

一再表明给她伴奏是他的荣幸。发生那件事以前的那段岁月，我的妻子格外妖艳妩媚，显示出一种让人心荡神移的靓丽。显而易见，她一见钟情于他。况且，他愿为我妻子伴奏的话被她听到了，以至于她高兴得神采飞扬。她对小提琴伴奏很有兴趣，为了伴奏还特意从剧院雇了个小提琴手，可是，她斜着眼睛向我瞟了一眼，立刻对我内心的想法有所了解了，马上屏住笑意，和我开始做起一种互相欺瞒的把戏。我微笑着，一刻也不曾停止，好像是十分高兴，然而他呢，盯着我妻子的样子好像所有的色鬼瞅见漂亮的女郎神色一样，可是又装得一本正经，好像仅注意着谈论的话题——仅对音乐有着兴趣，这样更能表明他已经完全对音乐不感冒了。我妻子尽量地表现出若无其事的神情，可是我争风吃醋时的那种虚伪的笑再加上他色迷迷的眼光，是她所了解的，很明显，这些都让她兴奋不已。也可能是因为我的争风吃醋，我就能够看出来，他们俩的眼神一经碰撞，就会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眼波流露出来，好像马上触了电，连表情、眼神、微笑都一模一样了。她脸上飘起了红晕。他也同样脸红了起来，她笑眯眯地，他也同样笑眯眯地。在我们辩论了一些音乐、巴黎和各种各样鸡毛蒜皮的事以后，他站起身子向我们告辞了，在微微摇动的大腿边，他把帽子贴在那里，微笑着看了一会儿她，又看了一会儿我，好像知道我们有什么话要讲似的。我对那时的情景为什么到今天回想起来还如身临其境，在于那一时刻，假如由于我没有发出邀请，那么就不会发生后来那件事了。可是当时的我向他瞟了一眼，又斜一眼她，在内心，我对她说道：'因为你而让我吃醋，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又对他在内心说道：'你不要有我惧怕你的想法。'就这样，我不加思索地发出让他今天晚上把小提琴带来为我妻子伴奏的邀请。她瞟了我一眼，面露着万分吃惊的表情，脸上好像是受了惊吓而涨得红通通的，连忙以她钢琴弹得不是太好为理由拒绝了。她的拒绝好像是火上浇了油，我一再对他必须赴约坚持着。在他迈着他常有的和小鸟一样的步伐，跳着向外跑

了出去的时候，他的后脑勺，他的两边分向的黑发，还有他的在黑发陪衬下越发显得白皙的脖颈被我盯着看的时候，那种奇怪的感觉在我心头涌现，直到今天，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来，我不得不在内心承认，我的痛苦都是因为这个人的出现而引起的，我也暗自想到：‘我决定着这一切，可以让他永远不再登门拜访。’可是，如果我真的像这样去做了，难道不是我承认对他的恐惧与戒备了吗。不，对他，我才无所谓什么怕的感觉！我自言自语着，如果我害怕他了，那么我的身份就会由此越发低下了。我们走到前厅的时候，我知道我说的什么话我的妻子都会听到，于是，要他不管怎样今天晚上也要把小提琴带来赴约，并一再坚持着。我的请求被他答应了，然后他离开了我们家。

“在夜色很浓的时候，他来到我们家，随身带来了小提琴，他俩合奏了起来。花费了不少时间俩人节拍点合不上，由于他们所需要的乐谱，我们没有，然而我们现在有的，我的妻子没有经过训练就不能弹。音乐是我这个人十分喜爱的，我支持他俩的合奏，为了他们，我摆好了乐谱架并替他翻动乐谱。几首曲子、几支歌曲和莫扎特的奏鸣曲被他们合作演奏了出来。他有很高的演奏技术，音调优美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另外，清新、雅致的演奏格调，恰好与他的人品成为对比。

“他的演奏技术不用说要高出我妻子很多，他帮助她弥补不足之处，还不时礼仪周到地奉承着她。他的举止十分合乎礼仪并不失大方。好像我的妻子已经在音乐中畅游了，行动举止中不失自然与端庄。可是我呢，即使表现出一种沉醉其中的状态，然而整整一个晚上，妒忌对我内心的折腾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他和我妻子相见时，眼神第一次交汇的那一个时刻起，这对男女心存的邪念就被我发觉了，社会地位和身份的差别已经被他们抛到了脑后。他问道：‘可以吗？’她回答说：‘哦，当然可以，我十分愿意。’我瞧得出来，在莫斯科，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会和我的妻子，这样一个撩人的尤物相见，这让他欢天喜地的，因

为他对她一定会允许而十分的自信。做丈夫的会不会来破坏他俩的好事，这才是问题的所在。假如我是个铁石心肠的汉子，不会寻花问柳，他的内心的诡计就不会被我看穿了，可是我和众多的男人一样，未婚时出入烟花柳巷，是徘徊在情场中的老手。因此在他内心有什么想法，会被我一眼看透的。尤其让我感到痛楚的是，除了对我无法释怀的仇恨，或者生理上的性欲需要之外，我的妻子和我已经没有情感可言了，这是我深为确信的。可是高雅的气质、时髦的服装成为这个人的资本，其中最主要的是非凡的音乐天才是他不容怀疑的坚强后盾。以音乐作为资本，通过把小提琴的魔力特别施加给了天生浪漫并多愁善感的女人，又由于是合作演奏，有机会和她接近，他不仅能讨得她的满心欢喜，而且不用怀疑，她一定会被他征服、压倒、揉搓、摆置、为所欲为地玩耍的。这一点我不可能不先预知到，所以内心的痛苦犹如火煎一般，但是，痛苦我已经顾不到了，或许就是因为痛苦，我受着冥冥世界中的一种力量的强迫，对他不得已的十分客气地招待着，更有甚的是还装出十分亲热，我采用这样的方式是为了自欺欺人呢，还是为了向我的妻子或者向他摆明对他我是心无惧怕的，我也不清楚；从我和他来往的第一次起，对他诚心诚意地接待我已是无法办到。这一点我是十分清楚的。马上把他杀死这个念头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着，我可能是为了压制下去这种念头，对他的招待才会分外热情。在进晚餐的时候，我给他上了名贵的酒，请他喝，还对他的演技高明进行着奉承，和他说话时带着满脸笑容，又对他作出邀请，请他下星期天来共进午餐，和我的妻子合作演奏些曲子。我说，对他们的合作演奏曲目，我准备请几个熟悉的、对音乐爱好的朋友来欣赏。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第二次拜访。”

波兹尔德内夫的情绪异常波动，他把身子挪了一下，那种奇怪的声音又从喉咙里传了出来。

“真是莫名其妙，我对这个人的出现受的影响竟会这么大。”

他接着说道，很明显，他努力让自己的情绪处于平静。“在他来访以后的第二日，第三天的可能性更大些，从博览会出来，我回到了家，一跨进前厅，心中突然感觉到一种东西，十分沉重，像一块大石头那样沉甸甸地压着我的心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搞不清楚。在穿过前厅的时候，我的眼帘之中可能映入了一件什么东西，提醒了我他的存在。一直等我进了书房，究竟怎么一回事才被我回味过来，我又转回到前厅，想瞧个仔细。他的一件大衣果然挂在那里，您知道吗，那大衣是很时髦、很新颖的款式（只要是他身上的东西，我即使对之说不出什么名目来，可也都曾认认真真地察看过的）。我向仆人问了一声，果不出所料，他在我家里。我并不向会客室走，反而从孩子们的教室穿过走向大厅那个方向。丽莎，我的女儿，正坐在教室学习，我的小女儿正由保姆领着，在桌子上玩着什么盖子。大厅的门没有一点缝隙地关着，从门里边传出来的匀调的 arpeggio[①]飘入我的耳中，此外夹杂着他们谈话的声音。我把耳朵支了起来听，他俩谈论的什么还是听不清楚。显然，那钢琴声是用来掩盖他俩的谈话，这是他俩故意这么做的，或许遮掩的是接吻的声音。我的上帝呀！我当时的心里好像打翻了调味罐，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只要当时我那种怒不可遏的心情回复心中，到现在我还心有余悸，我的心突地皱缩了，不再跳动，接着又嘭嘭作声，好像用铁锤砸东西一样。与往日一样，在狂怒中的空余时刻，我不由自主地可怜着自己。我想：‘难道能在孩子面前、在保姆面前！’我当时一定表现出一副令人害怕的面容，因为当丽莎瞧见我的时候，她的眼睛就惊惧地瞪大了，我也自己问着自己：‘该如何处理呢？冲进去？不，我不能冲进去，我会做出什么事来只有上帝知道。’可是，我也不能不管不问，转身走掉。因为我的那副表情已经落入保姆的眼中了，表明

① 意大利文，原来意义是“如同在竖琴上弹奏”，通译为“琶音”，专门指和弦时各个音阶不是同时奏出，而是依次奏出来。

我的处境她十分清楚了。‘不，我不应该呆在外面，应进去看看！’我自言自语着，便突然推开了门。他在钢琴前面端坐着，弹奏arpeggio，他那双粗大的白皙的手指向上翘起弹奏着。在钢琴角上，她立着并把身子俯向摊开着的乐谱上。我进来时被她先一眼瞅到了，或者是先听到我进来的声音，便斜了我一眼。我把她吓了一跳，可是她又装着不害怕的样子，或许是真不害怕，她反正浑身未曾打颤，甚至未曾动一下，脸上只是起了红晕，然而，也是在这以后脸才泛红的。

“‘我十分高兴你的到来；我们星期天演奏什么，正决定不下来呢。’她的口气十分亲热，如果是我和她单独相处，她肯定不会和我用这种亲热的口吻交谈的，这一点，再加上她称呼他们两个是‘我们’，把我激得怒火中烧。我只是向他俩问候了一声，就再也不出声了。

“他同我握了握手，笑容马上在脸颊上堆了起来，我感觉他的笑容是对我的嘲讽。他对我解释道，他把乐谱送来了，想让我的妻子多练习一下星期天的演奏，然而，演奏什么曲目却始终决定不下来，因为他们的意见还没有取得一致：古典作品的演奏难度非常高，比如是选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呢，还是选音乐小品？这一切都是合乎情理的，无懈可击的，自自然然的，但是我意识深处还是把这些话看成是谎话，认为是他俩早就串通好用来哄骗我的。

“对那些醋坛子的人而言（争风吃醋正是在我们上层社会的社交活动中产生的），比最大的痛苦更甚的是，男女亲密而危险的相处正是由上层社会所提供的方便。假如在舞会上禁止男女接触，在看病时禁止医生和他的女病人触摸，在从事艺术、绘画、特别是音乐活动时禁止男女交往，一定会被众人加以指责的。最高尚的艺术——音乐，由一男一女在一起合作工作着，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接触，但它又是正大光明、名正言顺地接触，看不顺眼的只会是那些愚笨的、争风吃醋的丈夫。可是大家心中都清

楚，在我们上层社会中，这类社交活动恰好是大多数通奸的温床，特别是由音乐活动造成的。显而易见，我惊慌失措的形象，让他俩的处境十分尴尬。好长时间，我都没有一句话说出来。我仿佛是一个瓶子，颠倒过来立在桌子上，由于瓶子里装有太满的水，水却一点也淌不出来了。我好想放声诅咒他、驱逐他出去，然而，我被我的直觉提醒着，对他我得亲亲热热地、万分客气地招待着。我也是这样行事的。我仿佛对他俩非常赞赏，我又被那种奇怪的感情强迫着，对待他尤其亲热，况且因为他的在场而使我的痛苦加深，我就越发亲热地招待着他。我这样和他说，他的艺术品性让我十分信服。同时劝我的妻子也要信服。他又停留了片刻，待到那种不愉快的气氛由于我脸色发青地冲进大厅而造成的尴尬飘走后，他才假装已经讲定了明天的演奏曲目，告辞离开了我家。演奏什么作品的事和他俩新做的那件事相比较，根本是不屑一提的，这是我彻头彻尾坚信的一点。

“我客客气气地陪着他送他到前厅，（对这样一个将他人全家的安宁专门有意地加以破坏，将别人全家的幸福故意摧毁的人，为什么不把他送走呢！）我十分亲热地和他那软绵绵的白皙的手握了一下。”

二十二

“我那天从早到晚没再和她说过一句话，我忍受不了与她交谈。我一靠近她，就怒火中烧，这连我自己也深为惧怕这种感觉。在进午餐的时候，当着孩子们的面，她向我询问起程的日子。因为下个星期，我要出席县里的贵族会议。我告诉了她我的出发时间，她问我在路上需不需要拿些什么东西。我没有对她的问话做出回答，只是一声不吭地吃完了饭，又一声不吭地出了餐厅，向书房走去。近来这一段日子里，尤其是中午的时候，我的书房她

从来不曾进来过的。我一边生着闷气,一边躺在书房的沙发上,突然,一阵熟悉的脚步声传入我的耳中。一个令人害怕的念头马上闪过了我的脑海,她是不是像乌利亚① 的妻子一样,对她所犯下的罪行想加以掩饰,因此,才来找我,在此时本不该过来找男人的时候。我凝神倾听着她的脚步声渐渐走近,想道:'她果然真的来我这里了?'假如是真的话,表明她并未被我冤枉了。这样想着,我不禁又怒气冲冲,凶神恶煞般了。脚步声渐渐地走近了,更近了。她是不是去大厅,只是路过此地?不是的,咯吱一声,书房的门被推开了,她那苗条美丽的身影出现在房门口。在她脸上和眼里,那种讨好的神色羞怯怯地流露出来,她越想加以遮掩,然而一眼就被我看穿了,而且这种眼神所表示的意思也为我所知晓了。停了好大一段时间,我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几乎就把我窒息死了。我眼睛眨也不眨地看着她,同时抓过烟盒拿了根烟,恶狠狠地吸了起来。

"'看你,人家过来坐会儿陪陪你,你反而吸起烟来。'她一边说着,一边紧挨着我坐在了沙发上,身子依偎在我的身上。

"我移动了一下身子,不想和她接触。

"'我可以觉察出来,你对我星期天的演奏,心里是不是不太痛快!'她说道。

"'我这不是挺痛快挺高兴的吗!'我说道。

"'不要欺瞒我了,我怎么能够无所觉察呢!'

"'哦,你竟然瞧出来了,那么你值得我表示庆贺。然而我什么也未瞧出来,只觉得你举止轻浮,如同个淫妇……'

"'假如你说的是像马车夫骂街一样的话,那么我就离开了。'

"'随便,话说回来了,你不应该忘掉的是,如果你对家庭的

---

① 据《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记载:乌利亚是古犹太王大卫手下的军士,他妻子拔士巴与大卫王通奸受孕,大卫王设计谋杀了乌利亚,将他的妻子占为己有。

名誉不顾惜的话，我对你也不会在乎的（去见你的大头鬼吧），对家庭的名誉，我可是十分看重的。’

“‘究竟什么意思，你说的这些话？’

“‘离开这里，看在上帝的面子上，离开吧！’

“我不知道对我所说的，她究竟是真不理解还是假不理解，她反正十分委屈，气冲冲地站了起来，不过没有离开，却在房间的中央站住了。

“‘你真的让人无法忍受，’她说道，‘你的这种秉性，任谁心胸再广大，也不会容忍你的。’她仍然与平常一样，我哪里有深深的伤痕，她就会向那里捅去，因此我和妹妹的那件事又被她扯了出来，（有一回，我暴跳如雷，对我妹妹说了许多没水平的话，骂了许多粗野的话；这事一直让我内心疚痛苦万分，我妻子知道我的心情后，因此就特意戳我的痛处）。她说道：‘自从发生了那件事以后，对于你所干出任何事，我都会见怪不怪了。’

“我内心暗暗思忖：‘我容忍被她侮辱，糟践，对我名誉的破坏还不算，她还将所有的一切归罪于是为我自己的过错所造成的。’忽然间，我对她的恨达到了想吃她的肉喝她的血的地步，在过去，我对她的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强烈。

“在这一生中，我第一次想对她拳打脚踢，用来把心头上的仇恨消释掉。我从沙发上跳了起来，纵身扑向她。就在我一跃而起的那一刻，我记得在我的意识里，已经感觉到了不可遏制的怒火，这样做有没有错，我自己问着自己，立刻我又自我回答着，没有什么不好的，这样最起码她的气焰可以被压一压，就这样，我不但没有压抑住怒火，反倒让怒火顺其自然地燃烧起来，并且为了这而得意万分。

“‘滚出去，不然我要杀了你！’我愤怒地狂吼着向她那儿冲过去，她的胳膊被我一把抓住了。当时我的那副尊容想来一定是令人骇怕的，因为她被吓得两腿颤抖，怎么也迈不开步伐了，只会说着：

“‘瓦夏[①] 您怎么啦？为了什么事啊？’

“我把声音提高了八度，怒吼道：‘滚！我被你气成了这个样子。我什么也不管啦！’

“我尽情宣泄着满腹怒火之后，感觉全身上下都非常爽快，还有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我想要做出来，欲以此来证明我的愤怒达到了何等的地步。我压抑不住地想揍她，活活揍死她，可是，我明白这样做是不可能的，为了汇聚于心头的仇恨多少能有点发泄，我把写字台上的吸墨水器抓了过来，嘴里怒吼着：‘滚！’吸墨水器被我一下子死命地扔向她，在她的脚边砸落，并且砸得十分准确。她抬腿就跑，可是又停在了房门口，就在这一瞬间，趁她还能看见（我是有意让她看到的），我把写字台上的东西都抓了过来，蜡烛台、吸墨水器，全都砸到地板上，手里一边砸着，嘴里一边狂吼着：

“‘滚！快滚出去！我什么也不顾及啦！’

“她离开以后，马上我就停下来不再摔东西了。

“过了一个小时，保姆跑过来对我说，我妻子得了神经病了。我跑过去看到：她不是大哭，就是狂笑，全身还抽搐成一团，说不出一句话来。她果真犯病了，这回不是装病的。

“在天朦朦亮以前，她终于归于安静了，在我们所谓是爱情的那种感情撮合下，我们俩又合好如初了。

“在合好之后的早晨，我对她进行了彻底交待，我是在和特鲁哈切夫斯基争风吃醋，她闻言不但不尴尬，反而吃吃地笑着，十分坦然。她说道，如果她对那样的人着迷，那才是邪门呢。

“‘就一个正经的女人方面而言，除了能带给她音乐方面的乐趣之外，那样的人身上真的还有什么能让人向往的地方吗？从今往后，我可以不再与他相见，假如这是你所希望我做的话。在这个星期天里，我也可以拒绝见他，即使我们已经邀请了所有的

---

① 瓦夏：此处的瓦夏是波兹尔德内夫名字的昵称。

人，你写信告诉他，说我身患重病，就解决了一切难题。有人会这么想（第一是他本人），他对我们的家庭造成了威胁，这是令人厌恶的。因为我拥有十分强大的自尊心，若别人这么看待我，我会无法忍受的。’

“她真的没有说谎话，她对自己说的是真话有十足的把握，凭借这些话，她希望从内心激起对他的轻视，凭借这些话，她戒备自己落进他的控制之中。可是，这都未能奏效，所有的一切恰恰与她的念头相悖，特别是音乐那找死的东西，这事就如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所有的客人都在星期天光临我家，他们俩又照常合作演奏了。”

二 十 三

“我认为，不用我讲你也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极度的要面子，贪慕虚荣；如若把这种爱面子的事抛到一边去，我们要这样平庸无聊地过下去，可能根本无法忍下去，哪怕仅仅是一天的时间。在星期天那天，我因此兴趣十足地准备着晚上的宴会和晚间的音乐会。甚至我到街上去，亲自选购宴会所需的物品。并亲自上门对客人发出了邀请。

“不到六点钟的时候，宴请的客人都到达了，他也赶到了，一身燕尾服穿在他的身上，钻石袖扣被他没有品味地饰在上面。他的行为举动处处透着浅浮，别人不论对他说些什么，他迫不及待在脸上展现出那种表示赞同和首肯的笑意，带着一种低三下四的味道，好像他所盼望的，和你所说的所做的一切不谋而合。在那天，他这种处世方法的轻薄粗俗被我发觉了，我从内心感到高兴，觉得自己可以把心放到肚里了。从我妻子这方面说，这个人太萎缩了，一点儿也不高贵，正像我妻子所说的那样，她怎么可能为这个人而作贱了自己。那天，我对自己不要再争风吃醋作以

鼓励。第一，由于这种争风吃醋的苦已经让我体味足够深刻了，需要停下来以作休养；第二对我妻子的表白我内心已十分愿意相信的，况且的的确确，我也对之相信了。我即使劝着自己不再争风吃醋，然而在晚上的宴会上，在音乐演奏会开始以前，他们俩还是不能让我放心。他们的眼神和他们的举手投足都被我留心关注着。

“晚宴就是气氛沉闷、单调无味、虚心假意的晚宴，于是时间未到很晚就开始了音乐演奏。喔，好像我仍正在经历那天晚上的宴会一样，他如何把提琴取出来，如何把琴匣打开，如何把一位夫人给他绣了花的琴套取下来，如何给小提琴调音，这一切我都记在心上；我还回想起我的妻子坐在那儿勉强压制着慌乱，她这种尽力掩盖的内心胆怯被我一眼就瞧出来了，主要是对自己演奏技术的差劲而担忧着，我仍然印象颇深地记得坐在钢琴前面的她如何强作老练，先试弹了个 A 音。可是他呢，则正用手指在琴弦上拨弄着，定着音调。然后，我忘不了他俩互相看了一眼，又向正在坐下的听众扫视了一遍，互相交流了句什么话，于是合作演奏就开始了。在钢琴上，她奏响了第一段和弦，他脸上则带着肃穆、庄严的神情，那神色又颇令人喜爱，他凝神听着琴声，然后小心谨慎地在琴弦上弹拨着，和着钢琴的旋律。演奏就揭开了帷幕……”

波兹尔德内夫把话头停了下来。那种奇怪的声音接连数次从他的喉咙里传了出来。他正打算把话接下去说，可是又把鼻子抽了几下，止住了话题。

“贝多芬的《克莱采奏鸣曲》[①] 是他俩合奏的第一支曲目。您记得那里面的第一段急板吗？记得吗？”他吃惊地大叫起来，“哦！……这真是首感人肺腑、动人魂魄的奏鸣曲，特别是那段急板。

① 《克莱采奏鸣曲》：又名《第九小提琴奏鸣曲》，贝多芬创作于一八〇三年。这首曲子因献给法国小提琴家克莱采（1766—1831）而由此命名，托尔斯泰对此曲颇为赞赏。

简言之，只有音乐才具有这种感人肺腑，动人魂魄的力量。如何动人魂魄？我也不十分清楚。什么是音乐？它的影响力又是什么？并且它怎样才能达到它的预定效果？听别人说，音乐能净化人的心灵，让其高尚，这真是胡言乱语！确实，音乐是有一定感染力的，特别对我这种人影响力更大，可是，我的心灵绝不会因为这而纯净起来。音乐不仅不能净化心灵而使之高尚，而且又不能够让心灵卑劣，它只能唤起一种让人心灵激荡的作用。我该如何向您解释明白呢？音乐让我把自我抛到脑后，从我所处的真实的环境置身出来，我被它领到了一种与现实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世界。我在音乐的感染下，认识了一些我以前从未曾认识过的东西，理解了我以前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实现了我以前所不能实现的事。对于音乐的感染力，我有着如此的理解：音乐像打哈欠和笑一样；我没有要瞌睡的念头，然而别人打哈欠一旦映入我的眼帘，我也就打起哈欠有了睡意；我没有想笑的意念，然而别人的笑被我看到了，我也就不由自主地现出笑容。

“在音乐引导下，我马上融入了作曲家在谱写这首曲子时的那种情感世界。我的心灵立刻与他的意境交汇，成为他的一分子，紧紧地被他一步一步地从一种情感世界带到了另一种情感世界，然而这样的效果如何会出现呢，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可是就对作曲家贝多芬，这个谱写了《克莱采奏鸣曲》的人来说，他能够理解他如何面临的那样一种情感世界，那样一种情感世界又是怎样驱使他创作出这首曲子的。所以对他来说，那种情感世界意义非凡，可对我就无所谓意义可言了。正是由于此点，音乐具备着激励人的感情的力量，可是不能具有使人的感情有所终结的作用。举个例子吧，强劲的进行曲一经演奏出来，士兵们就会大踏步地压着进行曲的节奏而前进，这就体现了音乐的力量。舞曲一经演奏出来，我就会随着舞曲跳起舞来，这同样是音乐带来的影响力。弥撒曲一经唱出，我就会去领圣餐，这也是音乐显现的影响力，就此点而言，音乐仅仅起着唤起人的感情，至于把感

情煽动起来后，应该接下去如何做，它就不辞而别了。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的存在，有时候音乐显示出令人害怕的、令人心颤的力量。音乐在中国是由国家统一管理的。这很有说法。果真能听任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也可能是对一群人实行催眠战术，然后容忍其调遣他们吗？特别是实行催眠战术的人若是思想败坏、品德腐败就更不允许了。

"不然音乐的这种令人心惊胆战的力量就要被俗人所控制加以利用。拿《克莱采奏鸣曲》作为例子，就说其中的第一段急板吧，在客厅里，怎么能够把一群花枝招展、衣着不庄重大方的太太作为听众来演奏这段急板呢？在欣赏这种曲子的时候，一边吃着冰淇淋拍着手，一边又窃窃私语起近日的一些风言风语，这还成何体统？只有在庄重严肃的重要氛围下，这种乐曲才能够演奏的。只有在与这首乐曲相配需要采取之际，才可以演奏。乐曲的主旨要由一致的演奏与行动衬托。假设演奏的时间不合适，场合不合适，只能激励起没有一丝用处的感情波澜，这难道能不出意外。起码讲，我深受这首奏鸣曲的影响是深刻的，把我感觉全新的感情和全新的希望展现在我眼前。这种感情和希望很新。这是以前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好像我的心灵这样自语着：哦，事情竟会是这副面貌，以前我所有的看法，所有的经历原来都是错误的。那种新的感情到底如何描绘，我虽有所体验但对它是什么却无从言说，可是我很愉快心中产生了这种新的感情。尽管眼前仍然是以前的那一群人，仍然是以前的那一张张脸，甚至我妻子和那个人也不例外，然而现在的他们与往日相比，我感觉到他们已经有了天壤之别。

"演奏完了这段急板，虽然他俩紧接着献上了悦人耳目的可是没有新意的陈旧的 andante① 和庸俗的变奏曲，还有显得败沃

① 意大利文，此处作"行板"解。

的最后的乐。在这之后,客人们的要求被他俩应允了,恩斯特[①]的《哀歌》和几支小曲目又被作为附加曲目演奏了一遍。这几支乐曲的旋律异常动听,可是还赶不上第一支奏鸣曲带给我震撼的百分之一。因为乐音绕梁久不去的第一支奏鸣曲,才使我对这几支乐曲留有了浅浅的印象。那个晚上,我自始至终一直保持着舒畅的心情。在那个晚上我妻子也焕发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精神。在演奏的时候,我妻子的两只眼睛熠熠闪光,神态肃容而又大方,但在他们终止演奏之际,她微微笑了一下,让人感觉到她那柔媚、迷人与快乐的情感。我把这一切都尽收眼底,但是有什么红杏出墙之嫌疑是我所不承认的。我感觉我俩的心情是相同的,在她心里,同时也是在我心里,音乐所召唤出的感情,是我们从未曾体会过的崭新的感情,所有的一切仿佛在梦中。晚会成功地闭幕后,心情舒畅的宾客们起身离席。

“过二天我将前去县里开会,这事被特鲁哈切夫斯基知晓后,他与我话别之际,说道,他下次再光临莫斯科时,盼望像今宵般欢乐的时光能再次重逢。我从他的话音可以作出这种推断,在我出差会审的这段时间,我家不会再有他使人受宠若惊的光临,对此我万分兴奋。照这么来说,当我出完差返回家里的时候,他已经不在莫斯科了,我就不用再和他相遇了。

“头一次,我诚心诚意地、兴高采烈地握着他的手,对他带给我们如此的艺术享受而表示着谢意。他也和我的妻子道了别。他俩的告别,在我感觉上是自自然然的,符合礼仪的,所有的事都让人心满意足。对于这次晚会,我和我的妻子都深表如意。”

---

① 海因里希·恩斯特(1814—1865):德国提琴家,作曲家。

二 十 四

“过了两天的时间，我启程到县里出差，那儿将举行一场贵族会议。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我和妻子道了别，心情坦然地离开了。到了县里，事情一如既往，多得让人腾不出手来。与莫斯科的生活相比，这里的生活完全不同，呈现出别样的世界。接连过了两天，每天在机关里，我都是忙忙碌碌的，连续工作十个小时。到了第三日，我的一封家书被别人送到了机关，那是我妻子写的，马上我把它拆开看了起来。在信中，她不仅谈了孩子、叔叔，还提到了保姆，说她把一些什么东西购办好了，此外，如同随口提及一件普通的小事那样轻描淡写地说了说特鲁哈切夫斯基曾经到我家里拜访过，送去了答允给她的乐谱，他希望能够和她再次合作，可是她却婉拒了。他是否许诺过要送什么乐谱来我已毫无印象了，我仅仅留在脑中的是，那天他十分明确地显出要和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能相见的样子，因此，我对这个消息感到十分不痛快。然而我的工作忙得一塌糊涂，连考虑这件事的闲暇都没有。到了天黑以后，回到住所里，我才又把这封信仔细翻阅了一遍。这封信的语气全都有点造作，即使特鲁哈切夫斯基在我外出工作时又到我家来这件事也是这样。嫉妒，像是一头蜗居在巢内失去理性的野兽，疯狂地嘶鸣着、咆哮着，想从它的巢中挣脱出来。可是这头凶恶的野兽让我深感恐惧，连忙把它的巢穴之门紧紧地闭起来，圈它于巢内。我自言自语地说道：‘所有的感情中更卑劣的就是妒忌了！在她这封信里，字里行间流露的语气应是挺自然的嘛！’

“在床上仰天躺着的我，满脑子都是明天要处理的事情。以前每遇到开会，由于过夜的地方是个新环境，我经常是睡不着。然而，这天夜里，我躺下不久就进入梦乡了。您是不是有过这种

情况，这种情况经常出现，您正在安稳地睡着，呼地一声雷，像被电击了一下，突然醒了过来。我就是被这种情况惊醒的，刚睁开眼睛她就浮现到我眼前，满脑子我们俩的性爱，甚至特鲁哈切夫斯基也冒了出来，我猜想他们俩一定已经木已刻成舟了。我的心被恐惧和气愤撕扯着。然而，我马上作着自我劝慰，自言自语地说道：‘怀疑只是个空中楼阁，不切实际。让我们去怀疑，又有哪些什么样的理由呢，这理由以前不存在过，现在更不会出现。我为何要侮辱她和我自己，难道就凭我任意想像出来的这么骇人的事件吗。他不过是一个花费几个钱就可以雇来拉拉提琴的乐师，而且声名狼藉，难道会忽然和人偷情取乐！而且这人是一个举止高雅的女士，是一个恪守妇道的母亲，是我的妻子，真是荒谬之极了！’我一边如此开导自我，一边又辩解着：‘这种事情为什么不可能发生呢？’为什么不可能发生那件极其简单、极其明摆着的事情呢？为了这件事，我不是才和她结为夫妻的吗；为了这件事，我不是才和她执手度日的吗，如果我所渴求的是她身上的某种东西，顺其自然地别人也会渴望得到的，当然那个乐师也不例外。他还没有结过婚，身体棒得很（我忘不了他嚼着牛排的脆骨那么嘎嘎作响，他把大杯大杯的酒倒入他那有着红润嘴唇的口里），体格壮实，品行败坏，还经常采花盗柳，害人妻女，并且还不知羞耻以此为荣耀。更何况还有音乐在他俩之间牵线搭桥，淫荡的邪欲又是音乐最能够激起来的。他们之间难道还能有什么阻碍吗？丝毫没有。正好相反，天时地利人和，所有的一切都在引诱他行动。那么我的妻子呢？她又会如何呢？对我来说她是个谜团，以前是，现在还是，我却始终解不开这个谜团。只有一点我是知晓的，她是个动物。然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服住，约束住动物的。

“待想到这个时候，我才回忆起那天晚上，回忆起在《克莱采奏鸣曲》演奏结束时，他们脸上的表情。当时应听众之邀，几支情意绵绵的小曲和一首诲淫诲盗的歌剧插曲作为加演曲目正被他

们演奏着，至于那些曲子是谁写的我已毫无印象。他俩脸上的表情一旦浮现在我眼前，我就不由地自己埋怨道：‘我为什么要从家走开呢？显而易见正是那天晚上，他们俩已经情投意合、木刻成舟了。’他们俩在那天晚上不仅心有灵犀无所隔阂了，并且他们俩，一副偷情之后的神态，特别是她，几分羞怯与后悔还在脸上抑制不住地流露出来。这不都是能够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吗？到今天我仍然记得，我走向钢琴那儿，发现她红光满面，一边把脸上的汗水拭去，一边流露出笑容，一副娇兮兮的、惹人爱怜的、幸福的样子。在那时刻他俩互相在对方的视线下躲闪着，这一直延续到进晚餐的时候，他斟了杯汽水递给她，这时，他们才彼此看了一眼对方，若隐若现地笑了笑。我回忆到现在，对眼前浮现的那时他俩暗送秋波的一幕，我的心就止不住地恐慌起来，‘是呀，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一个声音这样告诉我，可是，另外一个不同声音马上驳斥道：‘你纯粹是紧张过度，这种事是不可能出现的。’在黑暗包围下的我在床上躺着，不觉心里有些怕怕的，于是拿一根火柴擦出火来了，然而这间裱着黄色墙纸的小屋映入我的眼帘后，更让我心惊肉跳了。我把一支烟拿出来点上，就好像一个内心有着矛盾冲突的人无从下手处理这些矛盾时一样，接连不断地吸着烟，用来麻痹自己的思想，对内心的矛盾躲得远远的。

“整整一个晚上，我的眼都未曾合拢过，已经早上五点钟了，我感觉再这么胡思乱想下去我会受不了的，应该马上取道回府才对。我立刻从床上爬起来，把派来服侍我的守夜人叫醒，安排他为我准备马匹。我写了封信呈交给贵族会议，解释因为有些意外之事我必须返回莫斯科了，所以，另请一位成员代我处理我的工作。八点钟的时候，我就坐着四轮马车取道回府了。”

二 十 五

我们车厢里的那支蜡烛奄奄一息的即将熄灭了，这时进来了一名乘务员，他就吹灭了它，可并未曾给我们取一支新的换上。太阳快要冲出地平线了。乘务员仍然没有离开车厢，波兹尔德内夫就沉默下来，间或冒出断断续续的长吁短叹声。这之后，乘务员总算离开了车厢，波兹尔德内夫才继续讲述他的故事。车厢内昏黑一片，充斥其内的只是叮叮咚咚车窗震颤的声音和店员有规律的呼噜声。微微泛亮的晨光射入车厢内，但对他我一点儿也看不明白，而他的声音不断地传入我耳中，那种语调渐渐地激昂起来，也越发痛楚了。

“需要坐马车走三十五里的路，再乘火车呆上八小时才能回到莫斯科。在坐马车走回程之路的时候，一路上心旷神怡、非常浪漫，那正是个秋日清爽得天高地阔的时节。路显得很光滑，好像曾涂抹了一层油，车轮在上面印下的车辙非常清楚。道路的平坦、阳光的亮丽、空气的清爽，在秋天，坐四轮马车赶路倒非常令人愉快的。天空将白，把仅有的一点黑暗赶到了天角。坐在四轮马车上的我，好的心情慢慢地回到了我身上，眺望田野、马匹和擦肩而过的车辆，我把我要往哪里去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我有时只感觉自己赶着四轮马车，是在游秋。昨晚的那件事，驱使我连夜返回莫斯科，现在却是一点儿也不存在了。世间的凡人俗事被我抛在脑后，我为这而感到快乐万分。我这是要到哪里去的想法偶然也会回到我的脑子里，我就自我安慰着：‘到了家里，事情就会水落石出，何必现在苦苦猜测它呢。’在赶路的途中，发生了点意外，把我的时间耽误了一会儿，却让我更无暇再去想我的心事。坏了的马车需要维修。马车坏在半路对我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这使我预定五点钟到达莫斯科的想法没能如愿，而是在子

夜十二点到达莫斯科的，下一点钟了才算到家，这均是缘于特别快车我没能赶上，不得不乘坐普通客车回家。赶路还需要临时找辆马车，对坏车的修理、付钱，在客店里边品茶，边与客店老板闲谈，这一切的一切让我更加不能凝神于自己的心事。一直等到天空完全被夜色笼罩时，所有的一切才打点完毕，然后重新登程。在晚上坐马车和白天相比，有情趣多了。挂在天空的月牙，像是人的眉毛，照着四周，阵阵的秋风袭来，夹带着一丝凉意，平坦的道路上，清脆的马蹄声得得不止，马车夫的兴致十分高昂，坐在马车上的我沉浸在秋夜乘车赶路的情趣之中。不论有什么事在前方候着我，我也懒得再去想了，也可能是前方注定要我碰上的什么事被我预料到了。从这以后，我将告别快乐过着痛苦的生活，因此对这种乐趣才不失时机地、忘我地去品味。可是，在马车抵达火车站的时候，我的这种息事宁人的心情和自我控制的能力已经郑重声明到此为止了。在我刚进入火车车厢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心情。对火车上度过的这八个小时来说，是我经历的一个令人惧怕的历程，这八个小时在我一辈子中是不可抹杀的。不晓得是不是由于身处于车厢内，我就有了一种身临我家的感觉，还是由于神经被乘火车旅行之事刺激着。总的来说，刚坐进车厢的我就已经无法约束我的想像力了。让我醋味更浓的是因为想像力一板一眼地给我描绘出的一幅幅画面，而且画面越来越低级，越来越淫秽不堪，描绘的是她如何趁我外出的时候，干出不忠于我的淫秽勾当。这一幅幅被我想像出来的画面在我的凝视之下，激发了我心头的万丈怒火，我的牙齿因恨而咬得咯咯作响，与这相伴的是有了一种捉摸不透的感情迸发了，对自己所忍受的屈辱反而感到愉快。这些画面都是我无论采用什么办法都是没法避开的、没法不映入眼帘的、没法把它挥去的、没法不去想像的。然而尤其特别的是，这想像出来的画面被我越看越相信它们反映的是事实真相。我想像力构画出来的画面好像越惟妙惟肖，就越能证明它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好像有一个幽

灵，它不遵从我的意愿，编撰出的图画都是一幅幅令人恐惧可怕的，并且我也被它们不时地敲着警钟。我和特鲁哈切夫斯基的哥哥很早以前的一次谈话被我回忆了起来，一种奇怪的兴奋传遍了我的全身，我把那次谈话对我的妻子和特鲁哈切夫斯基加以套用，我的心因之而一片一片地破碎了。

“这件事发生在很早以前，可是对这件事我还清晰地记得。在我记忆中有一次我询问特鲁哈切夫斯基的哥哥去不去找妓女，他说何必去逛妓院，那是一种肮脏不堪、卑鄙下流的地方，说不定就会被传染上性病，一个体面的男人应尽可能去泡一个上层社会中的妇女。现在倒好，他弟弟反而泡上了我的妻子。‘说实话，青春年华早已不属于她了，况且牙齿有一边少了一颗，身材也不那么苗条了，’我又站在他的立场上想，‘然而这也是没有什么妨碍的，总不能白白放过已经送到嘴边的肉吧。’我又自言自语地说：‘他把她当做情人，还是降低了需求标准呢，关键在于她没有性病罢了。’我对自己的想法禁不住恐惧万分，只好自我劝导着：‘不，这肯定是不可能的！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一定不会发生的，况且这种事情的发生又毫无根据与理由的，不必对之猜忌。她不是向我坦白过，即使在我脑海中吃醋的念头一闪而过，也是辱没了她吗？是的，不过这是她在说谎话，说谎是这个女人的本性！’我压抑不住地喊出了声，他俩如何狼狈为奸又开始盘旋于我的脑海……当时只有两名旅客坐在那个车厢之内，他们是一对不爱说话的老年夫妻，没过太长时间，他们就在一个车站下了车。我独自一人坐在空荡荡的车厢里，像一头被囚禁的野兽，一会儿从座位上蹦起来，向窗口扑去，一会儿又在车厢内，踉踉跄跄地走着，用着自己的力量想让火车开得更快一些。可是火车的车厢，包括车厢里的座位和玻璃窗户，都是慢慢悠悠地摇晃着，与我们现在乘的这列火车一模一样。……”

话说了半截，波兹尔德内夫突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来回走

了数步，又坐了下来，接着讲述起他的故事：

“哦，我心里满是恐惧。火车、铁路都使我感到可怕，我的恐惧感达到了极点。是的，非常令人恐怖。我自我劝慰着说道：‘想些其他的事情。例如，想想和那位客店老板的交往，以及在他那儿我们一起喝茶聊天。’这样，满把大胡子的客店老板和他的孙子出现在我眼前——他的孙子和我的瓦夏一年出生。我的瓦夏！当那个乐师和他母亲亲吻时被他眼睁睁地看到，在他可怜的幼小的心灵里会留下什么阴影呢？可是，他的母亲已经顾不到这么多了！她已经被情网所困了……这样他俩怎样通奸又回旋在我的脑海。不，不……还是把巡察医院的事情想一下吧。是的，昨天有个病人把一个大夫给告了，那是个蓄着小胡髭的大夫，就像特鲁哈切夫斯基蓄的小胡髭。特鲁哈切夫斯基，这个不知羞耻的家伙……他说他快要从莫斯科离开了，其实他俩互相勾结把我给骗了。这样他们如何通奸又被我想像出来。我无论考虑些别的什么事，最后的落脚点总回到他那儿。一种撕心扯肺的痛楚折磨着我。我心痛的主要根源缘于不明真相，缘于心有猜疑，缘于身陷两难之境，缘于对她我不知是该爱还是该恨。直到今天我仍无法忘记的是，当时的痛苦让我的忍受程度到了极限，于是一个念头浮出我的脑海，这是个让我十分激动十分赞赏的念头：在半路下车，然后卧轨自我了结算了。如此一来，我起码不会为猜忌和迟疑的苦恼所纠缠煎熬了。我无法狠下心来这样做的惟一原因是我同情自己还有因为这而滋生的对她的仇恨。然而，我对他却怀着十分矛盾的心理，一边恨他，一边又觉察到我是个受侮辱者，可他却是赢家，然而对于我的妻子，所剩下的只有深深的憎恨。我告诫自己：‘我绝不能走自我了结这条路，反而把她留下来。最少她也应该尝一尝痛苦是什么滋味，以便让她清楚，我所忍受的痛苦是怎么样的。’火车每停靠一个站台，我就要下火车，来回踱着步，松弛一下自己的心情。在一个车站那儿，我看到一个小卖部里有人喝酒，我马上走过去要了杯伏特加，喝了起来。

一个犹太人立在我身边，他也正在喝着酒。这个人十分能言善变，为了避免仍孑然一身呆在车厢里的情况，我就去了他坐的三等车厢。在那里，空气中缭绕着浓浓的烟雾，满地的葵花子壳，十分肮脏凌乱。我在他旁边坐下，他东一句西一句地说了许多的奇事怪闻。我表面上在听他所说的话，可是却对他说的是些什么毫无所知，因为我的心事仍占满了我的脑海。这一点他可能觉察到了，告诉我在听他讲话时要专注一些，我从座位上站起身子，返回了自己的车厢。我心里自言自语着：'应该认真地考虑一下，我所想像的事是不是的确存在，我忍受这么多的苦痛是不是有所依据的。'我在座位上坐下后，原曾有静下心来思索一番的想法，可是在我的心还没有平静下来的时候，他们俩如何勾结的想法又涌上心头，认真地思考、平平静静地判断被各种各样的幻想和画面所替代了。过去的多次吃醋现象被我回忆起来，于是就劝慰着自己：'这样的痛苦我已经不知经历了多少，然而到最后都是无中生有。这一次想来也不会例外。我到家的时候，她可能正舒舒服服地在梦中畅游；当她醒过来后，对突然回到家中的我，惊喜万分，她的话语、她的眼神，都证明我所想像的那件事从未发生过，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妒嫉心理在作祟。啊，一切都是完美的！'然而，我的心头又飘来另一个声音：'过去即使经常是这种情况，然而这一次没准是个例外。'于是，他俩的狼狈勾当又让我浮想联翩起来。我的内心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而倍受着煎熬。如果想让一个年轻人不贪图女色，不用领着他去观摩性病医院，只要让他走进我的心灵来看看，看我的五脏六腑是如何让那个魔鬼撕得支离破碎的就行了！最令人恐怕的是，对她的肉体，我以为我有着不容怀疑的据为己有的权利，好像她的肉体是我自己的一样了，然而同时我又发觉对她的肉体我又是无法制约的，由于那是她的而不是我的肉体，她支配时依照的是自己的想法，却不是我的想法。因此不论是对他还是对我的妻子，我都是毫无办

法的。他和管家万卡[1] 挺相象的，在被绞死之前，还放声高歌着他如何亲着甜蜜的嘴唇等等的歌曲。他处于上风了。然而我更是对我的妻子不能怎么样。虽然那件事情她还没有做过，可是心中已经有这个念头了，况且我也明白她心中的这个念头，这却是最糟糕的。还不如那件事情她已经做过了的好，这样一来我就能够知晓了，不会像蒙在鼓里一样懵懵懂懂。我到底要求些什么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她一定早就强烈渴望那件事，难道我能要求她别去盼望渴求？这种要求，只有完完全全的疯子才会提出来的！”

二十六

“在离终点站还有一站的时候，进来一名乘务员把票收走了。我把行李打点好，来到车门口的刹车台上。下意识里结局就要摆在我的面前了，所以心情激荡不已。我心底泛出一股彻骨的寒气，下巴颏不住地打着哆嗦，两排牙齿也撞击得格格直响。木呆呆的我随着人流从车站出来，为了回家得早些而雇了一辆马车。在车上我坐着，盲目地盯着路两边稀疏的行人、路灯、打更的更夫和我的马车投在路面上的影子，这些影子时而跑到了前面，时而又拉到了后面。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什么想法也没有。走了大约有半里路程，我感觉到有一股寒气从脚底向上窜遍全身，这时我才回想起来，在火车上我脱掉了羊毛袜，把它放在了手提包里。我的手提包呢？放到马车上了吗？哦，在马车上。我的柳条箱呢？我这才想起了被我忘得干干净净的行李。我把行李票拿了出来，又感觉重返车站就为取件行李太不值得了，于是，就接

[1] 管家万卡：古俄罗斯民谣里的一个人物，他诱奸了主人的妻子，并以此为荣，终判绞刑。

着我的行程。

“现在，不论我如何竭尽全力去回想，也忆不起我在那个时候的心情。在那个时候，我的脑海有些什么想法？有些什么期望？现在没有了一点印象。我仅仅记得是我意识到在我的生活中面临着一件关系到身家性命的大事，这么大的事会发生，到底是由于我的这种念头呢，还是由于我的这种先见之明，我也搞不清楚了。或许是那件事发生以后，在我的记忆角落里，往事都披上了一层阴暗的面纱，因此回想起来都不是十分清楚的。我来到门廊前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一点钟了，有几辆马车停在大门外，可能看到屋子里亮着灯的（我家那套公寓的大厅和会客室都亮着灯），就在那里停下来等着雇佣他们的人。已经是半夜的光景了，我搞不明白我家的窗户里为什么还灯光通明。我明白有悖常理通常意味着大事不好，就三步并成两步地爬上楼，摁响了门铃，那位心地仁厚、勤劳而又非常蠢笨的男仆叶戈尔为我打开了门。前厅的衣帽架子一眼映入我的眼帘，我一下子看出来那挂着的许多大衣中间，有他的一件，依照常理来说，我应该内心震惊万分，然而我却不震惊，好像我期盼的就是这样。我自言自语道：‘看来，我料事真是如神了。’谁在这里，我问叶戈尔，他说是特鲁哈切夫斯基。还有什么人吗？我又问，他说：

“‘没有其他人了。’

“到现在我还记得，好像他在用讨好的口气回答我，让我把疑心还有别的人在我家里的念头给抹掉。‘喔，没有其他人了，’我自己对自己说着。

“‘孩子们怎样啦？’

“‘有着上帝的护佑，身体健康得很，早就入寝休息了。’

“我的呼吸又出多进少，喘个不停了，我想让下巴颏停止哆嗦却无论用什么样的办法也是没用的。这样说来，事情和我所想像的并不相同了：刚开始时认为大的灾难降临到身上，结局呢只会是杞人忧天，一切恢复正常。然而这一次却不再是一切恢复正

常了,原来的一切,本是我所猜测的、所幻想的,本来认为只不过是乱七八糟的猜忌罢了,结果呢,这样的事真的发生了。而且就放在眼前,已经是很明显的了……

“差一点我就忍不住痛哭起来,可是在这一瞬间,那些魔鬼又来警告我:‘可不能哭,可不能太悲伤了,要不然,他们俩就会逃之夭夭,连罪证你都得不到了,只好一辈子陷入猜忌之中。’我的自我怜悯之情一下子化作子虚乌有,取代它的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心情,说出来或许你不能相信,我竟非常兴奋,如此一来我的痛苦就要作个了结了,这样我就能够对她做出处罚,把她抛弃掉,可以一消心头之怒了。心头之怒我是真的要消除掉了,我变成了一头野兽,一头残酷而又狡诈凶恶的野兽。

“叶戈尔要通知在会客室的他们,我立刻把他叫住:‘不用了,你把这件事给我处理一下吧,马上雇一辆马车,到火车站把我的行李取回来。行李票给你,去吧。’

“叶戈尔从走廊走了过去,把大衣拿了出来,我惟恐他们俩被他惊动了,就送他到了他的房门口,并等着他穿上大衣。会客室和叶戈尔的房间只有一间房相隔,从这儿他们谈话的声音和刀叉、盘子的声音就可以传过来。由于他们俩正在进餐,因此刚才的门铃声他们没有听见。‘但愿这会儿他俩不要出来。’我想着。叶戈尔把他那件阿斯特拉罕的羔皮大衣穿戴好后,走向大门口那儿。在他走出大门后,我就咔嚓一声锁上了大门,这下只有我独自一人了,而且应该立刻着手处理了,我禁不住心生恐惧。如何处理呢?我毫无头绪。我仅知道的是就要作个了结了,这所有的一切,她不忠实于我是明摆的事实,我就要对她实施处罚了,维系我们夫妻的纽带就要立刻一刀两断了。

“在几天以前,我还犹豫着,我曾自言自语着:‘或许那种事是压根不存在的,或许只是我胡思乱想的。’如今这已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没有办法挽救了。趁我不在的时候,她和他半夜三更偷偷约会!况且还是冠冕堂皇地。也许她有更加

狠毒的用意：偷偷约会是明摆着的，然而又有意伪装得十分理直气壮，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她的清白之身也借此来证明着。事实就摆在眼前，容不得半点颠覆。他们俩会不会逃掉是我惟一所担心的，以防他们因此又为了玩弄我而想出新的其他的花样，使罪证落不到我的手中，而没有办法把他们处以惩罚。为了把他们俩迅速地逮在当场，穿过会客室这条路我并没选择走，而是选择了从走廊和孩子们的卧室那儿到大厅的那条路，我翘起脚后跟，向他俩所在的大厅缩手缩脚地走了过去。

“在第一间孩子的卧房那儿，睡着香甜的沉入梦乡中的几个男孩子，保姆则在第二间孩子的卧房里睡着，她好像要睡醒了似的，辗转了一下身子，我心内暗想，在她知道这件事以后，保姆会有什么看法呢，想到此，我心中冉冉升起一种自我悲哀之情，接着眼中流出来泪水，我害怕把孩子们惊醒了，就翘起脚后跟，向走廊跑去，来到了书房。我扑倒在沙发上，失声痛哭起来。

“我自言自语道：‘我是个正经的君子，是我双亲的儿子，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是我一辈子都渴望拥有的，作为一个男子汉，我顶天立地，从没有做过对妻子见异思迁的事情……然而最后呢！她，作为五个孩子的母亲，却亲热地与乐师抱在一块儿取乐，就只为了他的那两片红嘴唇！不，她称不上是人！简直是一条母狗，卑贱至极！孩子们的卧房就在旁边，平素里孩子则被她假惺惺地说是她的心肝宝贝、她的性命。况且还记得寄信给我，真是善于伪装她的假心假意！此外，她还会跑向我并搂着我的脖子装着娇憨，真是厚颜无耻！然而，我却好像蒙住了双目，始终对一切糊里糊涂的。或许风流成性，见谁爱谁是她的一贯作风。或许她很早就苟合了一个又一个仆人，把这群孩子生了下来，都归在我一个人头上。如果我将返回时间推迟到明天，她就会在迎接我的时候，把头发装扮成一种时髦的发型，把细细的腰肢扭动成随风飘的杨柳，然后举手投足尽是那种慵懒、困倦而又是十分优雅的风姿（她的脸总是在我眼前浮现，满是幽怨，满是诱惑）。就这样，

我的心中就关进了这头妒忌的野兽，它会把我的心一点一点吞噬掉。保姆会对这件事持什么看法呢？还有叶戈尔。还有我的可怜的小丽莎！她已经到了懂事的年龄。哦，她厚颜无耻得有多么很，虚情假意得又有多么很！还有她的性欲，像野兽一样强烈，这样的体会，我已受够了。’

“我有着要站起来的念头，两腿却怎么也不听使唤。心脏怦怦地跳动着，像是要跳离我的躯体，我连站也站不稳当了。啊，中风这病已经降临到我身上了，我快要死了。我是被她害死的。我的死正是她迫不及待的。果真就让她这样轻而易举地把我害死了，该如何处理呢？不，不行，她可是占了大便宜了，她想如愿以偿，我是坚决不会让她实现的，是呀，坐在书房的我静悄悄地，而在那边大吃大喝、谈笑风生的他们俩，还……是呀，她虽然不再是青春少女，可是却不会被他嫌弃的，因为她长得还算漂亮迷人，况且她至少没有得性病，这才是最重要的，不会威胁到他的宝贵的身体。‘那天，我怎么不掐死她呀。’我又自言自语着，在一个星期前，她被我搡出了书房，接着我又把东西扔到地上的情景被我回忆了起来。我那时候的心情又被我生动形象地回味着，用回味两字并不是很贴切的，只是那天我压抑不住地想活活打死她，把这个家捣毁掉的心情被我重新体验着。到现在我还印象深刻，那个时候我主意已定，要动手了，脑子里只想着如何动手，其他什么都没有。当时的我全身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仿佛一头面临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危险的野兽或者一个人遇到的这种危险。把惟一的目标明确后，果断地、不失时机地、义胆包天地把反攻的战争打响了。”

二十七

“把靴子脱掉，这是我要做的第一个步骤，我脚上仅仅套了

双袜子，我在靠墙的沙发前停了下来，我的枪支和刀剑都在墙上挂着，那儿有一把弯形的大马士革匕首，那是把好匕首，锋利无比，还从未让它饮过血。我把它从墙上摘下，接着把匕首从刀鞘中拔出，到现在我还记得，刀鞘被我扔到沙发后面，在我记忆里我曾自言自语地说道：'一会儿记得拾起刀鞘，以防找不着。'接着，我把直到这个时候还在身上穿着的大衣脱掉了，仅穿了双袜子，缩手缩脚地走向了那里。

"我毫无声息地来到大厅门口，忽地把门撞开了。到现在，他们俩脸上的表情仍然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我能有此深刻印象，因为我内心的一种伤心痛肺的快感是由他们俩的表情赋予的。那种表情是非常可怖的。这种可怖的表情才正中我下怀。他们俩猛一看到我时脸上那种大惊失色的样子是我到死也不会忘记得。他好像原来在桌子旁坐着，一瞧见我，或者是一捕捉到我的声音，他马上将身上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背对着碗橱站着。他脸上被吓得仅剩下一种表情，失魂落魄，同样，她脸上的表情证明她也三魂掉了两魄，然而，其中又加杂了一丝其他的东西。如果失魂落魄是她脸上仅存的表情，或许就不会发生以后的那件事了，可是在她脸上，至少我这么认为，在开始的一瞬间，还浮现了一种气恨交加的表情，可能是因为我把她和他偷情的快活感给驱走了。她好像在那一瞬间什么也未放在心上，只要她仍沉浸在幸福之中未被人家打扰。然而那种表情在他们俩脸上仅逗留了一眨眼的功夫。马上一种疑问的表情代替了那种可怖的神情：他是不是可以不说实话？如果能，谎话立刻就随口而出。如果不能，就再想其他办法吧。究竟该如何做呢？他好像要征求她的意见似的，看了一眼她。然而在她也看了他一眼之后，表情在她的脸上变化着，马上我感觉出从对我的恼羞成怒转变成了对他的隐隐忧虑。

"在门口，我逗留了一瞬间，把匕首藏好，放在背后。就在那一刹那，笑嘻嘻的他用着一种冷淡的令人发笑的语气解释道：

“‘我们在对乐器进行着交流……’

“‘你在这时回来，真是出乎意料……’她模仿着他的语气，接了一句话。

“可是他们任何一方都没能说完他们想要说的话，因为我又被一个星期前发作的那种狂怒俘获了。破坏、逞凶和丧心病狂是我所渴望的，并且是压抑不住地、自发地。

“在他俩的话说了半截的时候，他们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以至于马上阻住了他们要说的话。我朝着她扑过去，背后仍然藏着那把匕首，以免我被他拦截住，让我把匕首插进她胸脯下面腰部的想法不能实现。刚开始的时候，这个部位就被我选中了。我扑她而去的那一瞬间，匕首被他发现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他会把我的胳膊抓住，并且大叫起来：

“‘您为了什么呀，别冲动！快来人啊！’

“我从他的手中挣脱出来我的胳膊，没有吭一声，转过身子扑向他。当他的眼光恰好遇到我的眼光的时候，一刹那脸上一下子没了血色，像一张刨光的白纸一样，原来鲜红的嘴唇也像纸一样惨白了，一种说不出的奇特的火焰从他的眼睛里一闪而过，他忽地钻到了钢琴下面，逃生似的向门口跑去，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我刚起了想追他的念头，一件沉重的东西把我的左臂给扯住了，原来是她，我的妻子。我拼了命地想把她挣脱掉，然而她也同样拼命地把我扯住不放，对她突然迸发的、从天而降的干扰，还拼了命地扯住我而为了保护他，甚至对她和我身体的接触，我也憎恶到了极点，这些都令我怒火万丈。在我意识里我已经是个完完全全的、十足的疯子了，我一定有着十分让人恐怖的样子，我却为这而兴奋着。我把全身的力气都迸发出来，使劲地一甩左臂，她的脸正好被我的胳膊肘不歪也不斜地砸中了。她凄惨地大喊了一声，把我的左臂丢开来。我仍有跑着去追他的念头，可是一想我为了追妻子的情人却没有穿鞋，只穿了双袜子，叫人看见那太滑稽不堪了，以落人笑柄，这是我最不情愿的，我

情愿让别人感觉我是多么得使人害怕。尽管狂怒包围着我，但我竟然没有忘记把自己的最好形象留给别人，并且我给别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还在一定的程度上左右着我的行动的。我又把身子转向她。她在沙发床上倒着，让我撞伤的眼睛被她的一只手掩着，另一只眼睛却死盯着我。在她脸上，既有惊恐又有对我的憎恶仇恨的神情，这种憎恶仇恨是面对有着深仇大恨的敌人才会出现的，就好像被捕鼠笼捉住的老鼠盯着把它捉住的人一样。在她的脸上，全部写着对我的憎恶仇恨和惊恐，其他一无所有。或许是为了另一个人的爱才引发了这种惊恐和憎恨。这个时候，假如她没有说话，或许我还能自我压抑着，紧跟着的那件事就不会做出来了。可是忽然，她说起话来，而且把我拿着匕首的那只手一把抓住。

"'你能不能清醒一下！别冲动。'你为了什么呀？你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种事压根儿未发生过的，一点儿也没有……我发誓！'

"原来我可能会迟疑不决，可是她说的最后一句话却给了我一种意思截然不同的答案，对他们俩而言，那种事情肯定已存在了，余下的只不过想刺激我一下使我对之有所反应。当时我有着什么样的情绪就决定着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可是在那个时候我的渐渐更加激动的情绪像 crescendo[1] 一样了，并且还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任何事物都有其一定的规律，愤怒也不例外。

"'说一点实话吧，你这个下贱的东西！'突然我大吼了一声，并用左手把她的胳膊抓住了，然而她又挣脱了开来。一直延续到那个时候，匕首还没有被我拿出来，我仅仅用左手把她的脖子抓住，然后把她推翻在地上，用劲掐着她。可是她的脖子十分坚硬……我的左手被她用双手紧紧地拽住，欲把我的手掰开，然而我呢，好像她这一手正是我所盼望的，我把吃奶的劲都用上了，拿

---

① 意大利文，意思是"增长，加强"，这里是指一种音乐术语"渐强"。

着匕首捅进她左肋的下方。

“如果有人这么说，在狂怒的时候，一个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心无所知的话，那纯粹是胡言乱语，是欺骗人的说法。当时的我就十分清醒，脑子连一秒钟也没有昏乱，我的心越被怒火煎熬着，我的脑子就越发的清晰，我处在这种状态之下，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可能当成什么也没看见。每一秒钟我在做什么我都是知晓的。我不能说对于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是我预先设计好的，可是在我即将行动的那一眨眼功夫，也可以把时间再作点提前，对于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什么样的办法我是十分了解的，好像是给我留了放弃行动的时间，以便让我改过自新。匕首捅在肋骨底下的部位，这是我十分清楚的，并且也意识到匕首已经被我捅进了那个部位。在我对她下毒手的一刹那，我意识到我正在干一件可怕的事，这件事是在以往我从没有对任何人干过的令人害怕的事，更令人可怕的是这件事的最后结果。但是像闪电一样快这个念头稍现即逝，随后我就下此毒手了。我出乎意料地十分清楚地记得这个行动的全部步骤。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听到匕首被紧身胸衣以及还有件什么东西挡了一下，接着匕首畅通无阻地进了她那柔韧的身体。她的双手把匕首紧紧抓住，以至于把手都割破了，却也没能阻挡住匕首的插入。我蹲了监狱以后，在精神方面改变了很多，那一刻所发生的被我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回忆和思索着，我记得一刹那，在我就要动手的一刹那，只是那一刹那，我的意识告诉我，我正在把一个人谋杀了，把一个女人杀死了，这个女人手无缚鸡之力，还是我的妻子。直到现在我仍然记得，当时这一点被所存的意识提醒后，我内心涌起了多么大的惊恐和惧怕。我在后来又推想着，可能恍恍惚惚记起匕首被我捅进去以后，我马上把它又拔了出来，期望用这种做法，来对我所闯下的弥天大祸做以改正、做以弥补。有那么一眨眼的功夫，呆呆地，一动不动站着的我，想看看会有什么事发生，对此补救有没有什么效果。她把身子弹了起来，高声亮嗓地喊了起来：

"'保姆！我被他杀死啦！'

"听到叫喊声，保姆跑了过来，在大厅门口站住了。我在那里仍然呆呆地站着，期盼着有什么样的结果，对于已经闯下的大祸我还不肯置信。可是就在这一眨眼的功夫，她的紧身胸衣下渗出了鲜血。一直到这个时候，一切都已经没有办法挽回的事实才让我彻底明白，对于补救已经晚之莫及了，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要亲手把她置之于死地，而且必须把她置之于绝路的。扑通一声，她瘫倒在地上，这时，保姆才一边惊恐地叫喊着'老天啊'，一边向她倒下的地方跑去，而我把手中的匕首抛掉，转身离开了大厅。

"对她、对保姆，我都没有看一眼，我正在对自己劝诫着：'不要紧张，下一步该如何走，我应该认真地思考一番。'保姆大声喊叫着侍女，我经过走廊的时候，吩咐侍女去了大厅，自己却走向了书房。'我该怎么做我的下一步呢？'我自己问询着自己，主意立刻就有了。我走进书房里，一直来到墙壁前面，把挂在墙上的左轮手枪摘了下来，作了一遍检查，发现弹在膛中，来到书桌那儿，我放下了手枪。接着把掉在沙发后面的刀鞘捡了起来，于是，坐在了沙发上面。

"我坐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什么可回忆的，脑海里一片空白。那边一片忙乱嘈杂的声音传入我的耳中。我还听到车子载来了某些人，停了片刻又来了一个。后来叶戈尔的脚步声传了过来，接着我看见他走进书房，还提着我的柳条箱，到现在还仿佛那玩意儿还有人离不了似的！

"我说道：'你不知什么事情发生吗？去对门房说一声，让他去向警察局挂电话。'

"他走了出去，一声也没有吭。我把身子站起来，走到门口锁上了门，从口袋里取出烟卷和火柴，吸起烟来了。一根烟我还没有吸完，就连连打着哈欠，瞌睡过去了。大概我在梦中呆了两个钟头。我仍可回忆起在我的梦境中，我和她恩恩爱爱，发生过口角，但又和解了，即使难免有些小的磕绊、小的矛盾，但从整体上

来说，我们俩过得挺相敬如宾、和和美美的。门被谁咚咚地敲着，惊醒了我的好梦。当我清醒的时候，又心中暗想：‘警察可能来了，看来她被我杀死了。敲门的也可能是她，那件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又响起了一阵敲门声。我没有作出回答，在我脑海中只有一个问题闪现着：究竟有没有发生那件事情呢？是的，一定发生了。我回忆起紧身胸衣怎么把刀子挡了一下，又怎么捅进她的身体，一下子，好像一盆凉水从头往下浇在我的脊梁上，我感到透心的凉气。‘是的，那件事发生了。是的，这下我也该了结我自己的一生了。’我自言自语地说着，可是虽然口上这么喃喃地说，而我是不会自我了结的，这我十分清楚。但是我还是把身子站了起来，把左轮手枪重新又拿到了手中。说来也挺怪的，在我印象中，在过去，自杀不知是多少次让我差点儿就做成的，别的不说，我们只说坐火车回家的那天吧，在火车上的我，还认为轻轻松松地就能自杀了，为什么说它轻轻松松，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真的自杀了，给她是当头一击的感觉。可是现在，我不但不会把自己杀死，甚至就连自杀的念头也不要它冒出来。‘我为什么非得自杀呢？’我扪心自问着，可是答案是不会存在的。敲门声又重新响了起来。‘第一件事是把敲门的人是谁搞清楚才行。如果想自杀，时间还是充裕的。’我把左轮手枪放下，取过来一张报纸遮在它上面。我来到门口，把插销拉开，打开了门。是我的大姨子在敲门，她是个孀居的、心肠仁厚的人，就是脑子不是很机灵。

“‘瓦夏，这事是为了什么呀？’她说道。原本她的性格就爱哭，这个时候，眼泪更是扑簌簌地像断了线的珍珠流个不停。

“‘你这是干什么？’我十分粗暴地问道。我知道对她这样粗暴无礼一点也不需要，也没有缘由的，然而，该用什么样的语气回答是我一时半会找不到的。

“‘瓦夏，她眼看就要闭眼了！这是伊凡·费奥多罗维奇通知的。’伊凡·费奥多罗维奇的职业是医生、担任着她的家庭医生，她的医药顾问的工作。

“‘什么，他也到这里来了？’我问道，对她的恨意又深入了骨髓。‘眼看就要闭了眼，这又能如何办呢？’

“‘瓦夏，你去那儿看看她吧。唉，这简直是场恐怖的噩梦了。’她说道。

“‘去那里看她？’我向自我问询着。随后我就对自己的提问做了肯定的答复，去那里看她这是很应该的，这条惯例是可能存在的，只要是像我一样把妻子杀死了的丈夫，她那儿是必须要去的。‘既然这样的惯例是存在的，那么去就是合乎情理的。假设需要那么做，反正时间是充裕的。’我所提到的需要那么做就是针对我想用手枪把自己杀死这件事，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我和她一起去了。‘这下倒好，人家的倾诉又要灌满了我的耳朵了，人家哭泣的脸又要映入我的眼帘，然而这却是感动不了我的心的。’我自言自语地说着。

“‘请稍等片刻，’我向我的大姨子说道，‘这有点不成体统了，不穿上靴子的话。最少我也应该找双便鞋蹬在脚上。’”

二十八

“然而奇怪的是，在我从书房里出来，一个个熟悉的房间被我一一经过的时候，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却是我心中所祈盼的。可是医生那种特有的、讨厌的气味却充斥着我家的上上下下——碘仿、石碳酸，这都让我惊恐万状。不，那件事情的确发生了。在我从走廊里穿过孩子们的卧房走过的时候，小丽莎和我都彼此看见了对方，只是她望着我的眼神是惊慌害怕的。甚至我认为孩子们都站在那里，我被我的五个孩子们个个双目瞪视着盯着。当我来到我和她的卧房门口的时候，侍女从里面把门给我打开了，并且立刻离开了那间屋子。映入我眼帘的第一件东西是她那件浅灰色连衣裙，它被扔在椅子上了，由于污血的玷污，连衣

裙已经变成了黑色。在我们俩的双人床上，平时里我睡的那一侧——到床上去在那侧相对说来很容易的——她的双膝正弯曲着，有几个枕头垫在她的背后，躺在那里的她保持着半是坐着半是卧着的姿势，从敞开的上衣可以看到，有件什么东西包在伤口上。浓郁的碘仿味充斥了整间屋子。她的脸上有着几处肿青的地方，鼻子上也有一部分青肿，一只眼睛的眼眶下边也有着青块，这些都让我惊讶万分。这是她拼了命想把我扯住时，我的胳膊肘把它们撞成了这个样子。她的原先的十分姿色已经一分也不剩了，余下的东西都是让我深感厌恶的。在房门口处，我止住了脚步。

“大姨子向我说道：‘进房间去吧，去她的身边看看。’

“我心中暗思：‘是呀，她很可能还要在我面前忏悔一番。我对她能不能饶恕呢？得了吧，对快要断气的人，还是把她饶恕了吧。’要让自己表现得宽宏大量一些，我力争说服着自己。我边想边来到她的面前。费了好大的劲她才把眼睛睁了开来——我撞伤了其中的一只眼睛——盯着我，若有若无地，断断续续地向我说道：

“‘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杀死了……’虽然那种无法忍受的疼痛和已经处于临终状态的神色在她脸上浮现出来，可是过去我所司空见惯的那种冰冷残酷的兽性般憎恶仇恨仍然能从她的脸上显现出来。‘孩子……我是不允许……你带的……我要让她（指她姐姐）抚养……’

“可是在我看来最为重要的内容，也就是造成那件事的最主要的原因，即她的罪过之处，不能恪守妇道，和男人偷情。她却对此只字不提，认为没有提起的价值。

“‘你看一看，自己都做出了什么事呀，’她一边啜泣地说着，一边向房门口望着，大姨子和孩子们都在房门口那儿站立着。‘是的，看一下你所做的什么事吧。’

“我向站在房门口的孩子们看了看，又向她的浮肿的脸看了

看，它因为被打而显得青一块紫一块的，第一次我把自己抛弃到九霄云外，把自己的权利和自尊心都统统抛弃得远远的，我立刻感觉出在过去，各种被我所忍受的屈辱，全部的被我所承担的妒忌心理，这都是小得不能再小、细得不能再细的，不值得一说的事情了，可是我所做出来的是无法弥补的罪过，跪下去，这时我脑子里真的有这个念头出现，想把她的手上贴在我的脸上，说道：‘请宽恕我吧！’然而，这个勇气我是鼓不起来的。

“她把眼睛合上了，不再说一句话，显而易见，她再说下去的力气已经消耗了。后来，她那已经失去原来姿色的脸开始颤抖不已，皱拢成了一团。她把我推开了，有气无力地：

“‘你这么干是为了什么？为什么？’

“‘请宽恕我吧。’我说道。

“‘宽恕你？做梦吧你！……但愿死神不会把我带走！……’她一边挣扎着身子一边叫道，我被她那一双熠熠闪光的眼睛灼灼逼人地直盯着。‘是的，你如愿以偿了吧！……我恨你！……哎哟！哎哟！’很明显，她已经神志不清开始胡言乱语起来，她被什么事吓坏了。‘哼，你把我捅死吧，把我捅死吧，我一点儿都不会害怕……连大家伙儿也都杀死吧，大家伙儿，还有他呢？他离开了，跑了！’

“她的胡言乱语一直持续着，她认不出来一个人了。在那一天的中午，她就咽了气。在她归西之前，大概八点钟左右，我被押到了警察局，然后又从警察局投入了监狱。在监狱里，我被关押了十一个月，等待着对我的开庭审判，在我蹲监狱的十一个月里，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和自己的陈年旧事进行着翻来覆去地思索，最终把它想通了。在入狱的第三天，我就已经开始想清楚了。那天我被他们押送到那里……”

原本他还想再说些什么，然而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他终于大声哭泣起来。停了一会儿，最终他把自己的感情压了回去，于是又接着前面的话题说了下去。

“当躺在棺材里的她映入我眼帘的时候，一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起来……”他哽噎一声，马上又急冲冲地说了下去，“一直到了她已经没有生气的脸映入我眼帘的时候，对于我做的什么事情，我才算明白过来。我明白这主要责任在我，是我把她给杀死了，因为这个大的错误是我一手造成的，才使她这个人，充满着生气活力、行动敏捷、躯体温软的人，变成干硬、蜡黄、无温度的一具尸体，况且再也没有办法挽救的，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也无论采用什么良方妙法。只要一个人对这种事情还未曾体验的话，他是不会清楚的……呜！呜！呜……”他就那么呜咽了几声，就再也没有声息了。

默默无语，我们面对面坐了很长时间。坐在我对面的他，抽泣着，全身都在颤抖着，不再有一丝声响。

“哦，请您见谅……”

他把身子掉转过去，躺在了铺位上面，把方格毛毯盖在身上。在我要下车的那个车站到了的时候，已经是太阳初升的八点钟了。我来到他的铺位前站住了，想和他作别。他动都没有动一下，是真的睡着了，还是在假寐呢？我用手把他推了推。他把毯子揭开，很明显他并未入睡。

“再见！”我边向他伸出了手，边说道。

他也伸给了我他的手，凄惨中透出一丝勉强的笑意，看到他这样，我也快要忍不住哭出来了。

“哦，请您见谅！”他把在他故事讲完时所说的那句话又对我重复了一遍。